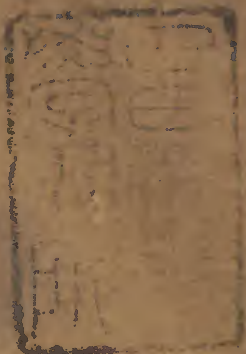


歷代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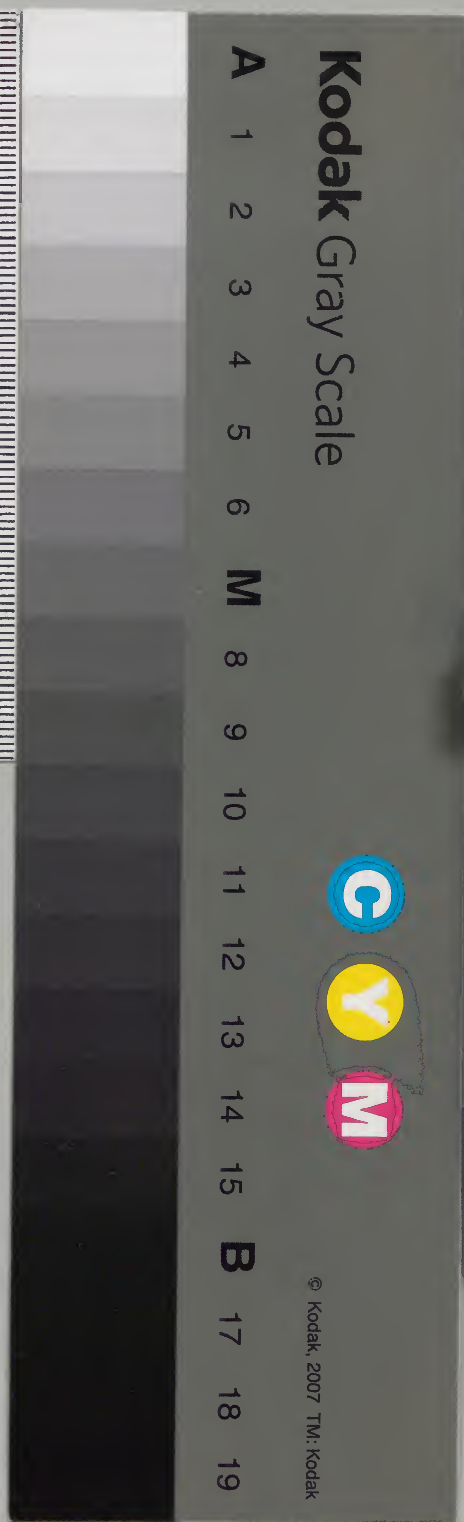
九十四之一百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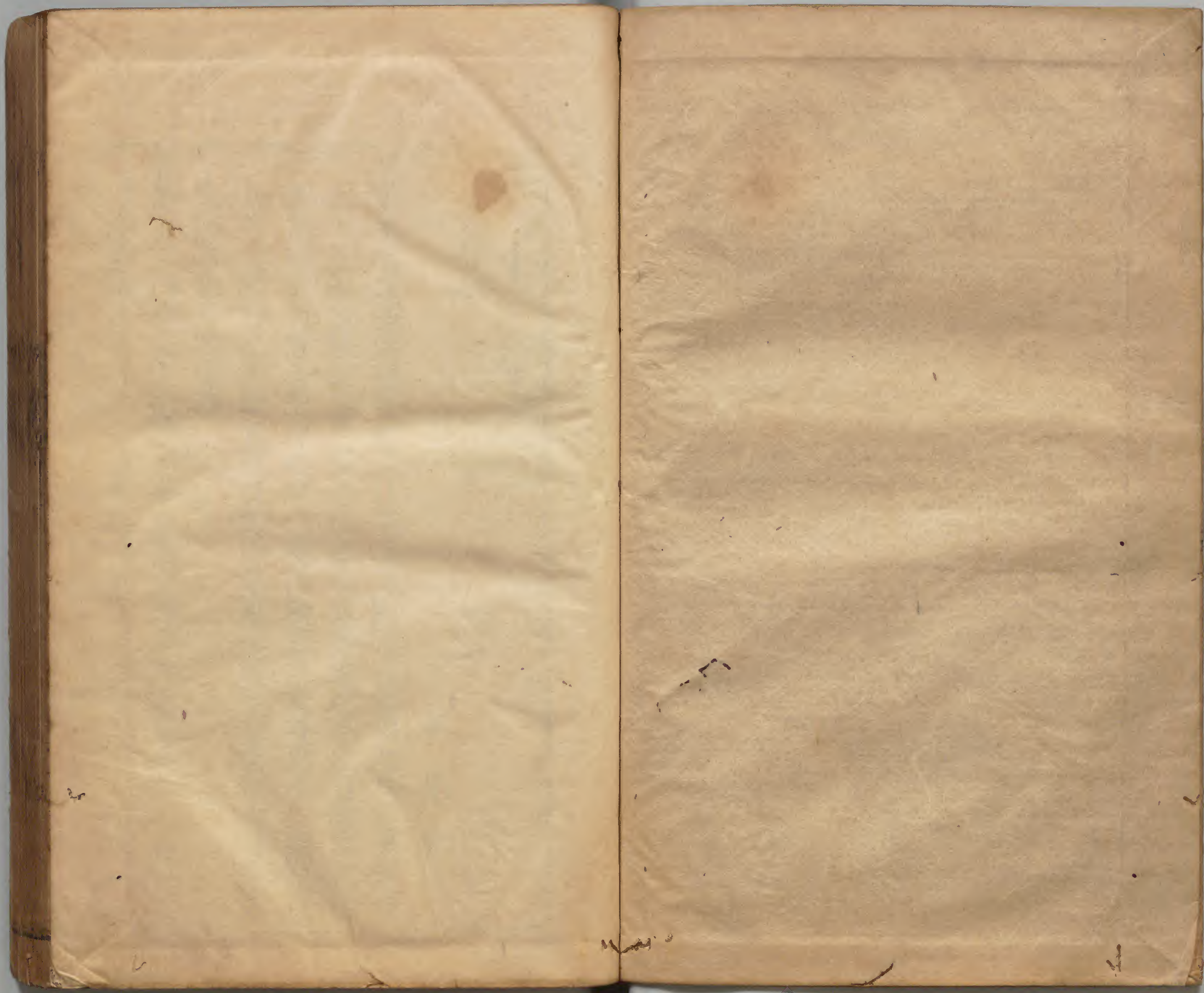


				九	漢
			八	八	書
			四	四	門
			七	七	
			號	類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八	八	書
函	四	
	一	
五	七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47
冊數	10 (10)
函號	303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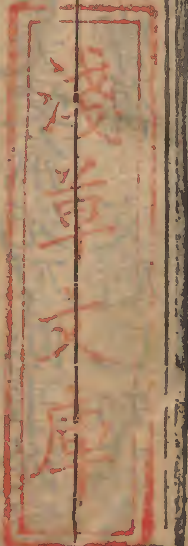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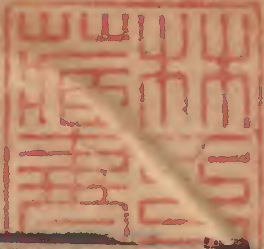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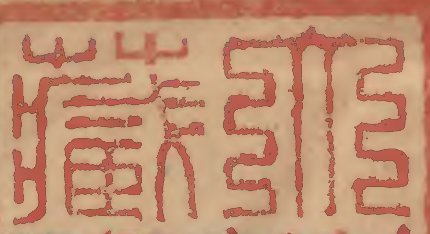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四

古履雜錄

李賢著

宋朝理學最優於前代者蓋自漢洛關閩諸太儒俱起於是天下士
 大夫皆知所務觀其於諸先正書門往來論辨不已若渠不留心
 寧有此今則借為出身之階一得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
 其天資而行之於聖賢立身行己法度茫然不在意視理學不知
 為何物也可勝嘆哉

嘗惟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及觀取士之法用賦
 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之使然也今則革之蓋抑詞章之習專欲明
 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義



雖不博雅可也試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吳草廬得弟子如虞伯生而不能傳其道其咎安在非草廬得弟子不傳也意伯生初遊其門已無求道之志不過欲正其文詞而已不然以伯生之質果能刮去詞章之習一力從事道學豈不美哉顧乃耽於詞章觀其作詩不下萬餘首宜不及於道學也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總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賢嘗欲從遊以官鞅弗果斯人疏於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進出身早不遑學問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於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

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及至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進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王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脩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亦當道者使然也

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叅議而不以為美謂此官何足為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為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為非此非好消息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

刑部尚書魏源為人倜儻豪邁不群嘗為河南布政臨事直前當之

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讓之在刑部不刻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
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
僚屬以此敬之但為御史時彼同出巡者搜得私物收繫于京後
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又以罪解部猶報怨決而辱之清議以
此少之然亦名卿材大夫之流也

在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纏繞之物有遠近則捨遠而
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然則人豈有無知覺邪
人物各有所能而不能相通但人為最靈其所能者非物之比然
物之所能者人亦不能為如蜘蛛吐絲結網人豈能為其為網也
布置不紊今日拂去明日又成其速如此且以兩樹並列枝幹參
差亦能高牽於兩樹稍端而結網於中間甚可怪也以此推之物

物各有能

山川之生俱有理予嘗通歷蜀川登高而望萬山雜亂誠不可辨若
沿川而行亦如樹之枝幹然各有條理以此溪澗之水未嘗有壅
阻而不流者且岷江自岷而出以至於海數千里之遠若非山川
自有條理豈能通達大禹疏鑿不過因其自然之勢而去兩傍石
之阻者予嘗過三峽見兩山壁立萬仞而中則通焉此造化之妙
有非人力所能為也且衆水之流俱來附合初無蔽障而不附者
以此見得有理存焉

都御史洪英福建人中省元會元為文選主事詞藻新奇遷考功郎
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政歷轉都臺未嘗至京中官不識其人
洎往浙江考察官貪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 朝廷不及察而

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
為人及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
此見笑於譎智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歷陞叅政布政侍郎俱總一考
或未及者在蜀以薦稱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菜在山
東有惠及民召拜地官輿論懽然及遷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過
少變於前未幾以失囚左遷其學甚博為文或滯論者謂如蜂採
花不能釀成蜜也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
俟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有書聲者供茶一甌而及至三更盡必
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頗數箇

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為考功員外郎有箠
歷遷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詠體然若
不勝衣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贊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
致仕士林嘉之

陳鑑為人忠厚端謹為都御史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餘年見其美
鬚髯呼為鬚子爺爺每還朝必遮道送之不能舍及赴鎮必歡欣
鼓舞迎之數程或大旱至必得雨飢必賑濟民益戴之但其心仁
恕流為私恩同列少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志緩不失為
長者以疾致仕識者美之

霸州守張需長於治民先在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
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首守言及此憚於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

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恠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噐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徃視之大驚以為有神助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小大口數派其令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闕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有惰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答之領牧者譖於王振下之獄箠楚幾死竟謫戍邊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察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材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寃

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乃父為教職居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謀於僚友徃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於人矣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沒於土木之難士林惜之

狀元曹鼐為人疏通俊爽初為教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脩舉子業遂登進士及第西陽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致仕士林榮之自東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鼐明敏之才頗相類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於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及將殿試解縉在翰

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遜避縉少之密示曾
榮題意明日對策獨詳殆及萬言遂為狀元列十人後方及子
欽厭其自負也後子欽終於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為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
其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士子爭之不釋竟
終於霍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靜
專之功居多方岳重職不敢待以屬禮至其郡必謁之凡考校諸
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乃還父好善信佛洎聞端言聖賢之道
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書與父誦之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解
傳于世

襄城伯李隆丰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最識大

體富貴尊嚴擬於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
僚無不敬畏若陳祭酒先生造宅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
仰慕風采三楊學士極愛重之

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計數年終於第
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御史軒輓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行忽落水
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
不用只待舊衣之乾後為御史獨振水蘖之聲用當道者薦為浙
江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擬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洎
輓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着一青布袍無
間於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

日各以廩米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減回故鄉者或故舊以公幹經過會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屬見之驚異以此舉不易得也自餘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士林以此少之及居臺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餽之亦不納人皆以為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而有以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中若此者其為中之孤鳳也

鹽運使韓偉温州人魁梧端重為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酬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體一方仰賴上下咸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於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而眩或佻而輕或奸而譎或

愚而暗未有如偉者自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後遷鹽運使於河東清操甚著多所建明創立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之繼登科第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垂白在堂獲乞致仕兼以輒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釋終於仕所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予往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自比而物形莫遁妍醜自分亦必詢訪於前方能如此自謂黜退者庶幾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決責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者自分寧失於寬元世無全材有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奈何小人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怨故也以此觀之當官無謗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於心而情不能無愠

也第於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
何使稍涉於私何以有解及觀冥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
是非之惱又不知其何如也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為將也能共士
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勦穴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
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
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
者不識字耳以此短於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
忘已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也亦不但為勇將而已威振邊夷西
羌此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亦偉參之名將抑其次也

戶部主事王良机謀過人有御衆之材之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糧餉

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畏服一出境邊衛自指揮以平賊
里來迎為前驅負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
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經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
知此之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遭怨相訟卒申其枉惜乎位止於斯
以老疾致仕蓋竒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
能用竒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胡人畏
之呼為楊王然自

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厚往薄來未嘗大入寇
或有擾邊者不過朵顏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
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道取之洎

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
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惜乎計不出此也

吏部郎中党中孚出身至微初為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凡寶玉之

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

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為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

頗多已而罷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

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園碁曰臣不會

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以讀書不學無益之事

所以不會上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

部優閑之實疎之也

和文貞於本朝為巨擘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

正公以張師德往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進門

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

其門也文潞公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

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之行何相遠哉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為異端同類有掛其像者即斥其非以為

明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家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意

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世者必不尔

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像也又不覺失歎

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邪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綵幣之類求西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

為其父作墓誌楊

乃減金帛三分之一求於東楊即納而為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
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為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為墓碑
雖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發揚之必
有實也彼祖吾亦為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所以發
揚之若作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於後世也吾何以
金帛為哉予因思唐之張說愛姚崇之玩物而得之盛為稱許之
辭於碑蓋有愧於西楊者也

東楊方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
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
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例文武大臣赴憲書
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書

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脩同解經
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
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
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文廟亦
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其
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
富者以十分為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
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
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
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坷少年蹇滯老必通

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路即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之或者間氣所生稟賦完厚如此也

何文淵守溫州時廉能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為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乞病歸

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文章乞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柰何攻之衆因為奸邪其情狀終於斥去不能留矣苟使病去不果出直節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為廉謹之人今出雖得高爵而喪其美矣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

之不行以此見忌泊予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蹶而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資篤厚望之者知是享爵祿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其中憚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僉伶人作俱內戲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迎誥於家其妻拜畢呼子弟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有言歟抑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乃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強為笑容而已

吏部侍郎洪璵接人踈慢好褒貶人以求學自負大言不慙自矜其高初為主事督陝西邊稅回見西楊學士大言其設施之法而揚

不考其實遂薦為侍講與經筵泊吏部侍郎缺又力薦璵衆知其不可莫敢抗既入吏部驕矜愈甚士林咸惡之以西楊在不敢攻及西楊沒遂鬱鬱得病而卒士之行已當卓立不可倚他人之勢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為戒也

戶部尚書金濂初為御史有聲自求樂以來巡按廣東者皆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某司亦出色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參軍務徃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人以為奸則過矣但性猜忌利數求精務克國課商貨微矣民或困弊亦不暇恤焉

工部尚書周恠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積年未完朝廷遣恠促相繼終未能足遂舉恠為侍郎往任之恠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心訪問兼采衆論不一二年累欠省完羨餘日充民賴以振恤歲凶無虞歲輸京師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徃求之所獲多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粟得官士林以此少之名為盜臣

天順初衆議薦予入閣翰林黃諫即來見予曰恭喜先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為不喜予曰昔者寇準問王嘉祐外議如何對云夫人早晚入相以予言之不如不相之愈也準曰如何曰夫人負天下之望即入相天下以太平責之夫人自料君臣若魚之有

水乎準深服之以為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為內相時事如此入閣何為未見其可喜也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

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退因上將通志重脩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闔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於是為之一清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四終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五

兩湖塵談錄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彙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后遂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黠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民人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且博魏衛相澶磁也今大

名府并東昌衛輝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府
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媯檀也今順天府并衡州亦
平河澗之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
皆山東之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并德州之地
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州并亳州之地彰義有
州三中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地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洛慈也今澤
州潞州順德府之地蓋舉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馬
強壯隱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闇懦宰相
之允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剪殪而芟劉之
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援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
度不成此厲階也嗚呼萬世之炯鑑哉

予朝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然宰相也六部則六卿分
職也公孤不常置加于內閣則為三公加于六部則六卿兼三公
也都察院則御史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大理寺則廷尉
也太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寺則太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也行人
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郎也六科則給事謁者與給事中也
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監則太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
京兆也但司徒古典教民而後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
車馬鹵簿而今則專司馬政至于光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至唐
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羞而今則止司供御飲膳中書舍人古
涖中書省掌行舍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內制若
祭酒之官前代多設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

今惟國子監按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
示有先也故謂祭酒蓋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用
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
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深有
未安嘗考典籍

洪武中猶脩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后遂廢誠缺典也比讀官制故
為考序而紀其大畧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大湖
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
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
海沙闕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茅

吳淞則尾閘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閘不泄曠野
脹為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故宜與湖州諸闕水歸太湖無礙則
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
闕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

永樂夏忠靖公治之

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

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

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

嘉靖中李尚書克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有得失
然凡其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抉剔之嘉弊徃迹具有志經
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王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羣言其中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負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于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奸儉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徃徃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西涯閣老云 國家置直文淵閣事者迄三十餘人此語在

弘治戊午由前考之其人則鮮學士縉胡文穆公廣黃文簡公淮胡祭酒儼金文靖公幼孜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陳尚書山張尚書瑛蒲學士秉高文毅公轅馬學士愉曹文襄公魯張文僖公益陳少保循王少保王文通公一寧蕭宮師鉉江尚書淵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徐武功伯有貞李文達公賢薛文清公瑄許學士彬呂文懿公原岳修撰正陳莊靖公文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吉劉文和公瑯劉文安公定之尹尚書直彭文思公華徐文靖公溥劉少師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若又繼是以後則焦少師芳王少傅鏊劉冢宰宇曹司馬元揚少師廷和梁少師儲靳文僖公貴劉宮保忠楊少師一清費少師宏蔣少保冕

毛少保紀賈少保詠桂少傳萼張少師孚敬方少保獻夫顧尚書
嵩臣李少保時其止司 誥勅而未參大政者吳文定公寬劉文
定公春李宗伯遜學石少保珪吳尚書一鵬也嗚呼天下之治亂
係於宰相觀其人其世可知也

南京太平門有堤樹木森整遠望如畫左則玄武湖澄波萬頃右則
鍾山蒼翠翁鬱三法司在於湖之許去此一里餘漸就空曠

洪武初開國元勳多賜葬其地然祠宇之修置塋域之整飭者惟中
山王一家而已其餘則穹碑尚在石獸成行而宰木不存蒸嘗無
所殊為寥落甚則斷碑荒草于夕陽之間且鞠為畦圃併遺迹而
亡之矣嗚呼功載旂常名存太室清廟侑享之人而百五十年已
湮沒如是彼金陵山水佳麗道室佛廬金碧輝映此顧蕪穢不治

則領留務職太常司獻納者不得不任其咎

袁忠徹尚寶太常送王子也相術名天下送王能先識 成祖于潛
即用是貴顯于時其道人貴賤禍福多奇中

宣德中四明陸司寇瑜方授主事往領牙牌忠徹以紙裹一牌授之
既出展視之其文則刑部尚書也亟返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
當懸此耳後果然人益神其術云

駙馬駙公景和京師人

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教養於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篆嘗課
以對聯句御溝水泮聞流水郎郎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香期
歲公主下世蓋其識云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為奴

有愛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盛美麗妾鑒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后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數焉無所逃也

國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而貴成之

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議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尔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安其後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多事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行持不苟徇俗

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歛輿迴避魏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為避王啣之譖于內衆為公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温 旨慰之曰尔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

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調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選對 上以疏示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於培植愛護 祖宗之恩至矣

彭司寇詔自在即署即有材名時外戚周氏言民家占其田土憲廟
俞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
御之言于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鞠公
輒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泣詔獄者曰
尔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為小人耳遂為直其事于朝得還任
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

宣德中魯穆為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強禦楊文敏公家人有犯
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為僉都御史

正統初范理為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
恭理獨不為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為念而不
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視世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

以張勢者何如也

王給事中徽在

成化間有諫諍名坐是見斥時巨璫牛玉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

臣不能無罪其始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終不言者恐牛玉之

後復有如牛王者出而禍已也數語切中特獎談者至今尚之

姚文敏公夔亦近時名臣其為宗伯時適 慈懿太后上仙 內旨

不欲以之合葬 裕陵配享 太廟公時秉筆奏牘謂山陵宗廟

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 慈懿之葬域違典禮在百辟將

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

理而改正之者乎引經執禮詞情懇切伏闕跪請 憲廟卒從公

議當時雖賴 內閣臺諫為之維持然公之力亦多也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威寧伯雖尚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竟禡爵家居后起廢為西陝總制卒于邊西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發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膏臆出奇取捷謀定后發莫測所何顛倒才智自為操縱而人人欣勸樂為之用可謂得其實矣

寇都憲深

天順中視院篆剛悻自用馭其屬甚嚴一日歷事監生考勤俞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啓陸韓公雍時為僉院從容請曰題難作若加一善字庶易成文公欣然從之人謂韓公善進言且有禮

國體也

帝王之興開拓疆土削平僭亂雖賴爪牙之士宣力于四方然亦有天授非人力可及者我太祖禽西平侯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前忽大霧四塞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乘勝遂取雲南成祖禽新城侯張輔取安南師過清光晴久水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雨數尺千艘逼進遂俘逆主郡縣其地此二事書之史冊光昭千古蓋與睢水之大風滹沱之冰合不多讓也

揚都憲繼宗風節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為太守考績入京張芳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三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和易廉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于成今之為郡

而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
公治郡久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
有餘書公抵官以來遽遣妻孥歸養蕭然獨處齋閣此猶非夙昔
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褒不過溢矣

孝宗皇帝晚年親斷大獄日與大臣元老相接恩禮周浹劉司馬大
夏一日對便殿二營軍士多彼占彼役勇士投充太濫各營草場侵
欺隱沒為言當宁首肯久之且諭以勿形奏疏蓋恐權貴中傷之
方將有所釐正而龍馭不久上賓矣

正德中劉有謫戍之禍蓋媒孽于此云

李西涯程篁墩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螭蟬
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李尚伏地徐

對曰蜘蛛滿腹經綸

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保身

雖而出后李出入館閣四十年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特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
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
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大加稱
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於謝方石諸公謂有
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

正統以後之因襲也

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瑜為司寇王恭毅公槩為廷尉二公
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弟庇之因而致死

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
聞者尚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
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
順而已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
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
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至今舉為
口實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於君謂之
恭二句上注聽久之俯賜請問因辯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
語不逮意上謂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群臣叩首謝又聞

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
懲逸志自今不必已諱

倪文毅公行狀有曰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既今中
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
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
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
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于是衆
皆從之予讀至此蓋每嘆馬公之失計倪公之得體而又恐藩臣
往諭者之難其人及觀二泉公集則知其人乃參議郭公緒也其
言曰迤西有夷曰思疊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不
受撫至辛酉歲益猖獗鎮巡合議以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孝

宗重用兵從之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察曹副使王
同行旬餘抵金齒于是盧察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
官持徼往者皆被留不服盧還軍至千厓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
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
九年尚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
曰蘇君以黑髮去髮白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
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突不可騎乃批荆
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戛都土官以象輿來君乘之上
下沙晦淖迷躓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瀨去金沙江僅一舍
君笑以次手為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
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

侍長槩勁弩露机而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
柰何久此君曰尔譯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為問耶因
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復言者斬眾皆股慄君因賦詩
見志思疊既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君志决即遣其酋長數輩來
請聽令及饋土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大畧先叙
其勞次伸其寬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
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察
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君曹盧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矣是夏
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老官一級餘功俟覈以錄
僉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六年績迺陞四川叅政又一年
正德丙寅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卯君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鳴

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

其後必中其要然必資其選罪聞之皆謂為立丁精靈也此哉曰
精靈令及齡止神神其甚悉法去以奉宣陳謝且與語大畧矣
具志思疊其其神命斷即其又聞其志大即其首身幾輩來
封州所險計示曰即日其數以難對言皆神茶皆如栗因知信
亦向又此哉曰不若親對其世受因思不以取辨以爲問即因
封身與經等證此而舉之禮重有籍皆立其時曰頗後日且焚錄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六

復齋日記

許浩著

會稽王冕元章有高才其墨梅冠絕古今斷縑殘楮人爭寶之其畫
梅多自題有云我家洗硯池樹頭箇箇花開淡墨痕不用人誇好
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其初見

高廟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
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上大賞之

僧玘太璞餘姚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 高皇帝
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爲僧不了其報云何玘對曰爲僧不了求墮

阿鼻地獄 上曰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之
曰若柰何爲此對玘釋氏不敢背教亦不敢欺上也 上頗聞其
語詰之玘以實對 上變色曰然則吾當何報耶玘叩頭曰天生
聖人爲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 上曰此又出何典玘曰出藏經
第幾卷 上命取經閱之信然大悅諭諸大臣曰卿等雖各有才
不若僧之忠誠也臨終沐浴更衣詣 上告訣 上適有事不見
玘望位叩頭曰臣有生緣無死緣即退 上聞知其語嘆曰噫玘
死矣使人視之果已卒遣人諭祭驛送還鄉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
竟歸壽以已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瘳而
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

一半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不死夫婦偕老生
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安成李翰爲予言之如此

永樂間李馬廷試第一

御筆改爲騏唱名馬不知騏爲已不敢應 上曰馬也復唱李馬乃
出拜賜

高皇帝罷相政皆獨斷惟 制誥之事任之館閣

永樂間解縉以草登 極詔稱 旨以政任之不久而黜一日且暮

寧夏報被虜圍 上急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

命 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子榮
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
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勅守城固守及隣近諸城

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為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明日與諸老
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卿何
料之審也喜見於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单名榮即 命
入閣與楊文貞楊文定同事 寵遇日隆然入謀於內未嘗以宣
於外

正統中三楊繼沒繼之者頗攬威權焉榮後謚文敏三楊心迹大抵
相同而文敏才實通敏機務總至斷决如流而善承 人主意徐
引於正三楊皆以諫 東宮事繫獄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
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之風

楊文敏公嘗言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文皇帝密諭曰
實切時病但卿言之人將汝尤不若令謹密御史言之由是文敏

以授御史鄧真疏入衆待罪有詔即日峻改怙終者不貸衆頗聞
出於文敏會祭酒負缺共舉推公欲疏之也 上不允其知遇如
此

廣寧伯劉江鎮守遼東軍政脩明

未樂間倭賊二千餘人駕海艦數十逼望海塢登岸公令都指揮徐
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先焚其舟約以旗舉伏起砲鳴奮
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倭至江披髮旗舉鳴砲伏盡起合擊倭大
敗奔入櫻桃園空堡內乃開西南一路縱之倭走江揮衆追逐斬
首千餘級生擒幾百人無人得脫者事聞進封麾下皆進秩先是
遼東山東淮陽崇明太倉金山浙閩廣多被倭寇害俱置備倭官
軍自江捷後倭不復敢窺烽堠雖置人終老不見驚江之功大矣

太師英國公張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參將
王棊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勅衆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
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知公怒已斂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
公曰我獨不畏死也封疆之事豈不可失我旣已出而爾不繼
朝廷之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於賊豈非爾賣我乎命引出
朝之王叱引之者曰孰敢引我公遽拔佩刀叱衆共擁出斬於軍
門其子某訴之 朝廷頗疑徹還都御史顧佐請去其兵權以保
全之某知 朝廷之意率其家人於長安門外伺公出朝殿之
朝廷知而不問

仁廟在東宮時天台徐好古爲贊善清介端重 仁廟以師禮待之
詩文必先改定嘗因其有疾致書稱之爲贊善先生備述其能直

言 欲望輔導之意辭極謙抑冬在 賜酒又特賦詩致意徐
卒痛悼不已自爲文以祭及即位又爲之 勅守臣特祭於其家
是固好古之遇然亦可見 仁廟崇儒重道之盛德云好古名善
述贈 太子少保謚文肅

京中有鬻菜夫鬻豆牙菜一婦人用錢買菜求益夫不與婦人引手
就其筐取之袖中銀一錠落於其筐夫持歸以告妻曰吾今可以
免賣菜矣妻略不視曰爾得之而喜彼失之者戚乎今吾將孕彼
戚而致死咀呪及吾吾亦且死矣縱得十錠何補夫感其言遂還
之婦爲夫所咎果將自經得之甚喜勞以酒飯以銀一兩遺之其
夕賣菜妻產一男夫出求食妻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尺許光
彩照室驚怪以衣授之即沒夫意有寶掘之得銀一疋報於失銀

者其婦亦產一女歸於其男相與同爲貿易賣菜妻亦賢乎哉
范仲淹高季迪皆姑蘇人皆嘗誅卓筆峯范詩曰笠澤研池小穹窿
架石我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詩曰雲來初潑墨寫過還成
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二人之氣象於此蓋可見矣
温州章文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某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死某氏聞請
往視父母謂未成婚尚可別議不許某氏堅欲往某一見而即逝
某氏爲棺歛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後遣
就外傳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先欲疏請復立舊太子恐貽
之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爲汝能諫死職我雖爲
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復官終
養某氏嘗自爲詩見志人共傳誦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

方氏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纒空房夜夜聞
帝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都御史陳鉞以太監汪直得倖以陳自強之計說之使立功於異域
以自固直然之請巡遼東夜出兵襲殺女直五百餘人論功陞鉞
戶部尚書兵部尚書馬文升發其奸誣以啓釁邊疆下錦衣衛獄
獄臣鞠之無實送都察院直休之以威竟坐謫遠邊戍旣而女直
懷忿寇三萬等處屠殺官軍二千餘人鉞隱其四之三御史強珣
以實聞詔都御史林聰往覆林畏直以鉞奏未盡而強奏亦頗張
皇爲對詔謫強戍而鉞不問鉞旣得志尚書王鉞慕之因說直北
虜可襲願任其事直喜即請北巡出至大同候者言虜營於威寧
海子直脅總兵官許寧襲之寧曰祖宗舊法虜來則禦不得掩

襲以啓邊釁三萬之寇已可鑒矣烏可復蹈其轍直怒曰虜在近地不行進討朝廷蓄養汝奚爲吾將聞之於上寧俱得罪即馳還候暮發兵四鼓至虜營俘斬老弱婦女四百餘人少壯者得馬皆走鉞輩恐其交戰乘暗鳴金退軍馬牛羊雖蔽野不暇取也論功封鉞爲威寧伯直蒙厚賞中外皆惡之諸內侍共教優人之爲淨者盛飾如直之壯高視濶步叱咤呼喝傍若無人副末前詰之曰你是何人敢如此肆志淨曰你不知我是汪直爺爺愛我信我我要殺人便殺人要活人便活人如何不肆志副末曰看你這厮模樣有甚本領爺爺愛你信你淨曰我有計較副末曰你敢是張良淨笑跪曰不及不及但我會厮殺副末曰你敢是韓信淨復跪曰不及不及但我有擺布副末曰你敢是蕭何淨復笑曰不

不及副末曰你不及如何得爺爺愛信淨曰你不知我兩隻手有兩箇月因舉左手月這是陳鉞又舉右手月這是王鉞憲廟大笑因疑直會虜憤威寧之役深入邊鄙大肆屠戮嬰兒亦殘滅言者論直輩起釁之罪俱坐貶謫

妖僧繼曉有寵於憲廟爲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西太監梁方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建三宮殿費用鉅萬刑部主事莆田林俊恐復重費草疏極言寺觀之建於國無益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歎民力不堪不可重費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遇繼曉及梁方名空之書成使填吏大駭扣頭泣曰此疏果入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吏累也俊曰死罪吾承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後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後所

厚侍講吳希賢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決不可回也但事之後煩君爲傳耳因貸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帝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使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尚再思之俊曰吾思已三奚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叅議張某諫之後不應置疏于案而去疏入詔下錦衣衛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于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死即死奚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擬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爭之亦坐謫師宗州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出見者莫不爲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謫而繼亦坐是尋竄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都御史缺冢宰三原王公薦某官蕭禎及某官某人堪任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陛下安知蕭禎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禎與某陛下既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上優詔慰之竟用蕭禎果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勇果云

吾邑滑壽字伯仁號櫻寧工古文詞善醫訂正靈樞素問錯簡著難經本義讀素問鈔十四經發揮等集其治人疾不拘拘於方書而以意處劑無不立效秋日姑蘇諸士人邀遊虎丘山一富家有產難求挽回諸士人不可先生登堦見新落梧桐葉拾與之曰歸即

以水煎而飲之未登報兒產矣皆問此出何方櫻寧曰醫者意也
何方之有夫姓已十月而產者氣不足也桐葉得秋氣而墜用以
助之其氣足矣寧不產乎其神效多類此今南昌太守宗源其姻
孫也

吾邑石川王貴學元提舉景善之子讀書能詩為讐家所誣謫戍門
西與子仕伊別于南京貽之詩曰石頭城西笛嗚咽他鄉父子生
離別泪涿滴滿琅玕痕夢枕平分海天月尔祖生吾吾生伊立身
立志家欲齊患難相仍二十載家危不絕如線微爾今獨歸心亦
苦歸見爾妻并爾母弟妹倉皇立兩傍含淚還應問爾父爾父爾
當奈何萬里一身行負戈朔風吹浪捲作雲飛霜墜地如雪多
雪深一尺秦川道關西之山極天表生來從役當復歸死即埋沒

隨百草兒弗致憂吾何愁丈夫四海當遨游常念行人遠行役天
寒一寄烏貂裘烏貂裘方已敝補綴成衣應爾妹遙憐寒夜碧
恣前一線一針一行淚人傳誦之今其玄孫克承恩任監察御史
戚瀾字文瑞任翰林院編修負才使氣醉尤甚人皆憚之丁內艱服
闋赴京舟夜行峽山江見神人七人皆乘馬炬列前後舟人皆恐
文瑞徐曰尔桑將軍兄弟耶來應欲吾文耳吾當為之遂皆不見
及登驛舟渡錢唐忽起而揖遜曰爾宋朝奉乃坐我翰林編修上
耶舟人無所見皆怪之至邸而卒

貴州思南有山曰甌峯居大山中其形若甌故名山盤亘銅仁思州
石旰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曰
宗彞類獼猴巢於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

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迺至上上者食然後傳迺至下下者始食
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衮者取其孝也
予弟尚寶文淵謫思南聞其土人言如此

襄王有仁聞故 英廟復位時石亨等文致于謙王文之罪以援立
外藩為言蓋指之也 英廟特詔來朝宴賜甚厚其過洛時諸父
老遮道泣訴按察使王槩之善被誣繫錦衣衛獄乞王救之王因
沿途詢於人無不究之王心許為之言一日賜宴歡甚王避席請
曰臣有一公事為囑願俯納之 上驚異曰何事王遂述洛中父
老遮請之故與沿途人稱冤之實請加察焉 上立命法司與辯
遂靈因有大用槩意尋召為大理卿陞刑部尚書王辭歸 上送
之于門外王拜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曰萬方望治願

下必省刑為意 上拱手曰謹領

正統間麓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主征之閣下爭之不得遂命王
忠毅公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參之楊文貞公贈詩曰楊生
青雲姿文彩耀白壁腰間龍泉劍別我有遠適吾聞禹徂征舞干
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脩文德奸謀而有成明明垂簡冊如何
才知士宏議薄古昔懷忿忽遠圖急功得幸局寧論萬里行糗糧
預儲積漢廷所遣將孰是趙克國子行職贊襄龜勉攄良畫雖有
斗酒錢安能寫胸臆蓋其不行而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
南方之人大病公蓋已先見云

閣老廬陵陳文憲蓋不銹及病革其門下士有善滑稽者謂人曰昨
夕二夜叉來取公一夜叉挽之公不肯去一曰彼將望陞太師柱

國如何舍得去乃挽之曰若此去即為閻羅王何惡也公喜曰如何便得為閻羅王夜又嘆曰公有淮塩十餘萬非塩王而何聞者絕倒及卒議謚故事凡入閣者皆用文字而下議加一字如文正文貞之類至此衆論鄙之特改例而謚之曰莊靖其後求新劉公繼入閣尤不愜於衆望或述輟耕錄所載或人譏史帥語意謂人曰昨新閣老入閣閣中吏請循故事祀臯夔稷契劉曰陳先生不祭我也不祭朝士多或未見輟耕錄事相傳為笑

正統十四年也先來都城之後自真保定至河南在在有盜路梗不通少保于公募將統兵往捕治之指揮范信願募請五百少保嫌其請少范對以已足用不須多也少保壯而遣之因請給兵部禁約榜文沿途昭揭夜即正營警候嚴整盜賊屏息人馬通行如故

少保錄其功陞都指揮使從教閱信強力勤恪常使人候少保息才出門即趨候於道左少保夫倚信之英廟復位石亭等素嫉其附少保指為黨葉市人皆憎之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紳同領景泰庚午鄉薦會試禮部宿彰德驛驛丞盛設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夜夢神人建大旗驛門其上有狀元字今此設蓋待狀元非是舉人也二人竊喜而其年皆不遇過其驛不敢入至甲戌會試二人俱第廷試畢傳臚則孫果第一人班中一人謹曰前定前定則陝西和簡二科前嘗夢中孫遇賢榜進士及中正榜中無孫遇賢名字以為不驗至此而悟為孫賢也馬涼之說信乎有之

弘治乙卯河決張秋濟寧已下漕河水決入之舟不通詔遣都御史

劉大夏總兵官太監發兵數萬修築而別濬渠以通漕功未有緒予聞而有感詩以志之曰河安張秋色井淪乍聞不覺淚沾巾不愁天意不歸壑只恐人謀枉動民地勢若知原有限漕渠何慮別無津誰將此意聞當道免使吾民嘆苦辛其造祀神時所焚幣帛灰燼有人頭之狀按察使楊茂元疏請取回太監總兵官以省浮費而專用劉以責成功抑損外戚之權以回天意忤旨謫同知長

沙

定襄伯郭登有文武才畧英廟愛之特授勛尉郭感激思欲立功一夢至岳祠見二人擔水釋荷前揖郭問為誰對曰吾二人勛尉鄰居某某乃不識耶因至堦下仰問功名之事岳神目一僧下握其手同至方丈待茶僧一手有六指貌亦奇怪茶罷告曰公之

功名自此始矣必列五等既寤以語家人則隣近果有二人前夕死矣公心異之然莫曉所謂功名自此始之說未幾詔征麓川公為叅將分駐欲安置則公屨皆為巡漑重臣所據守臣不得已延館于寺一僧出茶六指宛然岳祠僧也公乃悟前夢勵志深入累敗賊衆以功陞都指揮都督蓋公志存建勛而周公自入於夢也景泰元年與廣寧伯劉安守大同也先遣人奉上皇至城下招守臣出見議事劉邀公同出公曰君父之召義當出見然虜情叵測安知其不以夏人之誘賀令圖者誘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攸繫吾二人命不足惜如此城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非敢不出但此城臣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得也先疑因得迎復上皇悅命加封劉為候給事中葉盛劾之事寢後劉竟封侯而公罷廢至

成化開始復用錄前後功進爵為伯夢所聞岳祠僧言果不爽云
閻老淳安商輅字弘載會試禮部累不第卒業太學歲乙丑再試夢
至岳祠祈問利否神目判官閱籍云皆在首商喜趨出廊下見神
吏械數人來內一人乃從遊於太學儒士餘姚潘叔榮也呼之不
應而泣商遂驚寤及禮部試廷試商皆第一潘中二榜授陝州訓
導未任而卒壽夭窮通皆有定數如此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七

繼世紀聞

武陵陳 洪謨 著

弘治十八年乙丑五月 武宗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改元

正德人謂

正德號前代有之時內閣大學士則劉少師健李宮保東陽謝宮保
遷於禮部官皆未之深考耳馬家宰文升因考科道出題宰相須
用讀書人蓋指此也由是內閣衙之未幾馬被御史何天衢論劾
去位似有由也乃以禮部焦芳代之

逆臣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羅祥張興七人皆東宮舊
侍御時稱為七黨內劉瑾尤奸險粗知文事遂于大政素嫉文臣

與同僚屢在 上前言

弘治年間朝權俱為內閣文臣所掌 朝廷正位而已每形諸戲劇
又說司禮監亦攬權內賄如各處鎮守出去皆司禮監舉用受錢
至多如不信只將司禮監見掌印李榮抄了就有金銀可滿三間
房今若將各處鎮守內官取回另換一番人着他各備銀一二萬
兩謝 息恰不勝如司禮監要了由是 上信之傳旨將天下鎮
守取回新用者論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獻即得差用如內官常
興齊玄等皆先已犯賍問發亦資緣差出分守所至剝削民財全
無顧忌

焦芳先為翰林謫出後漸陞用為禮部侍郎與瑾相善嘗建言禦虜
方畧四事劉閣老律票旨這本所言窒碍難行芳遂銜之屢於瑾

處譖劉所短因善瑾遂代馬大宰文升未幾同侍郎王鏊入
芳仍欲兼部事瑾累遣人來與李閣老東陽商議李云無此例瑾
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翺
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荅曰蹇義為吏部尚書與戶部尚書夏原
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大學士也次日吏
部請印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
事實難兼攝內閣佐 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問有可否今
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 旨吏部知道者
即當廷跪承 旨內閣侍班立聽今亦將出跪而更起立邪又部
事差繆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
認罪乎芳乃辭部事

初李憂陽公草疏亟欲誅逆瑾等而謀慮不審疏中既以甘露之變
爲言而又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
度自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憂陽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傑士平
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者乃翕然和之蓋憂陽素爲李閣老東
陽所重所爲詩文輒加稱賞韓戶書文厚李閣老故亦重憂陽且
其疏一出而九卿大臣亦皆景從不敢略出商量萬全之策後文
因事繫獄罰米千石輸邊二子皆罷官憂陽累之也憂陽亦下獄
人以其禍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
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仍
贈以物曰後當復用之

李閣老東陽四歲即能寫大字順天府以神童薦召入內庭過門

限太監云神童脚短李高聲荅云天子門高即聞于上抱置懷

中令翰林

院

作養與程敏政齊名後至大位然專以詩文延引後進

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寢成黨比之風而不
能迪知忱恂舉用真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爲數年
後東陽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事變將作矣初
劉閣老健爲首相信陽何景明十三歲登鄉舉博士有詩文名十
七歲中進士人以爲必居翰林後不與選或以爲疑劉曰此子福
薄能詩何用竟除中書舍人後至提學副使未四十而卒人謂劉
公知人李代劉爲首相事多依阿有一監生以詩獻之云文名應
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
蓋譏其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之意及瑾誅御史張芹劾稱當

瑾擅權亂政之時東陽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貪位顧祿不顧名節等語人頗然之李至丙子年卒贈太師恩禮極厚又得謚文正是歟否歟

河南守太監廖堂挾勢奏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職者乃得旨令吏部覆奏許尚書進參稱鎮守太監舉劾三司非其舊例遂票旨禁之後尚書與瑾不協斥去歸家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以挾求財物深被其害

逆瑾威權日盛口啣天憲養松江人罷學生負張文冕及其姪婿罷職司務孫聰于私宅凡一應章奏初猶送內閣票旨至是瑾任意批荅或增減字樣或別為創造真偽混出而文理亦多不通都察院一日奏審錄重囚本內寫傳奉劉瑾字樣重複瑾大驚

之都御史屠瀟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塔下瑾數其罪皆叩頭不敢仰視自是科道部屬官皆行跪禮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用澆紅箋紙寫官銜稱頂上字樣以為常禮或有本建白某事或辭陞賞則送內閣票旨內閣官爭出已見稱美有曰爾劄明正直為國除弊瑾既奪內閣之權而李東陽焦芳等皆其所引用坐保富貴一聽其所為芳初編脩閣老萬安惡之調夷陵判官深恨于心與南人相慰如水炭然及得柄用遂附劉瑾假以復舊章革時弊為言多陰助其謀瑾自以內閣官聽已用不復短之矣

朱恩松江人與瑾有舊自河南按察使超陞僉都御史操江未幾陞南京侍郎尚書事瑾極恭凡拜帖寫頂上不敢云拜上頂上之稱

自此起嘗觀海語謂暹羅國凡臣下見其君先捫其足者三復自捫其首者三謂之頂上息其有取諸此和甚可耻也

正德三年戊辰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

語是日少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

講書可何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皆舊東宮官乃奏曰此人

當發南京去於是陞二人南京侍郎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

遠之實陞之也廷和後陞南京戶部尚書召還入內閣忠陞禮部

尚書改南京吏部甚有風裁科道部屬皆歛畏不敢縱恣

焦芳既入閣後以許進為吏部尚書劉宇為兵部尚書皆河南人宇

素暴橫先任左都御史時與瑾厚責打御史又與保國公家人朱

瀛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即中楊廷儀每伺瀛出必邀

司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宇者必令瀛言于瑾傳旨外補廷

儀獨論宇盡妾婦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凡有奏章皆其薦草後

焦芳致仕即以宇代之又有布政曹元與劉瑾親舊驟陞至兵部

尚書後又代宇入閣皆其黨也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因查盤錢糧還瑾索賂不足以為叅官不當

輟發怒用一百五十斤枷枷於東西公生門時暑雨晝夜不輟莫

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遲延亦逮至京枷於吏部門外御史王

時中枷於三法司牌樓下遠近聚觀垂淚文臣垂首喪氣莫敢近

覲給事中許天錫劾夔皆因事自殺兵部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

等專權亂政瑾矯旨撻之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猶恐不免

其死遂詭秘其蹤跡以遠害大理評事羅僑亦劾瑾杖之不死亦

遠謫

許進初以戶部侍郎致仕家居

正德初起用為兵部侍郎尋陞本部尚書與瑾同提督團營焦芳入閣進遂代芳為吏部許外若不附瑾而內實不與抗初進致仕時馬尚書文升在吏部陝西張綵為文選郎中進子許諾為給事中屢劾綵過馬以綵有才力救之不得綵以病乞歸及瑾用事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赴京聽用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令其子焦黃中薦于瑾以為綵乃公之鄉里極有可用會文選郎中劉永陞通政焦以議調驗封郎中石確疏已具而復以綵易之進雖用綵而心內又甚嚙之進素與陝西雍泰相善泰已致仕進欲起用屢薦于瑾改南京操江都御史尋陞南

京戶部尚書朱瀛每欲謀傾進而轉劉宇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劄暴為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叅將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於外曰公與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綵入內詰問雍泰貶謫來歷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奏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為詐直票 旨屢以欺罔斥之進懼遂乞歸

戊辰春殿試賜呂柟為狀元景暘第二戴大賓第三大賓莆田人少
有文名甫二十登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納為姪婿於是僕從鞍
馬衣服之類極其侈靡大賓偃然自居意氣揚揚復縱酒不檢瑾
薄之常笑曰我不可作牛丞相大賓知之遂請假歸卒于途呂柟

亦陝西人不無迎合之意然呂實無預耳又傳奉取焦黃中劉仁
并黃芳等數十人為庶吉士不由館試人皆以為愧然黃芳數人
實為焦黃中等貽累後亦不免謫降焉

殿試畢焦黃中劉仁等自以不得及第嗾瑾云鄉試解額南方太多
北方太少乃昔楊士奇私其鄉里蓋其宿憤已久待此而發給事
中任姓者承風旨上疏請加釐正乃命諸司集議東閣焦芳盛怒
數前人罪惡且言陝西地幾半天下當增之和者一口李閣老東
陽從容問曰且謂今當如何徃事不必論已禮部不得已因言陝
西可增作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焦忽大聲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
河南山東山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曰湖廣亦地闊當增李不肯從
後十二年悉改正

瑾用事賄賂公行凡有干謁者云饋一千即一千之謂云一方即
一萬之謂後漸增至幾千幾萬世道益頹矣

自逆瑾用事文臣裁抑至甚內官武弁縱橫而行瑾等數人皆贈父
祖為都督都指揮母為夫人造墳祭墓該部不敢執科道不敢言
其誥命祭文皆內閣所撰識者謂當時內閣諸公結黨亂政之罪
不可掩也至文臣三品以上祭墓却俱革格不與如侍郎郝志義
故其子援例乞祭墓瑾以為

洪武禮制文臣無祭墓之例皆後來文臣專權擅加傳 旨遂下錦
衣衛獄問發克軍學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獄其弄權裁抑
文臣如此

初大明會典成內閣自李東陽而下至翰林春坊皆陞職瑾以為破

壞祖宗制書妄增新例毀其書悉追奪各官陞職惟東陽不奪
瑾又欲挫抑文學官乃捏旨謂翰林官不識事體摘十餘人姓
名陞調兩京各部屬官令其擴充政事朝野闕然逆瑾又欲革天
下巡撫官云舊制所無

天順間亦曾革罷遂將各處巡撫都御史取回後與內閣不可止
將腹裏巡撫革去其漕運及邊方都御史俱不革又欲將各衙門
添設官及提學兵備悉行裁革後內閣議提學不可革從之

華容劉尚書大夏既致仕逆瑾知其受知先朝常欲搜致於法又
被同年焦芳忌嫉會廣土官岑猛先年被大夏與都御史藩蕃奏
遷廣東至是厚賂得復瑾遂以遷徙土官為非法通逮至京欲寘
劉等重辟下之廷議諸大臣不敢吐一語獨屠都御史瀋曰劉

夏此何罪必欲致之死當擬不應瑾怒罵屠惡語汝黨劉耶明日
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芳并劉宇宇又素嫉劉者乃言劉某輕
將夷人遷徙與潘蕃俱發邊戍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
也乃定肅州衛劉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
詩和荅之過六盤山寄李閣老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己天涯孤
客幾時還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州中子前度劉郎
今已還中州子指芳宇二人也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脩者四人內餘姚三人逆瑾以為謝閣老
遷所私執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瑾
以為奇貨可聘宿忿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于上必欲致謝于
邊戍賴李閣老曲為辯折令其為民

陝西寧夏指揮何錦千戶周昂丁廣等謀作亂殺死巡撫都御史安
惟學鎮守大監趙弼總兵姜漢等謀立安化王寘鐸為主出給印
信票帖招誘諸路軍馬以誅劉瑾為名且曰非敢竊窺神器也事
聞特起致仕左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都督神英領兵太監張
永總督永至中途即聞遊擊將軍都指揮仇鉞已入城將寘鐸擒
獲及斬殺周昂丁廣等事聞即 勅神英班師仍令張永往寧夏
安輯永既回欲因是以傾瑾八月初永將至京獻殍瑾令且止良
鄉擇日迎接永不從輕騎來京至十三日永自入東安門 上親
宴勞永乘間出懷中疏奏逆瑾一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又因
太監張雄張忠共訴于 上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
其形已具若少遲我等皆為齏粉 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

衆勸 上親行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
頭先入瑾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
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獄會集廷臣
拷出瑾包藏禍心私製兵器偽造寶印改制牙牌袖中藏刀等項
違法事情及搜出暗計同謀吏部尚書張綵錦衣都指揮楊玉石
文義等王爵文簿乃坐瑾極刑凌遲三日雙爭食其肉湏臾而盡
悉誅其黨抄沒財產若干京師內外咸頌永功內閣李東陽楊廷
和亦奏瑾惡以為旬日之間三難交作悉底于平且歸功于永等
遂封永張宮為泰安伯弟容為安定伯魏彬弟英為鎮安伯馬永
成弟山為平梁伯谷大用弟大祀為永清伯封朱德為永壽伯各
給券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廕東陽楊廷和梁儲楊一清等子姪

各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俱疏辭改中書舍人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廢兵部尚書王敞子為錦衣衛百戶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無菜四字為題各作長詩以獻永東陽為窮字詩折點畫為句極巧永大悅命工刊裝錦軸送入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為窮苦之應遂秘不示人東陽又屬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求功德後亦不復作劉瑾既誅有旨凡瑾所壞事情着科道官指實來說悉與改正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且千人眾都不查究楊一清旋改吏部孫交為戶部尚書何鑑自刑部改兵部尚書魏彬奏起李繼復為工部尚書劉瑾流毒尚在天下盜賊蜂起

而天下不勝其擾矣

正德六年辛未林都御史俊征勦四川奸賊劉梟及流寇藍廷瑞鄒本恕廖惠等以捷聞林素負忠義名致仕在閩特起往征林至夔州先毀白帝祠以勵人心傳至郡縣威令大振後又有南方四等煽亂復命洪尚書總制同林勦平四川方定林遂乞致仕歸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劫奪散不可獲人號為放嚮馬賊近來內官用事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豹房觀上遊幸之所及為竄杲所逼遂聚眾拒捕後瑾誅杲亦得罪繫獄因而作亂當時本兵者議遣驍將數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為功不論

首級多寡不過旬日而平矣兵部尚書王敞素不諳世務徒事虛
譽有司擒捕獲_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被劉七等十餘_人劫出旬日之
間聚至數百人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敞束手無策吏部楊尚
書一清建議須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着
一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顯者陞一級李閣老東陽從中票 旨褒美
悉從所言但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捕盜不
關白兵部徑准施行自是言官爭論王敞不職遂罷去
起復陳都御史金征江西流賊先是江西饒州撫州瑞州姚源洞諸
處強民王浩八等聚眾為亂殺死副使周憲僉事李情拘禁叅政
吳廷舉不放陳公至撫勸兼施以漸平定後有殘黨復作而新淦
樂安又有強民張元二等為亂乃 命俞都御史諫再征之方

十二月朔 駕當出郊壇視牲先是一夕有傳賊將復至_{顯光時}
已暝京城各門已閉兵部尚書何鑑令人傳於郭外巡視官軍差
人遠探宮內宣召內閣兵部議_省事舉行否內閣曰省牲重事若
聖駕不出示人以怯其關於 國體不細宜嚴加禦備仍舊出郊太
監張永深以為然請自披戴清道駕以已刻出未刻入人心以安
正德七年壬申夏災_入南方將逼斗旬月而退是年冬京師及河朔
之地温燠如春而徐淮以南風雪特甚至洞庭水流出水有至尺
厚者天時地氣可謂異常矣是時降 勅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
却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行蓋從江彬等之
計也

上居豹房惟錢寧在左右伺候有言則從錢寧本雲南臨安人太監

錢能鎮守雲南收為家人年十五六性機警能愛之帶回京至是見上賜姓朱氏累官都督掌錦衣衛事寧幼時有叅將盧和者善相謂其將來必大貴顯遂深結納後和坐死罪寧貽書當路欲脫其獄竟不果行然寧亦不深憾可謂難矣他如被方布政良求奏其家人賣鈔事亦不報害及優恤胡副使世寧于獄中皆非他權惡之所為也然終蹈誅夷之慘所謂人妖服妖其能免乎八月一日日食晝晦星見愚時官江藩午未間救護少頃即昏黑咫尺不辯人皆驚懼後詢之各處皆同

正德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一叢若相鬪者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又明年宸濠謀反與之兵自外攻入是其象也

上幸延安守臣具膳送行常規鎮守太監捧酒巡撫下筓是日上來遲巡撫都御史鄭陽將筓收在袖恐失落也頃更上至隨從兵衛擾攘將巡撫擠下蓋是時皆戎服莫可辯上御席無筓急呼送筓來倉卒無處尋上笑曰使我若做撫按官決不如此怠慢是雖戲言亦可以仰見弘人之度矣

江西寧王宸濠性素貪殘僭侈以文行自飾交結士流自弘治之世已有欺世盜名陰為不軌之漸迨正德中厚賂錢寧臧賢等為內應益肆毒虐箝制藩臬剝削軍民又時常設宴邀請兩司官入府擇有時名及阿順者留至夜深方散或與連詩或與論事曲加禮貌時者左布政鄭岳提學副使李夢陽皆有文名濠尤重之鄭初為按察使與李不合李因鄭遷方伯

帶去舊門子二人乃誣鄭多收柴薪銀兩及其子侵剋庫銀虛情
自拿其門子取供又譖于濠云鄭布政輕侮王府等語由是濠掇
拾虛供奏行總制撫按勘問鄭與李俱下獄鄭備受凌辱後奏差
大理寺燕卿忠等來勘鄭為民李冠帶開住而濠之志益張矣時
則有若叅議王泰白金僉事李淳王奎尤善阿附受其重賂為其
出力各官每番至夜分方回各司大門番之以待副使胡世寧不
平乃疏濠不法數事及稱二司問刑叅吏聽其指麾及半夜開門
等語由是科道官劾稱王泰等惟知王府禮遇之勤不顧人臣私
交之戒四人皆回藉聽勘濠賂錢寧差官校將胡拿問時胡已遷
福建按察慮其陷害徑赴都察院跪門投到奏送鎮撫司勘問行
江西撫按查勘遷延年餘方總回報而胡竟謫戍遼東方胡就獄

人以為必死不意錢寧曲加矜念遣人饋以米炭不絕由是得以
保其軀命雖天之默相忠直而寧一念好德之美不可誣也時寧
府奏准復蓋琉璃瓦該用銀兩許於引錢內支給濠累逼二司會
議引錢數少欲派之民間時巡撫俞都御史諫會同巡按徐御史
讚謂地方兵荒之後難以科派往返再三復用計挾逼乃議作夫
價五十萬兩五年之內遞徵濠得此即差其府內官校下各府縣
坐併遠近騷然而守巡官畏其勢亦有為之督催者時予為叅政
與按察司胡副使鏡獨不敢阿附濠每欲招致之予二人亦不敢
應濠遂奏稱蒙 恩准蓋琉璃瓦緣工程浩大必得才能方面官
督工方為易完訪得叅政陳某副使胡某俱有才幹乞勅該部轉
行委任等因本行數日予與胡方知心甚愜愜然亦無能為也不

意工部李尚書鏗覆本云叅政等官俱有守巡地方之責難以遙定合咨巡撫從宜徑委該道官督理時予分守湖西胡管清軍正不係該道也使當時一為其管工不免朝夕相見非得罪於目前則不免已知之大變矣人之禍福自有數也如此
十五年二月會試取中式舉人三百三十名禮部請殿試時楊閣老廷和議稱臨軒策問必天子親御且因是或早有迴鑿之機一何未舉廷至冬未回次年辛巳今上即位方御西角門賜策問乃五月十五日也又次日放榜賜楊維聰為狀元餘如制內浙人史立模常得夢云汝巳年進士衆以為寅申巳亥非開科之年恐無分耳至是始驗云

江彬以誘惑位至都督掌錦衣衛事提督敝衛官校行事所過科索
官民財物無美人皆畏禍不敢拂自南京回至通州延住月餘方入京時上巳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統邊軍把守皇城諸門意出叵測人心洶洶時楊內閣廷和亟與張永及兵部議稱圍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邊軍離家日久不可久留即放出城不許停住實削其羽翼也楊內閣以彬握重兵恐其驚覺乃與張永密議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即啓皇太后傳懿旨將彬擒拿并黨與男婦不走脫一人逆彬坐凌遲人皆稱快時彬手握重兵使當國者為謀不審非但殺身而貽宗社之禍亦不細矣從容用計不勞餘力而中外晏然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七終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八

江海殲渠記

長洲 祝允明 撰

丁卯以來逆瑾竊柄括天下財入私鵠膏血涸竭葶死填路其間獮者走險以挺所在團結最鉅者曰四川賊山東賊江西賊河南賊呼吸而聚多者至十餘萬屠城破邑空堡潰獄殘殺姦穢燒廬燬市馴至僭名號攻宗藩戕命官由盜而繼行天下人死不可計所不及者閩廣雲貴而已朝廷遣調京邊大將勁兵恊以文臣四出分討千攻百戰久漸撲滅山東賊最後平時壬申孟秋奏捷於南通州之狼山吾蘇自偽周亡後不被兵至是賊已涉境幸復無損且折首焉偶得戕滅始終因稍彙括為記禍終於南故頗加悉彼

三叛之詳或得嗣為之劉六劉七者霸州之民六七善騎射庚午
之冬巡按蔣御史琮命捕畿內賊頗有功受賞無何朝議以其故
盜命京營把總指揮桑玉擒勒桑以兵圍之於霸二克密令其黨
謀於外行賂約他魁齊彥名劫圍而逸朝廷以桑逸賊逮下法司
已而釋之時賊白瑛號大王寇臨清六七彥名等往從之僅十九
人三十騎至而瑛不納乃與朱千戶奔湖廣從藍田亦不納復來
山東時五月也流劫大名之境白瑛已死其徒楊虎將其眾為天
津兵備陳副使天祥所敗追蹙方急遂與六七等合互出剽掠離
合不常六月甲申虎自山西十八盤入武安劫縣庫虜居民轉掠
楊義店而過是日劉六以百騎攻破青州之日照敵殺兵快劫獄
掠市又二百騎轉寇諸城之營上集乙酉千騎入威縣劫囚敵沒

民快轉掠臨洛集入曲周劫掠以二百餘騎屯章丘之馬頭鎮虜
殺燒掠丙戌千騎破武城劫庫獄燒民居遂入清河劫掠丁亥七
百騎入放城殺虜燒掠戊子五百騎掠景州東西關己丑掠交河
之泊頭鎮轉掠吳橋之連窩及德州之新安店庚寅千餘騎攻破
阜縣城燒毀虜掠辛卯千餘騎入文安劫倉庫獄遂趨霸州殺掠
壬戌二百餘騎掠武定百餘騎山之集家橋房鎮店甲午百餘
騎攻臨淄敵傷吏民乙未寇博興丙申留二十騎攻博興而以三
十掠利津之清戶等社九十騎掠壽光及益都之汭洱鄭母二店
戊戌千餘騎攻樂安之下家口及蒲臺之李家口遂渡河流劫辛
丑千騎破陽信燒官民居肆掠又以三百騎攻崇安百騎破海豐
劫囚三百騎攻壽光掠諸莊店百騎燒劫臨朐之上莊等社壬寅

二百騎破霑化劫囚掠民甲辰二千騎破清城殺民兵傷官吏虜
其妻女劫庫獄又千餘騎寇齊東諸村落燒殺虜掠又二千騎掠
高宛之田鎮店乙巳攻章丘流劫石家莊張宮店丙午五百騎掠
雁城之堰頭鎮又百餘騎破泰安燒東關又五百騎攻萊蕪七月
巳酉朔千餘騎破齊河城燒官廨倉庫殺虜甚衆庚戌千騎破高
唐放囚殺虜又三百騎破禹城燒官舍及安仁新寨二店劫囚掠
民辛亥七百餘騎破東光燒殺虜掠壬子破吳橋燒官民居殺掠
又千餘騎圍夏津燒民舍千餘間分劫鄉村次日復攻城泚途
殺虜甚衆甲寅三千騎攻南宮城燒官宇庫獄劫囚乙卯千騎破
新河知縣董昌戰傷劫庫燒虜丙辰破冀州劫倉庫放囚燒官民
居虜掠丁巳六七彥名虎諸兇弁集以二千騎屠棗強劫倉庫獄

殺燒慘毒官民吏商死者無計知縣段豸死之賊狂啖轉熾巳未
六七彥名圍景州庚申千餘騎破阜城燒官民居殺掠辛酉千餘
騎攻獻縣燒掠殺虜遂駐交河壬戌攻興濟丙寅劉六以五十騎
破順天之大城縣燒官民居殺掠遂掠固安之紅村市指揮史王
死之壬申彥名到六破青縣燒官民舍劫倉獄甲戌二千騎破靜
江燒官民居劫庫獄掠殺虎以二百騎過河東燒漕艦殺其士丙
子以千餘騎圍滄州至於八月巳卯方解去自桑園入平原而劉
七踵至復圍之癸未始解滄被圍七日泚河結橋焚掠死傷不可
數計燬漕舸三百艘民舟無筭是月戊寅朔李參將瑾擊賊於日
照斬首七十級凡書級舉大數奇贏不計生俘多者做此寡不書庚辰虎以千餘騎寇平
原殺掠東西二關又千餘騎入東光殺虜辛巳千騎攻破吳橋殺

人燒官民舍火達曙壬午千餘騎攻陵縣虜知縣郁昕妻女彥名
三百騎攻 州稱報讐掠辛應里丙戌宋指揮贊擊賊於固安之
鄭哥莊斬首四丁亥許副總泰卻遊擊永擊賊於霸州之平口斬
首百二十彥名在靜海清縣掠得船二百餘將入海陳少卿天祥
與張副總俊大破之於信安鎮斬首二百一十生擒百一十巳丑
過滄州乃與六七自桑園寇陵縣由穆陵開而東虎自平原由尚
唐睪臨清而西隨地寇鈔壬辰宋叅將振擊賊於慶雲之板搭營
斬首三十辛丑許副總擊賊於阜城之半壁店斬首百九十俘百
有十甲辰卻遊擊擊賊於景州之鑑橋集斬首百五十癸卯巳來
大名張同知珣等各擊賊共斬首二百二十初馬都御史中錫被
命抽賊六七之在山東也值大水無所得而馬方布招安之人六

七遂北詣馬以受招罔之馬不能察聽爲六七殺人縱橫自如而
我軍欲擊賊者馬輒止之人情駭憤由是賊益暴朝廷還馬去以
陸都御史完代之陸公以是月辛丑受勅視師丙午陞辭而行自
是以後陸公爲政於是廣召募拘馬羸修濬城隍時諸千戶等寇
范縣九月戊申朔遣馮副總禎與許卻等襲楊虎大破之于宋門
店龍化集等處凡斬首一千三百有奇俘百五十有奇傷溺死者
不可勝數朱爲軍人沙長孫所殺及劉四齊仲德皆殺死四即劉
七弟仲德齊彥名弟也軍聲大振是日以後臨清諸處守備官孫
懷等各擊賊共斬首百九十俘百有一十巳酉甲都指揮琮擊賊
于史家莊斬首十丙寅許馮卻三帥等又大破賊于裴子岩斬首
二千俘百五十丁丑許又破賊於孔家營斬首百九十十月庚辰

張副總及濮州等州縣各擊賊于壽張諸處共斬首百餘壬辰賊犯水城武平衛指揮石堅覘知以兵要於中路遇之截戰擒其魁七大王李淳其酋張雄班信賊逃脫僅七人往報其黨通宵比走攻破夏邑虞城燒殺居人劫囚庫丙申賊千餘去虞城南攻歸德石堅急返白撫鎮推委其父致仕指揮石璽及知亳州張思齊等守禦武城衛境俄賊至堅去浮橋師衆過河丁酉至盧家廟帥弟姪家人石盤石奎石確石宅等與賊戰斬首四級生擒小五大王楊經等二十六人斬首四級經虎之孫也賊退屯泥臺店堅與指揮夏時移兵伏于白龍王廟集是日漕運巡撫張都御史縉奏以宣府總兵白玉守徐大同副總兵姚信守沂詔從之己亥賊來奪船渡河夏時拒之未克堅至破其一舟舟中賊皆溺死餘衆乃退

還據岸罵陣不散石璽命指揮沈勇帥衆五百張知州遣民百五十穎州兵僞李僉事夫衢遣指揮鞏臣丁麟帥兵共二千餘同赴戰敗之賊乃往永城宿州庚子泊溺屍四裝束華整奪回婦王氏言賊營中皆撞頭哭語被石家人馬殺死我楊大王落水復於水旁焚紙錢祝楊虎冤往兗府回家乃令楊經認四屍經抱一屍戴四縫撮髻盛衣甲鮮異者哭曰大大王也復圖形示別賊胡世傑劉現見即哭楊大王始知果虎也又一屍為李隆亦渠魁同稱大大王者餘黨乃由蒙城太行行劫入河南境後推其首劉三趙風子邢老虎等脅從甚衆至十餘萬即所謂河賊也狼暴尤甚殺傷不勝計朝命彭都御史澤咸寧伯仇總兵鉞將邊兵討之不兩月勦滅幾盡六七彥名即越穆陵東行流劫至沂州攻城犯○○王

府數日由嶧縣兗州出至濟寧燒運艦千五百餘艘徑趨大名往來山東縱橫殘煨所在為陸公之兵襲蹙十一月甲寅馮李二副叅擊賊于鄆城等處斬首五百六十丙辰卻遊擊大破賊於高麗店斬首七百七十生擒四十庚申以後馮副參及金副參輔河間臨清文安諸郡縣各斬賊級共三百三十有奇俘百六十有奇乃歸霸州渡河時十二月丁丑朔 乘輿方出郊皆牲賊奄至新城涿州之界大肆燒劫以搖惑京師復往至大明之小灘甲午許馮二帥破之於彭德之何家屯等處斬首七百有奇乃奔至山東之桐城驛渡河往往為官兵所敗是月將盡復自河間突至文安時將劫賊闕伏近地而迫於官兵不能肆七年正月丁未朔六七彥名自文安而下庚戌都指揮楊鼎等擊賊於梁安等處斬首四十

辛酉以後卻遊擊等破賊於臨朐之穆陵關等處斬首六百申子虎黨河南賊賈勉兒等三千人破碭山丙寅破蕭二月丙子朔時副總源等擊賊于陽武之賈家灣諸處斬首三百八十巳卯賈勉兒等破睢寧殺官兵劫倉庫燒掠縣治民居虜汚婦女備諸慘酷張都御史帥兵往襲申賊至宿遷屯小河口欲劫船而渡張公所遣指揮周正禦之賊不能前退往桃源屯干城子河張公遣至白洋河賊乃由靈壁虹縣西奔是日都指揮袁傑等擊賊於汶上之閻村等處共斬首三百三十辛卯六七彥名毛老人等一萬七千掠邳州之泃口集遂自贛榆過郯城張公得報當河南賊甫去急引兵而東復遣兵於上游邀回漕舟以防燒虜半日間悉禔返完粟二十萬丙申夜賊寇沐陽張遣海州千戶張瀛引快六十餘

九十八卷
騎往覘道遇賊三百騎瀛力戰斬三人而還賊去淮安桃源邳宿
兵快遇敵各有擒斬張公後遣兵下清河淮安以捍之甲午以
指揮侯贊及李遊擊銳等擊賊於南宮之崔虎店等處共斬首百
九十庚子宿遷民吳敖以彥名之黨劉宗禮自首稟帖送張處
後辛丑六七彥名擁衆寇邳州所過村落悉被傷殘去城二里許
駐營賊皆白衣彌滿郊野以八百餘騎三面薄城張公視城唯東
稍門二重當要害張瀛騎遏其隘戒毋用短兵第施弩礮賊三百
騎破門而入瀛併開其內戰殺四賊賊奪屍擲水中而退周城及
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知州周尚化等提兵拒守賊乃退遺神統
懃卒馬騾百五十於近水沮洳中以餌我軍張公曰此敖莫伐統
故智命勿取賊計不得行不三時拔營踰距山去劉宗禮來降至

城下解甲自陳云本霸州人充鵬驤右衛勇士與兄宗義被虜
不肯為賊用嘗被撻又有于可聲常自謂宦門子弟反為賊奴
使因與杜友才呂恕白龍王六廖榮等結誓欲殺六七彥名而降
近有河南楊虎餘黨遺書欲來合羣六七等欲與共犯南京宗禮
等因備寫稟帖密付張仁令送來達後至峒晤社遇吳敖乃復令
來達張公至新安耶寧縣學生劉遜志密白近被賊虜入營欲帶
去隨用有于可聲等密言我等數人已往張都御史處首情今
可復為密達速為奏過可以獻功又令遜志代寫稟帖乃放出營
又房村民劉道白三月三日賊獻何不得而 有三人遣後隔河
呼語大率同前令稟張公勿殺宗禮云云張以宗禮劉道送許總
兵所壬寅彥名等二萬餘屯於扶溝之南關以二百餘騎掠本縣

之五口癸卯六七等過呂梁燒工部分司巡檢司房村驛民房艦
皆作煨燼殺死稅課局大使崔綸餘殺死者無筭甲辰河南賊在
亳州蒙城之界渡河南去是日劉副總擘破賊於滕之呂孟社斬
首九百賊敗趨徐許劉李欽三帥提兵追襲三月巳酉師集于邳
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營夜半師行庚戌旦遇賊衆五千官兵
奮擊賊相却且戰且退至魚頭集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
回虜衆癸丑賊自劉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屺隨所有脅聚寡
而復衆陸公聚諸路兵卻劉李温恭四帥以及各州縣等裨將民
兵畢至分道屯蘘彌布遠近陸公臨機運筭以授諸將莫不合宜
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太安哨騎東躡巢滁驚偪陵寢丁丑陸
公所集諸路兵與六七彥名等大羣遇於嵩淺波古縣集等處

軍奮擊麤戰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死者三千有奇俘百有
奇而逃散又千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彥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
猛潰圍而逸間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能禦賊
復越臨清而南壬辰都指揮楊鼎擊賊於徐之莊里集斬首七乙
未張副總俊擊賊於武清之標伐屯斬首四十有奇戊戌趙風子
管四兒王麻子等二千餘騎將自白洋河渡指揮周正阻禦乃回
薄睢寧夜至攻城知縣蘇霄典史袁浩提兵拒守巳亥與賊戰浩
中箭墜馬死之快手張堂等殺賊六人任孜手殺二賊復被賊
殺之剖其腹李子成陷重圍箭已盡麾鞭亦傷數賊竟破圍而出
餘兵亦共殺數人賊乃自竹園村過小支河北去庚子至邳之新
安迤邐馬家淺雙溝頓欲渡不得癸卯復由靈紅西南而去是日

劉溫二副參通判韓守愚等邀擊於冠縣等處斬首二百四十唯
存二百餘賊潰而南奔五月丁未渡棗林庚戌夜渡邳纔三百人
遂奔河南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棄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
至七百人壬戌以後時源許李三師破之於首縣等處共斬首四
百四十乙丑賊至陽邏團風丙寅都御史馬炳然携家赴官賊遇
之於爛泥鋪脅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俄而劉
六為風折檣擊死于水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泝流劫掠
其徒四逸者是月丙午以後同知劉文寵等擊之於萊陽之杜家
村共斬首二十乙丑以後指揮張勛僉事許達等擊之於滄州之
汪家輔等處共斬首二百七十生擒四閏五月甲申以後許僉事
等又擊賊於海豐之大治河等處共斬首四十生擒七已丑劉七

彥名等與衆突來瓜州殺掠過壩泊於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
港遂凌鷺江面縱橫上下通泰如阜京口濱江之區咸被創殘張
都憲縉隨勢應變數遣將校守吏防衛遏截通泰如阜泰興周家
橋印莊儀真江都瓜州海門高郵寶應石莊諸要害地募兵數千
分屯應接積芻粟築缺堤拘簡善泅者日夜警備六月以後許白
王二副總等擊上江賊於龍化集等處共斬首二百五十六生擒
八劉七彥名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游掠與其黨韓三等謀得
馬竄淮北海州已酉張都憲得真報急申嚴防禦拘藏馬羸賊計
窘辛亥乃募海門而上甲寅復越瓜州過南京丙辰過采石泊蕪
湖之月子河庚申在海門之東七里港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
裏河不果又泊潁上乙丑在斷腰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

迺運蕪黃登陸入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七月己卯至石灰河
江口為金叅將輔所破遂往銅陵壬午反越瓜洲而南蹂周家橋
甲申在天生來姜家嘴陸公在臨清以六月戊申受勅令南下直
抵蘇浙窮賊公乃迅馳以是日至揚州邏騎報賊將犯儀真張都
憲與溫參將提兵往赴之陸公督劉副總之師趨瓜洲比至賊已
東陸公急渡江至京口守截時江南缺巡撫俞都御史諫治水在
蘇州受勅參督軍務陸公分兵配之及劉卻二帥備倭陳都指揮
璠俱至大倉集船而巡撫王都御史績亦至駐于鎮江移檄江北
將吏設兵守禦備賊北逸既而仇總兵以兵至金參將亦自河南
來將還鎮張都憲勸陸公留之公亦已命駐軍遂令時副總守鎮
江金與陳遊擊珣守瓜洲陸公自督諸軍而東賊在孟瀆夏港有

漂船至南岸賊起而掠常州守李嵩殺之自西洋港起者部領孫
文傳鎧執之斬首二十九俘二十又犯江陰縣丞余凌雲殺之
以鐵菱角布城外淖土中縱牲畜爭起掠豕悉
陷者缺菱角不能起擒數十人後更不敢近城丁亥賊在狼山下
其黨以失地利相充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
劉醉逸通州守兵執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
率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數郡掀
夜不息風烈甚數
十年無所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衆顛踣不知在賊
船不能坐卧皆顛仆匍匐自相擊撞嘔泄臭穢狼藉互為怨詈已
有自戕之謀藪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本老鴉藏藥及火
小中形為鳥啄持之入水以啄銷船而幾發之自運轉轉透
瓶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米舸不曾傷賊退將復為之賊檢察
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駭絕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遁輒為通州諸處
守兵所蹙指揮劉葵胡鎮千戶王詔通判高昇等邀逐擒斬不絕

庚寅斬首六十俘四十七辛卯俘十七大抵通州最與賊切密而
守吏亦特嚴整壬辰 公在江陰會諸將議授方略其夜三更劉
副總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副之卻遊擊帥宣府兵與
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齊集日加未與賊戰我軍聲燄震天風
一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古垣憑高控險捨矢瓦石雨下鏖敵賊初
不識山路火勢既逼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
方奮勇四前日加申劉副總引 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李春美
饒徵等誓決戰分軍為三劉任在山北卻在山南皆戴盾跣行而
上手拖捨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
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舡艫山下以備竄
逃至是覓嬰容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功

副總軍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劉七勢急遂赴水死
彥名為宣府遊兵小旗張鑑取首劉副總擒斬餘賊馘截沉水賊
級有四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已夜息兵甲午諸軍復登山搜
擒賊已乃旋師凡斬級四百七十有奇俘八十有奇奏疏斬首五
百八十九生
擒二百四十八是詳其俘吳漢劉惠與劉七皆僭王也遭虜脅從釋歸其家
有先逋伏江陰膠州滄州諸處零賊亦悉捕戮降散悉盡疏聞文
武大小將校兵士等陞賞有差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八

終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九

損齋備忘錄

金陵梅純撰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所載乙未夏六月從大祖高皇帝

渡江者凡十人今畧考其終始如左曰徐達官至太傅中書右丞

相征虜大將軍封信國公

洪武三年改封魏國公十八年薨追封中山王謚武寧長子允恭襲

封公爵次子增壽

未樂初封定國公馮國用官至帳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早卒後

追封郢國公子誠官至僉大都督府事弟勝

洪武三年封宋國公邵榮官至平章政事尋以謀反伏誅曰湯和官

至御史大夫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二十八年薨追封東甌王謚
襄武子鼎先卒追封信世子李善長文臣官至太師中書左丞相
封宣國公

洪武三年改封韓國公二十四年賜死長子祺駙馬都尉曰常遇春
官至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軍封鄂國公

洪武二年薨于軍贈太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長子茂三年封鄭國
公茂以罪廢弟昇襲爵改封開國曰鄧愈官至御史大夫

洪武三年封衛國公

洪武九年薨追封寧河王謚武順長子鎮襲封公爵改申國曰耿君
用官至管軍總管死於戰陣後追封長興侯子炳文官至鎮國上
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封長興侯曰毛廣一名麒文臣官至叅議早

卒子讓官至都督曰廖永安官至同僉與張士誠戰被執卒於
州後追封楚國公弟永忠官至平章

洪武三年封德慶侯又方渡江而歸附者一人曰俞通海官至都督
同知卒于軍後追封號國公弟通源

洪武三年封南安侯甥一人曰李文忠母曹國曰主父真駙馬都尉
追封隴西王謚恭獻文忠官至同知軍國事三年封曹國公十七
年薨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子景隆襲公爵義子一人曰沐英官至
征西將軍

洪武十年封西平侯二十五年薨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襲侯爵
卒次子曰晟仍襲侯爵

末樂間進封黔國公已上皆王師初起者也逮至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則增多矣

封公六人

韓國公李善長

魏國公徐達

鄭國公常一茂

宋國公馮勝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封侯二十八人

中山侯湯和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濟寧侯顧時

淮安侯華雲龍

江夏侯周德興

長興侯耿炳文

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興

六安侯王志原

營陽侯鄭遇春

平涼侯費聚

江陰侯吳良

靖海侯吳禎

南雄侯趙庸

德慶侯廖永忠

南安侯俞通源

廣德侯華高

滎陽侯楊璟

蘄春侯康鐸

永嘉侯朱亮祖

潁川侯傅友德

豫章侯胡均美

東平侯韓政

宜春侯黃彬

宣寧侯曹良臣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至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五十七人其因革次第則又異於前矣

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

魏國公徐達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信國公湯和

宋國公馮勝

西平侯沐英

江陰侯吳良

長興侯耿炳文

曰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

韓國公李善長

曰以義氣而封者三人

滎陽侯鄭遇春

六安侯王志原

平涼侯費聚

曰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

九人

江夏侯周德興

鞏昌侯郭興

南雄侯趙庸

安慶侯仇成

崇山侯李新

南安侯俞通源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

靖海侯吳禎

東勝侯汪興祖

普定侯陳桓

航海侯張赫

軸轆侯朱壽

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

濟寧侯顧時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享

淮安侯華雲龍

曰建功者十五人

潁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靖寧侯葉昇

景川侯曹震

會寧侯張溫

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郭英

懷遠侯曹興

雄武侯周武

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興

永成侯薛顯

東川侯胡海

鶴慶侯張翼

永嘉侯朱亮祖

曰因父而封者四人

開國公常昇

蕪春侯康鐸

金寧侯陳輅

西涼侯濮瓌

曰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

東平侯韓政

宣寧侯曹良臣

滎陽侯楊璟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豫章侯胡均美

宜春侯曹彬

得與功臣廟祀者惟二十有一人

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

岐山王李文忠

寧河王鄧愈

東甌王湯和

黔寧王沐英

郢國公馮國用

越國公胡大海

梁國公趙德勝

濟國公丁德興

巢國公華高

蔡國公張德勝

虢國公俞通海

江國公吳良

海國公吳禎

蘄國公康茂才

安國公曹良臣

黔國公吳復

泗國公耿再成

東海郡公茅成

瑩山侯孫興祖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子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大夫封誠意伯後李與汪皆賜死惟劉公令終國初將臣封爵土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之子孫尚承襲餘皆廢罷

沐二王

御製為善陰隲固常載其有功不殺及忠愛之德矣近

觀楊少傅榮所撰武定侯神道碑又知侯自少事高廟四十餘

年小心謹慎夫嘗有過為人沉毅多智嘗從征陳理其將陳同僉

驍健善槊馳入中軍帳下上遽呼曰郭四為我殺賊侯奮臂持

槍賊即應手墜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

也家居簡牘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無不通曉性尤孝愛母

夫人卒廬於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卧寢於地毀瘠日甚一夕夢

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而傷生汝竭忠報效為父母光即孝矣墓

不必廬也遂感悟而歸三年之間哀痛如一日其亦不忘忠孝者

矣豈天眷有德視立功一時者其報自不同耶

潛溪文集內一事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

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
墓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
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
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志壹動氣也程氏遺書
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
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
風便化為石此氣壹動志也天地間陰陽變合何所不至哉
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水之下火之上皆出於自然非有所使之
也但他金體重每籍於物莫遂其自然故惟針可驗耳
世所謂涼燄恐無是理蓋陽能制陰故水可以爲湯而泉亦有溫者
陰不能陽若極盛則克之矣不能使之從其性也夫陽之成形爲

火而燄則火之餘也惡得涼

火浣布蓋金石之屬其縷若今銅鐵絲網入火不能遽化耳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
曲河深疑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
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楹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
碧見天開維新丕洽於是見焉於惟盛哉

太祖征僞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首着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
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睿藻豪宕英邁如此

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
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
春深听百勞此聖祖命都督僉事楊文南征而賜之之詩也氣象

豪雄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蓋石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觀詠撤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青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帝王之言也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聞焉者有感而作也與前輩蠶婦吟所謂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

如出一手然彼方自然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周易自漢儒以彖象諸傳分隸各卦爻之下歷代因革遂各不一至東萊呂氏考定十翼附于經後始復孔氏之舊但大小二象兼分上下似猶可疑蓋大象主象小象主辭義既不同文體亦異恐各自為篇也先儒大象小象之稱豈亦因其篇而別其名歟地有四遊竊謂不然地之凝結由制於天氣之急勁旋遶而不可嬰也地而可遊是天氣尚可嬰也此非惟不知地亦不知天也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九 終

上平... 東萊... 平... 出...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

靖難功臣錄

太宗文皇帝於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為姦臣齊泰等變亂

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車駕奉天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淳

州攻圍真定九月接應永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壩大戰

大捷十二月取廣昌三十三年正月取蔚州攻圍大同四月白溝

河大捷五月圍濟南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戰三十四年三

月夾河大捷閏月藁城大捷十月克保定西水寨三十五年正月

克東阿東平汶上沛縣四月小河齊眉山靈璧縣大捷攻破營寨

五月至泗州降之過河六月渡江十七日平定京師

太宗興靖難之師 仁宗以瑛世子居守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

萬圍北平城時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斫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

實錄今編入歷代君鑑

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

青苑縣人

首告布政

司張昂謀反奉 太宗聖旨昨日送張昂反詞的吏除他本司官

欽此除右叅議前去楊柳青等處拘收糧米及提調宛平大興兩

縣人夫挑齊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叅政郭資守各門既

而聞白溝河聲息又同內使賽因帖木兒等守平則西直等門又

差長蘆截南軍運來米及平都司來攻又守禦各門往來通州永

平保定等處守禦及探聽聲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奉李謙

守門

見楊士奇撰友直墓誌

譚淵葵山右護衛副千戶是年七月初六日於端

禮門

擒都指揮謝

布政使張昂等官及攻奪九門隨

征定

及鄭村壩等處殺敗曹國

公等軍馬攻破九門營寨三十四年至夾河搏戰所乘馬蹶被殺

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為葵山中護衛副千戶靖難師初興帷幄密

議惟河間忠武王

張王

與王與馬時北平三司之交構造禍者王與

忠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人心大定

引兵攻薊州擒其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上攻

灤河既還從克雄

破其東門

敵衆敗走追及於月樣橋執其

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漠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

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侯耿炳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十餘騎

追奔至滹沱河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

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人 上大

悅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上
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戮其拒命撫輯其
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上至鄭村壩與
景隆兵遇大戰敗之城中亦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
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散卒號百萬來攻上親拒之王
爲前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
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克其寨柵敵走保濟南王
率衆追之至鐸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
餘人王以聞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
鬪志然上得之即遣還不留王從攻滄洲先破其東門入城斬
首六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上數匝王奮力翼上以出進戰夾河
王爲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藁城追奔至真
定戰其東門斬首萬餘級進畧彰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
寨設伏泚河敗平安兵十萬餘進戰小河爲敵所乘稍却諸將遽
請旋師獨王力勸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
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終興自殿下舉兵來克捷多矣
此小挫何足致意但當以宗社爲重整兵前進耳上撫掌歎
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璧敵盛兵迎戰王先登陷陣大敗之
生擒其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真等三千餘人獲馬二萬
敵衆死者尸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
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從上渡江入京師後封成國公追封

東平武安烈王

見楊士奇撰神道碑

張王洪武末年蕪山右護衛指揮僉事癸酉追虜至黑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都指揮同知戊寅朝廷用讒加兵親藩事急太宗皇帝舉靖難之師惟懼謀畫悉以任王王推誠致慮夙夜不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王正色數語決之咸中機宜故比舉措必咨于王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薊平餘不足平時薊州守馬宣謀起兵迎拒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并執指揮毛某王知其可用釋不殺送詣北平遂撫軍民是夜急摧遵化豫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

將率衆拒戰執而斬之餘不殺一人將吏悉隨王上謁遂稜師平密雲皆望風輸欵從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上悅隨發兵命王爲先鋒用其計取涿州雄縣生擒潘楊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也上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兵所向具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王一人足辦明日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審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三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

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 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從之後從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謀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斬馘無算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

北戰 上以數千騎遶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 上已衝擊而出

王素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歿

十二月二十六日云後以都督同知再追封為河間忠武王見楊士奇

撰神道碑

武勝燹山衛千戶以驍勇者稱壩上白溝河藁城滄州夾河東昌之戰奮勇當先及大軍至淮先遣公銜命渡江遂為敵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贈北平都指揮僉事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征南總兵官既歸靖難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真定兵敗被執以獻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公亦泣遂遣人護送北京令輔 仁

宗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腹心之寄姚素不習兵事與公
議多不合會南兵圍城仁皇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
之臣競進曰顧成南將其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皆合機會
用皆有效數命公出將兵固辭使臣侍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尺寸
足矣賜公甲冑刀劍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
謀也後封鎮遠侯見楊士奇撰墓碑

李彬濟川衛指揮僉事洪武辛未從頴國公征北虜累有擒獲太
宗皇帝居潛聞其驍雄召見與語奇之遂隆眷注後領兵駐劄廣
昌靖難兵舉公爲前鋒首率兵攻克薊州進指揮同知攻克雄縣
漢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戰真定拔永平下大寧刻壩上取廣昌
明年虜白溝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其冬破滄州明年折敵單橋

擊衆藁城進奪順德畧地定州進都督僉事冬戰楊村中傷俾還
北平輔世子居守上既正位宸極命護中宮至京封豐城侯見

謙所撰傳

孫巖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已卯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
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大至城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燬
樓堞公率衆極力捍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
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奪追奪逐北斬馘不可勝紀得饋運船三百
餘艘資糧無算以功陞指揮僉事保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
急公勵將士登城力戰矢石雨下敵乃退走陞都指揮僉事壬午
春南將平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
守不出是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

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無復來攻者後

封應城伯楊榮撰神道碑

陳珪夔山中護衛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內攻奪九門九月從

征雄縣取漢州擊真定援永平陞本衛指揮已而攻大寧戰霸上

陞都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海洋克鬼耳山三十四年破楊村大

戰通州陞中府督僉三十五年拔薊州追敗東軍于別山遂留守

北平

劉中孚大興縣生負洪武三十二年被選守安定門中心敵臺當年

入主府辦事庚辰三月差往保定招撫人民督運糧儲辛巳差

同內官石童守通州八月東軍臨城中孚與陳珪等出東門外截

殺全勝而還

徐思以濟陽衛指揮僉事鎮北平日從義旗克密雲雄縣真定永平

大寧還戰鄭村壩取廣昌薊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

東昌及夾河攻彰德及攻西水寨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壁遂

從渡淮及江至京師以功封永康侯

薛祿以戎伍從攻薊州遵化援密雲攻雄縣追敵漢州戰真定生擒

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陞夔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從援永平

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祿還先遇其哨騎薄

戰敗之車駕繼至從戰櫛壩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

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

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

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匹敵悉衆來追復奮戰大敗之敵伏兵以

邀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祿率衆馳
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馘無算明日戰
家橋祿馬蹶爲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
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生擒敵都指揮一人
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繼戰肥河大店小河汴堤
靈璧遂渡淮渡江入京師後封揚武侯楊士奇撰墓碑

陳賢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雄縣漢州其年冬陞北平都
司僉事已而援永平敗敵于海灘退敵于塔河解通州之圍三十
四年十月陞右府督僉三十五年仍居守于北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以都督率兵具舟迎濟 上正大統錄功封平

江伯見楊士奇撰神道碑

吳中爲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師至大寧公以衆出迎 上一見拔

於群衆賜衣命守會州南兵攻城率衆卻之移守薊州遂命署北
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餉運督城守後官至少保工部尚書見楊

士奇撰墓碑

金忠僑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內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

從征伐明年署長史後官至尚書楊士奇撰墓志

徐增壽中山武寧王達之次子 文皇靖難之初有翊戴功而竟死

非命初追封武陽侯進封定國公子孫世襲謚忠愍初增壽兄魏

與齊黃之謀而增壽獨以百口保文廟無他蓋輝祖盡忠於建

文而增壽宣力於文廟故今兩公並傳

代小史卷之一百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二十一年' and '太孫']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 一

備遺錄

新淦張 芹 編

黃子澄江西分宜人初名湜以字行博學多才洪武癸丑貢入太學
明年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修
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太孫立諸王多不心
服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
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
有言周齊湘代岷五府為變者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東角
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遂與齊泰謀遣李景隆往執周王徙
代王于邊以兵圍湘王于荆王自焚死執齊王囚之京師珉土降

一百一十卷

為廢人 熒即亦加削讓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已卯七月靖
難兵起移檄誅子澄及齊泰等耿炳文既敗詔李景隆率兵百萬
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才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
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
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
踵敗衄顧成等皆降子澄撫膺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
之罪矣乃賦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
出師無律直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
見齊桓尚方有劔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
議謫子澄及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守
淮南而 文廟之師渡江矣京城破子澄死之宗黨連坐者甚

齊泰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德後受

於知

高廟改

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躬禱於天擇九年
無過官陪禮泰與焉乙亥為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
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
自是益承眷遇及 上棄群臣泰與受顧命輔嗣君日見倚重遂
與黃子澄議削弱諸藩即及靖難兵起泰主用兵之策命將出師
多其籌畫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翰墨而已
閩外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 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
順敵乃可服是何言邪語聞泰罪遂重泰以谷王湍師遁還慮遼
寧二府為變召還京師寧王與靖難師合惟遼王至始與北兵戰
猶互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謫其官以求解兵時二年七月也李

景隆奉書 文皇謂齊黃皆已屏竄遐荒可息兵矣 文皇不信

進兵益急尋召秦還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秦追之不及至廣德

州時翰林修撰王叔英在州募兵以秦為貳令州人執之既至秦

告之故乃釋與圖再舉後被執不屈而死親黨連及者數百人

秦之脫走也其所乘白馬極駿慮人識之乃以墨塗黑馬既而行

遠馬汗流墨脫竟為人所蹤跡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寧海人父克勤為濟寧太

守子三人公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于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

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年十四五侍父北遊歷齊魯故墟覽周

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蹤慨然以為彼七十子縱顏閔未

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

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學宋濂

時濂所收皆天下名士公五經百家皆已蘊藉凡理學淵源之統

人物絕續之紀盛衰機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

會歸於大道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範九篇以告宗人嘗卧病

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甌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

因相與大笑而止父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疏乞代役不報洪武十

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公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 上謂太孫曰此

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諭遣還家丁卯復召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

佐即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使之講經論文無虛

畧當時蜀治依於禮樂公之功也丙子校文應天府成寅太孫即

位召為翰林侍讀學士每臣僚奏事必命公就展前批荅言聽諫

行近古所無公嘗作書事詩曰斧哀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
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
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朝
議削弱諸藩公與其謀靖難師起移檄諸姦臣公名與焉姚廣孝
嘗啓 文廟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
絕矣至是勢迫公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其畧曰天降喪亂兮莫知
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臣徇君兮
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既而 文廟踐祚求代草者廣
孝薦公召之數回乃以衰服入見慟哭不止授以筆投之地 文
廟曰吾效周公輔成王而來公曰既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安在
且成王既沒當立成王之子因有滅十族等語 文廟大怒

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極不遜磔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
百四十七人焚夷其先人墓後 仁廟嘗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
箇忠臣末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劄禮部建文中姦臣正犯已受
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
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魏氏得歸即
其故居立祠祀之所著遜志齋集行於世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以直言
忤旨謫歸德州同知後遷臨安鎮江二府通判卒于官公性資英
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有干
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莊甚竒之後遊邑庠與
金公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為良臣我當為忠臣洪武

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廷極言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
以小善而迅進之以小過而迅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
之道言甚剴切 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
公益以名節自礪於是聲望藹然未幾以母喪去位力行古喪禮
服闋陞吏部左侍郎尋遷御史臺左副都御史革除間與方公孝孺
等特見信用靖難師起公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邪不忠一日於
朝班內執景隆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公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
罷朝師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
計指斥用事者罪書下群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
公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詬者愧而止 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而死嫺親被逮戍邊

徽者甚衆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公習禮仕於朝為鄉人所持
懷不安以告少保楊公榮楊公乘間以聞 文廟欣然曰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後同知王佐輯公遺文一帙序之曰
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公父子名其堂曰
浩然而刻石記焉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父贅于同邑許氏從其姓公既
仕始復姓公自幼穎異長受業於元翰林制黃公殷士天兵入大
都殷士死之公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領鄉薦辛未入對
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
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授官翰林尋陞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
官制增侍中員次尚書以公為之與方公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

師既渡淮公徵兵上遊率諸郡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鬼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兆來果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叱取釵釧出市酒殺夫人遂攜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公舟至李陽河度大事已去不可為乃東向再拜於羅漢磯湍水急迅給舟人奮櫂遂自溺焉郡人柯暹嘗為傳其事匿不示人後知縣清江龔守愚於公所居故址學宮之西立祠祀之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儻有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已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修乙丑陞侍講預脩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

允乙亥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公率師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陞禮部尚書革

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錄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

齊泰等上疏陳大計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與子丹山鳳

山等六人同尚于市冊山等哭叫曰父親累我輩也迪曰今日休

肉塞入迪口令自啖之因問曰好喫否迪曰這是忠臣孝子底肉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州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

地理兵刑皆造其奧十五六歲時讀書寶香山嘗夜歸值風雨路得一牛騎以行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由進士為給事中嘗言諸王服飾踰制高皇笑而納之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

革除初 文廟入朝卓密奏曰 熒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去
北平者強幹之地也元所由興也宜徙熒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
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
察疏上建文君大驚袖而入事竟寢後靖難兵入有執敬敷之曰
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辭不遜且曰若用敬言王
何能至此 上怒欲殺之繫之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
借吳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
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斬敬夷三族

戴德彛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甫三載陞侍
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
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

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盍以古人
自期待哉公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 上意
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改監察御史益善于其職革除間改左拾
遺靖難師既迫與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練子寧胡閏宋徵韓永等
日夜畫策防禦後俱死難

龔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洪武丙子領鄉
薦入太學授戶科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靖難師駐
金川門與妻傅訣曰顧事至此吾分死矣爾齋勅攜幼穉以歸否
則俱溺于井辱可免矣言未竟火起內廷公馳赴之道為兵校所
執見 上於門外命非姦籍者釋之公亦釋遂從上城投下而死時
年三十六

廖昇洪武中為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九年六月遷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 太祖實錄與侍讀學士高巽志俱為副總裁壬午六月京師平自縊死

陳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動止安雅書法精研上嘉悅之超 拜禮部左侍郎革除間以副都御史監李景隆軍北伐白溝河之敗朝服躍馬入河以死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嘗題竹詩于吳芮祠壁間 太祖征陳友諒時見之深加歎賞陰記其姓名 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後以薦至闕 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授都督府經歷革除間累遷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入京師死之

宋徵革除間建議親藩不順削其屬籍故靖難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王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江黃巖人 洪武中為漢陽縣知縣革除初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辯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今體膚疔去之餘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知公有經濟遠畧靖難師起公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

疾忽見纏肥其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
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
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
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公將死以書抵
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塋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塋之後廣德知
州莆田周瑛重修公墓立石為記

鐵鉉河南鄧州人

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一云初為都

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嘗有訐藩府違法
狀者召至屬法司鞫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屬公鞫之片時而
成自是益見愛重凡法司有疑獄必以屬公未幾擢山東布政司
參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德州公督漕運屬

挽粟水陸竝進未嘗乏缺俄軍敗南奔公與斷事高公魏相遇於
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濟南既而被圍相持不下城有攻破者輒
完之受圍既久乃伏兵門內開門詐降欲誘文皇入城下閘板
閉之幾中其計已而出兵戰城下靖難師大敗奔還凡三月圍始
釋事聞賜金幣封三代入謝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
軍歷城侯盛鏞總天下兵北代代文皇繼統以計擒之械至京師
責問不屈而死

侯泰

不知何
浙人

革除間為刑部尚書靖難師起公主抗禦之策壬午二

月運糧至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時京師已告急六月赴
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戮

巨敬山西平涼人革除間為戶部主事與陳迪等俱被責問不屈而

死

甘霖安慶懷寧人 洪武丁卯領鄉薦為監察御史持正不靡及

文皇即位執迷不從被執求死乃伏誅

鄒公瑾魏公冕俱江西永豐人鄒為大理寺丞魏為監察御史靖難

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二公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

幾死其日輟朝二公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少

日宮中自焚走 文廟繼統二公俱自殺

景清陝西真寧人革除間為僉都御史以剛直聞 文皇入南都清

死之一云 文皇既即位清陽臣服而陰懷豫讓之志 文皇夜

夢有紅衣人挾刃圖不執者遂驚覺明日視胡令遍搜群臣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登革除二年進士授戶部給事中以江南僧道

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靖難

師起公累有建明因肆指斥 文廟繼統召公責問不屈而死

張統字昭季別號鷓菴陝西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公於識通

敏 洪武間由明經舉歷雲南布政司右參政進左布政使凡雲

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

程度悉公裁定夷民心孚遠近奠安 洪武三十年三月入覲考

最為天下第一三十一年為吏部尚書 文廟繼統命公與戶部

尚書王鈞俱以半俸致仕公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 洪武末年進士革除間為監察御史嘗侍朝

班彈劾無所避忌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

無敢行者公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公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

不報 文廟繼統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
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畧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鯁之強
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即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
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囑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
九李氏亦死於節

茅大芳泰州人 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
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公以特受隆遇懼
無以稱益自感激諫諍彌綸得大臣體踰年秦國稱治革除間累
官副都御史靖難師起公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
如何聞說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關中
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馮伏波老我不才無寸補西風一慟一非

歌聞者壯之 文廟繼統不屈而死

胡子韶字仲常一字伯尚舊名志高方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公從之
遊後以儒士薦至京師 高廟重之革除間為史官歷山東按察
僉事遷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受戮四川嘉定州榮縣人

黃鉞字叔揚蘓州常熟人 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革除庚
辰進士遷戶科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韓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 革除中為給事中與陳迪巨敬戴德彝
等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王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明經儒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有直聲
嘗監革除二年會試壬午七月以姦黨發賀縣千戶所充軍後出
不遜語坐族誅

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 洪武中以明經薦授監察御史所論奏
皆關國家機事 文廟素聞公名及繼統召公將用之公喪服入
見語又忤 旨乃坐族誅

王良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庚辰進士

初取狀元將傳臚以貌不及湖廣乃以廣易之公次焉遂遵洪

武乙丑事列首甲三人皆授翰林修撰

聞靖難師起憂怛不食日就羸憊以辛巳九

月革除君閔之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于家

吉安志云文廟繼統群臣多往迎附公

慟哭與妻子訣是夜服腦子死非實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德慶侯權之子革除間以元勳後任散騎舍人

見用癸未四月十日就戮

母湯氏東甌王長女也入浣衣局第銘鐵俱充軍

浙江按察使王公

王良字天性河南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建文辛巳坐事以刑

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聞難慟哭誓必死會 命使召公公集本司及各道印于私第嗟嘆者久之妻問故公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投池水而死公即列薪于戶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宗祀為託遂闔室自焚事聞上曰死自其分燬印可罪耳徙其家于邊

程本立字原道別號巽隱族出伊川遠祖杞自開封徙杭曾祖鵬自杭徙秀川崇德父德剛生公於鳳鳴里公少有大志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之學於許文懿公乃往就學造詣日深 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 秦府引禮舍人召見 奉天門下 賜馬疋楮幣在任五月以母艱去庚申服除補 周府禮官從 王之國

大梁丁卯春從 王朝京師被累謫雲南馬龍他卽旬長官司吏
目留家大梁以一僕之任所部百夷叛逆公單騎深入為書諭以
禍福諸夷感悅邊事以息時西南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長官不
能戢遂屢生變公因創為賑濟安撫之計身歷艱險自楚雄姚安
以逮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咸賴其撫綏由是軍民得安戊寅奏計
京師府尹向瑤學士董倫交章薦其文行乃徵入翰林纂修 高
廟實錄陞左僉都御史辛巳歲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纂修
明年實錄完調江西按察副使未及行適靖難兵渡江公有所見
而遂自盡實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
為清御史所著有巽隱集四卷藏于家

陳彥回福建莆田人父諱立誠 洪武間歷仕州縣以罪被誅家屬

發戍雲南之臨安多道卒比至蜀惟公與祖母郭氏存既而遇
赦無資以還乃依定遠知縣鄉人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
未幾積良亦謫去公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閔中教諭嚴德
政以明經薦公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 高廟親擢為平江
知縣明年 高廟晏駕公捧香入臨給事中楊惟中等薦陞知徽
州府明年朝覲考覈稱職賞賚甚厚其年冬丁郭氏憂徽民詣闕
奏留未報革除已卯春公乃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乃罷
為民尋命復官留治郡事公復上疏乞終制得許歸葬畢卽回郡
供職明年復蒞徽州會靖難師起公募義勇赴援 文廟繼統械
至京師不屈而死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 洪武中為寧府左長史 大宗靖內難諸郡

縣皆下撰在大寧獨為守備 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為屈遂支解而死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素業儒 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誠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 公少有至性動必遵禮以縣學生貢入大學聞父喪徒步歸塋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辭極懇切 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後舉應天府鄉試授遼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進左長史從 王之國靖難師起朝廷遣人告急通草上封事數千言進之 文皇入繼大統知公有封事詔械詣京師死之家人戍邊

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而已公初讀書即勵志聖賢之學故所立如此

周以德字是修以字行江西泰和人 洪武間為霍丘訓導入見

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 高廟喜擢周府奉祠正革除初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公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任編纂於翰林靖難師起公數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公不為動師入金川門公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越數月御史言公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文廟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公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卒能償其志云

顏瓌字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真卿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未幾靖難師起所過郡縣皆歸附公獨以死自誓時曹國公出師駐德州公督民給軍餉措畫有方未嘗闕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擣濟寧過沛沛民竄匿公招來之九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公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出走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卅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冠帶升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公已死矣遂自刎以

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之縣丞胡先收公父子屍葬沛南關題曰顏公墓

高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 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後革除初年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欽辟送赴銓曹靖難師起公建議乞效主父偃下推恩之令分封藩王子弟以少其力遂命公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公累上書文廟請罷兵歸國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餉參政鐵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固守濟南頗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鴈門等處既

而聞京城已定乃縊死驛舍

張昂山西澤州人 國初舉人材革除間為禮部侍郎時欲削弱諸

藩凡王封所在悉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公為北平

左布政使公察 文廟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

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掾吏李友直泄其謀會朝廷遣內官逮護

衛官屬 文皇召公及貴入府執之皆不屈而死已卯七月六日

及繼統族誅其家後 上屢夢公等被髮為厲 命出其屍焚而

棄之面猶如生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 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 詔免會試命

吏部次第擢用之公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應徵 高廟親試

稱旨例當殊擢公以才薄力弱親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

艱起改睢陽八年改濟陽靖難師至濟陽公為遊軍所獲從容引

譬辭義慷慨衆舍之公乃陞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

以名明倫今日且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

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其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死

于賊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志行純實學識高遠

工詩 洪武中由鄉舉歷初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

十年擢知蘄州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公往候見舍車

騎詣門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謂府門再拜

而去公自邀還賓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

湖公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面不可得見也已如靖難師起

公畫策勸王與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朝廷索之急避於公所約與航海公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而死或記云當時燕師日逼建文君與方善言于朝曰有文武才畧可以扶顛濟危者及置之散地不用今事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太卿哉遂復召二人不至則是善嘗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

葛誠不知其所以進靖難師未起時文皇嘗病中暑布政使張昺偕三司官入問疾見文皇四圍皆着火爐猶自呼寒皆懼危篤獨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于上故耳因令人上變會文皇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于建文君執之既成獄即發符璽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俞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

林嘉猷本名昂以字行浙江寧海人 洪武中以儒士校文四川後

入史館累遷陝西僉事嘗得燕邸密事以告方孝孺壬午九月

丁亥被戮時遣錦衣千戶張安齋書許世子襲封公謀也

王璉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

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而自奉儉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羨太守惟痛繩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啣之靖難兵迫方造船航海勤王為軍衛縛送京師文皇問造舟何為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上義而釋之還田里

鄭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遷蕭縣知縣靖難師至竭力拒守被擒而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給配亦死之子濂浚皆從坐

鄭華台州臨海人 洪武丙子貢士授行人革除間謫東平州判官
將赴任聞靖難師至以妻子託其友人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程濟陝西朝邑人 洪武間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
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
革除^問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繫至京
召入將殺之公扣頭曰陛下幸囚臣期而無兵臣死才晚也遂繫
公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公更以為軍師護諸將北伐與靖難兵
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至江上公逃去不知
所終初徐州捷時諸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忽夜往祭
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州望見碑問知之大怒趨左右碎
碑方一再推 命止勿擊錄其碑文遂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

公姓名正在擊處遂免往日之祭蓋穰之也

謝貴革除間議削諸藩 文皇稱疾齊泰謀以備虜為名以貴為北
平都指揮使與張昂潛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貴等謀欲先發同
官張信與布政司吏李友直入王府告變遂與昂同召入端禮門
伏發就擒而死

宋忠革除間朝議欲削 燕邸命公為參將以備虜為名練兵北方
守懷來靖難師至公帥兵拒敵將士多北平人對陣時見其父兄
子弟皆無鬪志遂大潰公被執而死

馬宣奉命守蘓州靖難兵起朱能張玉來戰公與鎮撫曾濬等閉城
堅守王等反覆諭之不下遂擁眾急攻宣率兵出拒玉遣精銳衝
敗之遂與濬皆被執而死事聞革除君褒卹之

朱鑑提兵守大寧靖難師至拒戰而死事聞革除君閔之卹典加厚

相傳鑑與馬宣之死皆畧無異辭云當時用兵累年武臣死事者甚衆不能悉紀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子襲封魏國公 高廟崩諸王世子及郡王多

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時 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遺詔至北

平 文皇有疾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 仁廟

及漢趙視疾朝廷以遺詔不許既而屢請益哀懇建文君將許之

輝祖不可乃止明年 文皇疾愈入朝復申前請建文不忍違召

輝祖及弟都督增壽議增壽獨以百口保無他虞於是 仁廟及

漢趙遂得還國蓋 文皇后中山王女也故朝廷謀必及之靖難

師將起輝祖復與齊黃陰謀加兵于燕及 文皇即位齊黃輩皆

死獨輝祖以中山王子赦不誅革爵閑住尋繫獄而卒 求他

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芮葛

誠等逼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

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

著在閒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還襲中

山王原封魏國公爵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黃彥清不知何所人革除陪巡撫某地 文皇即位頒詔至不受 命謀

欲起兵其下皆已歸附力寡而死

劉政字仲理蘓州人父以禮 洪武中薦授沛縣教諭公聰敏好學

平生以忠義自許革除已卯中應天鄉試第一不知曾授某官壬午歲不

食而死

彭二北平都指揮已卯七月與張昺謝貴同死

盧原質浙江寧海人 洪武戊辰進士第二歷翰林編修陞太常寺少卿

葉惠仲浙江寧海人嘗以知縣充修史官為庚辰會試考官後陞知府

牛景先 不知何所人 革除間嘗抗禦靖難師京師平逃難出走而死

周璿青州諸城人曾與抗禦靖難師壬午內難平戮死 不知為某官

謝昇 不知何所人 曾犯靖難之師壬午歲伏誅父旺子咬兒俱發金齒衛

充軍

郭任鎮江丹徒人戶部侍郎 一云宛遠人

盧迴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 毛泰吏部侍郎

黃魁禮部侍郎

暴昭刑部侍郎

董庸監察御史

盧振

已上一十五人事迹未詳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一 終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二

星槎勝覽

占城國

永樂七年 太宗皇帝命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八號往諸番國 開讀賞賜是歲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至福建長樂太平巷停泊十二月於五虎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其國臨海有港曰新州西抵交趾北連中國地海船到彼其酋長頭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鐲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如粧塑金剛狀乘象前後擁番兵五百餘或執鋒刃短鎗或舞皮牌槌鼓

吹柳殼筒其部頰皆乘馬出郊迎 詔下象膝行匍匐感 恩奏
貢方物其國所產巨象犀牛甚多象牙犀角廣貨別國棋楠香在
一山所產會長差人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斷其手烏木降香樵之
為薪天無霜雪氣候常熱如夏草木長青隨花隨結煮海為鹽禾
稻甚薄國人惟食檳榔裹葉包蠶殼灰行住坐卧不絕於口不
解正朔但看月生為初月晦為盡如此十次盈虧為一歲晝夜善
槌鼓十更為法酋長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飲
酒歌舞為樂酋長所居屋宇門墻俱甃灰甃瓦以堅木雕鏤獸畜
之形為華外周磚垣亦有城郭兵甲之防藥鏃刀標之屬其部頰
所居亦分等第門高有限民下編茅覆屋魚不腐爛不食釀不生
蛆不為美酒以米拌藥丸乾和入甕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糟

生蛆為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幹三四尺者插入糟甕中或圍
坐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輪次吸竹引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
則止有味留封再用酋長歲時採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
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尸頭蠻者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為異其婦
與家人同寢夜深飛頭而去令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活如舊
若知而封固其頭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有病者臨糞時遭之妖
氣入腹必死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番人
戲之觸弄其頭必有生死之恨男女推髻腦後花布纏頭上穿短
布衫腰圍花布手中其國無紙筆以羊皮搥薄熏黑削細竹為筆
蘸白灰書字若蚯蚓委曲之狀言語燕鵲全憑通事傳譯

靈山

其處與占城山地連接其山峻嶺而方有泉下繞如帶山頂有一石塊似佛頭故名靈山民居星散結網為業田肥耕種一歲二收氣候之節男女之禮與占城國大同小異地產黑文相對藤杖每條易斗錫一塊若麓大而紋踈者一錫易杖三條次有檳榔萋葉餘無異物往來販舶必於此樵汲舶人齋沐三日崇佛誦經燃放水燈綵船以禳人船之災

崑崙山

其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竺島峙相望山高而方山盤廣遠海人名曰崑崙洋凡往西洋販舶必待順風七晝夜可過俗云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產無異物人無居竈而食山果魚蝦穴居樹巢而已

賓童龍國

其國與占城山地連接有雙澗水澄清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即此地也目連所居遺址尚存人物風土草木氣候與占城大同小異惟喪事能持孝服設佛而度死者擇僻地葬之婚姻偶合首首出入或象或馬一如占城王從者前後百餘人執質讚唱曰亞曰僕地產棋楠香象牙貨用金銀花布之屬民下編茅覆屋以居

暹羅國

自占城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山形如白石峭礪周千里外山崎嶇內嶺深邃田平而沃稼穡豐熟氣候常熱風俗勁悍專尚豪強侵掠鄰境削檳榔木為標鎗水牛皮為牌藥鏃等器慣習水戰男女椎髻白布纏頭穿長衫腰束青花手巾其上下謀議大小事悉決

於婦其男一聽苟合無序遇中國男子甚愛之必置酒飲待歡歌
留宿婦人多為尼姑道士能誦經持齋服色畧似中國亦造菴觀
能重喪禮人死氣絕必用水銀灌養其屍而後擇高阜之地設佛
事塋之釀秫為酒煮海為鹽地產羅斛香大風子油蘓木犀角象
牙翠毛黃蠟以海貳代錢每一萬箇准中統鈔二十貫貨用青白
花磁器印花布色絹色段金銀銅鐵水銀燒珠兩傘之屬其酋感
慕 天朝遠惠嘗遣使捧金葉表文貢獻方物

假馬里丁

其方與交欄山相望海洋 中山列翠屏引溪水溉田禾穀少收氣
候常熱俗貴薄男子髡髮穿竹布短衫圍梢布種芭蕉採其實以
代糧煮海為鹽釀蔗為酒地產玳瑁羚羊貨用瓜哇布燒珠印花

布米穀之屬

交欄山

自占城靈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山高而叢林藤竹舩桿桅檣
蓬箬無所不備胡元時命將高興史弼領兵萬衆駕巨舶征閩婆
因遭風至交欄山下其船多損乃登此山造船百號復征閩婆擒
其酋長而歸至今居民有中國人雜處蓋此時病卒百餘留養不
歸遂傳育於此氣候常暑少米穀以射獵為業男女椎髻穿短衫
繫巫崙布地產豹能鹿皮玳瑁貨用米穀五色絹青布銅器青碗
之屬

爪哇國

古名閩婆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甲兵為

東洋諸番之雄舊傳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相合凡生子百餘常食啖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也其中人被啖幾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稱異之遂爲國主即領餘衆驅逐罔象而除其害復生齒安業至今其國之遺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在漢時至我大明宣德七年矣其港口入去馬頭曰新村居民環接編茨椹葉覆屋輔店連行爲市買賣其國富饒珍珠金銀鴉鵲石猫睛青紅等石璉渠瑪瑙豈寇輩發子花木香青藍無所不有蓋通商旅最衆也其鸚鵡鸚哥孔雀能馴言語歌曲其倒掛鳥身形如雀而羽五色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民好克強生子一歲便以七首佩之名曰不刺頭以金銀象牙雕琢爲靶凡男子老幼貧富

皆佩於腰間若有爭鬪即拔刃相刺蓋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事矣男子係頭裸身腰圍單布手中能飲酗酒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項金珠玢紉帶之兩耳塞交樟葉圈於竅中其喪事凡主翁病死婢妾輩相對而誓曰死則同往臨殯之日妻妾奴婢皆滿頭簪草花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地昇屍於沙地俾衆犬食盡爲好如食不盡則悲歌號泣堆柴於旁衆婦坐其上良久乃縱火燒柴而死蓋殉葬之禮也蘓魯馬益一地名也爲市聚貨商舶米糧港口有聚猢猻數百相傳唐時其家五百餘口男婦克惡忽一日有僧至其家與吉凶之事其僧取水喫之俱化爲猿猴止留一老嫗不化今存舊宅土人及商者常設飯食檳榔花菓肉類以祭之不然則禍甚驗也杜板一村之地名也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

飲稱為聖水元時使將史弼高興征其國經月不下舟中之水糧
盡二將拜天祝曰奉天伐蠻若天與我水即生不與即死遂挿鎗
鹹苦海中其泉隨鎗湧起水味甘甜衆軍汲而飲之乃令曰天賜
助我可力戰也兵威由是大振噉聲奮擊番兵百萬餘衆悉敗走
乘勝長驅生擒番人烹而食之至今稱中國能食人也遂獲會長
以歸既服罪尋放還仍封為爪哇國王我朝太宗文皇帝遣
正使太監鄭和等捧詔勅賞賜國王王妃及部領村主咸受
天賜其國王遣使絡繹進貢方物

舊港

古名三佛齊國自爪哇順風八晝夜可至其處自港口入去田土甚
肥倍於他壤古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貿金也

民故富饒俗習好媼水戰甚慣其處水多地少部領者皆在岸造
屋居之周匝皆僕從住宿其餘民庶皆於木筏上蓋屋而居以木
椿拴閘或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欲別居起椿去之連屋移
徙不勞財力今為爪哇所轄風俗與爪哇大同小異地產黃熟香
速香降香沉香黃蠟鶴頂之類貨用燒煉五色珠青白磁器銅鼎
五色布絹色段大小磁甕銅錢之屬永樂十三年鄭和等統舟師
往諸番國海寇陳祖義等聚衆於三佛齊國抄掠番商欲來犯我
舟師和等伏兵敗之生擒厥魁獻俘闕下由是薄海內外罔不清
肅

重迦羅

其地與爪哇界相接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

人田穀與爪哇畧同氣候常暑風俗頗淳男女撮髻身披單布長衫圍梢布手中無酋長以年高有德者主之煮海為鹽釀林為酒地產羚羊鸚鵡木綿椰子綿紗貨用花銀花絹其處約去數日水程曰孫陀羅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不事耕種專向寇掠與吉陀崎諸國相通所以商舶少能至

吉里地悶

其國居重迦羅之東連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產馬頭商聚十二所有會長田肥穀盛氣候朝執暮寒男女斷髮穿短衫夜卧不蓋其體商舶到彼皆婦女到船交易人多染疾病十死八九蓋其地瘴氣及其媻汚之故也貨用金銀鐵器磁碗之屬

滿刺加國

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港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劫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為稅田瘠少收內有山泉流為溪於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每塊重官秤一斤四兩及織芭蕉心篋惟以斗錫通市無他產氣候朝執暮寒男女推髻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尚淳厚民淘錫網魚為業屋如樓閣而不鋪板但用木高低層布連床就榻箕踞而坐飲食厨廁俱在上花貝用青白磁器五色燒珠色絹金銀之屬求樂七年鄭和等捧詔勅賜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為滿刺加國暹羅始不敢擾十三年會長感慕聖恩挈妻子涉海入朝貢方物賞勞之使歸國

麻逸凍

其處在交攔山之西南洋海中峻地平夾溪聚村落而居氣候稍熱

男女椎髻穿長衫圍色布田膏腴倍收他國尚節義婦喪夫則削髮務面絕食七日夫死同寢多有並逝者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若得甦終身不再嫁美至焚夫日多赴火死焚海為鹽釀蔗為酒產木綿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貨用銅昂鐵塊五色布絹之屬

彭坑

其處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崎嶇遠望山平如寨田沃米穀豐足氣候溫風俗尚在刻香木為人殺人血祭禱求福禳災男女椎髻繫單裙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飾于頂髮常人五色燒珠穿圈煮海為鹽釀漿為酒地產黃熟香沉香片腦花錫降香貨用金銀色絹爪生布銅鐵器鼓板之屬

東西竺

其山與龍牙門相望海洋中山形分對嶠我若蓬萊萬丈之間田不宜稼穡歲藉諸邦淡洋米穀以食氣候不齊煮海為鹽釀椰子為酒男女斷髮繫稍布地產檳榔木綿布蕉心篋貨用花錫胡椒鐵器之屬

龍牙門

其處在三佛齊西北山門相對若龍牙狀中通船過山田瘠米穀甚薄氣候常暑四五月淫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圍稍布擄掠為豪遇番舶則以小舟百數迎敵若順風僥倖而脫否則被其劫殺舟客于此防之

龍牙加貌

其地離麻逸凍順風三晝夜程內平而外峯民蟻附而居氣候常熱

田禾勤熟俗尚敦厚男女椎髻圍麻逸凍布穿短衫以親戚尊長為重一日不見則携酒殺問安莫海為鹽釀秫為酒地產沉速降香黃蠟鶴頂蜂蜜砂糖貨用印花布八察都布青白花磁器之屬

九州山

其山與滿刺加近產沉香黃熟香林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七年鄭和等差官兵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我天朝之兵威力若神

阿魯國

其國與九州山相望自滿刺加順風三晝夜可至其國風俗氣候與蘇門答刺大同小異田瘠少收盛種芭蕉椰子為食男女裸體圍梢布常駕獨木舟入海捕魚入山採米腦香物為生各持藥鏃弩

防身地產鶴頂片米糖腦以售商舶貨用色段色絹磁器燒珠之屬

淡洋

其處與阿魯山地連接去滿刺加三日程山遶周圍有港內通大溪汪洋千里奔流出海清淡味甘舟人過往汲之名曰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尖小炊飯甚香地產香民俗頗淳氣候常熱男女椎髻腰圍梢布貨用金銀鐵器磁器之屬

蘇門答刺國

古名須文達那自滿刺加順風九晝夜可至其國傍海村落田瘠少收胡椒蔓生延蔓附樹枝葉如扁豆花間黃白結椒纍垂如櫻櫚子但粒小耳番秤一播苛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個

重銀六兩金抵納即金錢也每二十個重金五兩二錢風俗頗淳
民網魚為生朝駕獨木削舟張帆出海暮則回舟男子髮纏白布
腰圍梢布婦女椎髻裸體腰圍色布手中其瓜茄一種五年結小
再種橘柚酸甜之果常花常結其有一等瓜皮若荔枝如瓜大未
剖之時甚臭如爛蒜剖開如囊味如酥油香甜可口煮海為鹽釀
菱樟子為酒貨用青白磁器銅鐵爪哇布色絹之屬永樂十一年
偽王蘓幹刺寇侵本國酋長遣使赴闕陳訴請救 太宗皇帝命
鄭和等就率官兵勦捕生擒偽王至永樂十三年歸獻闕下諸番
震服

花面國王

其國與蘓門答刺鄰境傍南巫里洋逶迤山地田足稻禾氣候不節

風俗淳厚男子皆以墨刺面為花獸之狀獠頭裸體單布圍腰婦
女圍色布披手巾椎髻腦後地多出牛羊雞鴨羅布強不奪弱上
下自耕而食富不驕貧不盜可謂善地矣地產香味青蓮花近布
那姑兒一山產硫黃我 朝海船駐禮蘓門答刺差人船於其山
採取硫黃貨用段帛磁器之屬其酋長感慕 恩賜常貢方物

龍涎嶼

望之獨峙南巫里洋之中離蘓門答刺西去一晝夜程此嶼浮灩海
面波激雲騰每至春間群龍來集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拏駕
獨木舟登此嶼採取而歸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
揖水而得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
塊或大魚腹中刺出若斗大亦覺魚腥焚之清香可愛貨於蘓門

答刺之市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錢十二箇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
二箇准中國銅錢九千箇價亦非輕矣

翠藍嶼

其山在龍涎之西北五晝夜程大小七門門中皆可過船傳聞釋迦
佛昔經此山浴於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
肉由此男女今皆剃髮無衣止用樹葉紉結而遮前後米穀亦無
惟下海網魚鰕及種芭蕉椰子為食然船去未嘗得舶山下宣德
壬子十月二十二日因風水不偶至此山泊繫三日夜山中之人
駕獨木舟來貿椰實舟中男婦果如前言

錫蘭山國

其國自蕪門答刺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
於爪哇中有高山參天山頂產有青美藍石黃鴉鵲石青紅寶石
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海旁有珠簾沙常以網取螺
蚌傾入池中作爛淘珠貨之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
常有水不乾稱為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躡其迹至
今尚存也下有寺稱為釋迦佛涅槃真身側卧在寺亦有舍利子
在其寢處氣候常熱民俗富饒米穀豐足地產寶石真珠龍涎香
乳香貨用金錢銅錢青花白磁器色段色絹之屬男女繞頭穿長
衫圍單布求樂七年鄭和等齎 詔勅金銀供器綵粧織金寶幡
布施於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共
謀害舟師太監鄭和潛備先發制之使衆銜枚疾走夜半聞砲則
奮擊而入生擒其王至求樂九年歸獻 闕下尋蒙 恩宥俾復

舊國由是西夷畏威懷德莫不向化矣

溜山洋國

自錫蘭山別羅里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其山海中天巧石門有三
遠望如城門中可過船溜山有八沙溜官嶼溜人不知溜起來溜
麻里溪溜加平年溜加安都里溜其八處網捕溜洋大魚作塊曬
乾以代糧食男子拳髮穿短衫圍梢布風俗囂強地產龍涎香貨
用金銀段帛磁器米穀之屬其會長感慕 聖恩常貢方物傳聞
又有三萬八千餘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說也亦有人聚巢居穴處
不識米穀但捕魚蝦為食裸形無衣惟紉樹葉遮其前後若商船
因風落其馮人船不可復矣

大葛蘭國

地與都欄樵相近厥土黑墳本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賴烏爹之
米為食商船為風所阻不以時到則波濤激灘載貨不敢滿蓋以
不可停泊之故也若過巫里洋則懼重險之難矣及有高頭埠沉
水羅股石之危風俗淳厚男女纏頭穿單布長衫圍色布手巾地
產胡椒椰子溜魚檳榔貨用金錢青白花磁器布段之屬

小葛蘭國

山連赤土地與柯枝國接境日中為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本國通
使大金錢名儻伽每箇重八分小金錢名吧喃四十箇准大金錢
一個田畝少收歲藉榜葛刺國米為食氣候常熱風俗小淳男女
多回回喃毗人地產胡椒亞於下里乾檳榔波羅蜜色布其木香
乳香真珠珊瑚酥油孩兒茶梔子花皆自他國來也貨用丁香豈

寇色段麝香金銀銅鐵器鐵線黑纓之屬

柯枝國

其處與錫蘭山對峙內通古里國界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村落傍海風俗頗淳男女椎髻穿短衫圍單布又一種曰木瓜無屋舍惟穴居巢樹入海捕魚為業男女裸體紉結樹葉或草遮其前後行人遇人則蹲避道旁俟過方行蓋避羞也地產胡椒甚廣富家俱置板倉貯之以售商販行使小金錢名吧喃貨用色段白絲青花白磁器金銀之屬其酋長感慕 聖恩常貢方物

古里國

錫蘭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當巨海之要嶼與僧迦密邇亦西洋諸國之馬頭也山廣地瘠麥穀頗足風俗甚厚行者讓路道

不拾遺法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為禁令其酋富居深山傍海為市聚貨通商男子穿長衫頭纏白布婦女穿短衫圍色布兩耳懸帶金牌絡索數枚其項上真珠寶石珊瑚連掛纓絡臂腕足脛皆金銀錫手足指皆金銀寶石戒指髮堆腦後容白髮黑其有一種裸身之人曰木瓜與柯枝國同地產胡椒亞於下里俱有倉廩貯之以待商販有薔薇露波羅蜜孩兒茶印花被面手巾其有珊瑚真珠乳香木香金珀之類皆由別國來其好馬自西番來匹價金錢千百貨用金銀色段青花白磁器燒珠麝香水銀樟腦之屬酋長感慕 聖恩常遣使捧金葉表文貢獻方物

榜葛刺國

自蘇門答刺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即西印度之地西通金剛寶

座國曰詔納福兒乃釋迦得道之所永樂十三年二次上命少
監侯顯等統舟師齎詔勅賞賜國王王妃頭目其國海口有港
曰察地港立抽分之所其王知我中國寶船到彼遣部領齎衣服
等禮人馬千數迎港口起程十六站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
貨通商又差人齎禮象馬迎接再行二十站至板獨哇是酋長之
居處城郭甚嚴街市鋪店連楹接棟聚貨百有其王之舍皆磚灰
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為之內門三重九間長殿其柱皆黃銅
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
甲執鋒刃弓矢威儀壯甚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百數又置象
隊百數於殿前其王於正殿高座嵌八寶箕踞坐其上劔橫於膝
乃令銀柱杖二人皆穿纏頭來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

柱杖二人接引如前禮其王拜迎詔勅扣頭加額開講賞賜
受畢鋪毯於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燔炙牛羊禁
不飲酒恐亂性而失禮以香露和香蜜水飲之宴畢復以金盃
金繫腰金瓶金盆贈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盃銀繫腰銀瓶銀盆贈
之其下官員亦贈以金鈴紉紵絲長衣兵士俱有銀錢蓋此國富
而有禮者也其後躬置金筒金葉表文差使臣齎捧貢獻方物于
廷其國風俗甚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金線羊皮
靴濟濟然有文字者衆凡交易雖有萬金價定打手未無悔改婦
女穿短衫圍色布絲錦不施脂粉自然嬌白耳垂寶鈿項掛纓絡
髻堆腦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其有一種曰印度不食牛肉飲食
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

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足稱者田沃豐足一歲二收不用耘耔隨時自宜男女勤於耕織粟有波羅蜜大如斗甘甜甚美菴摩羅香酸甚佳其餘爪菓蔬菜牛馬雞羊鳧鴨海魚之類甚廣通使海貳准錢市用地產細布撒哈刺毯絨兜羅錦水晶瑪瑙珊瑚珍珠寶石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貨用金銀段絹青花白磁器銅鐵麝香銀珠水銀草蓆之屬

卜刺哇國

自錫蘭山別羅南去二十一晝夜可至其國與木骨都束國接連山地傍海而居壘石為城砌石為屋山地無草木地廣斥鹵有鹽池但投樹枝於池良久撈起結成白鹽風俗頗淳無田耕種捕魚為業男女拳髮穿短衫圍梢布婦女兩耳帶金錢項掛纓絡惟有葱

蒜無瓜茄地產馬哈獸狀如麝獐花福祿狀如花驢豹鹿犀牛沒藥乳香龍涎香象牙駱駝貨用金銀段絹米豆磁器之屬其會長感慕 恩賜進貢方物

竹步國

其處與木骨都束山地連接村居寥落壘石為城砌石為屋風俗亦淳男女拳髮男子圍布婦女出則以布兜頭不露身面山地黃赤數年不雨草木不生絞車深井網魚為業地產獅子金錢豹駝蹄雞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蹄蹄龍涎香乳香金珀貨用土珠段絹金銀磁器胡椒米穀之屬會長受賜感化奉貢方物

木骨都束國

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瀕海堆石為城壘石為屋四五

層厨廁待客俱在其上男子奉髮四垂腰圍梢布女人髮盤於腦
黃漆光頂兩耳掛絡索數枚項帶銀圈纓絡垂胷出則單布兜遮
青紗蔽面足履皮鞋山連地曠黃赤土石田瘠少收數年無雨穿
井甚深絞車以羊皮袋水風俗囂頑操兵習射其富民附舶遠通
商貨貧民網捕海魚曬乾為食及餵養駝馬牛羊地產乳香金錢
豹龍涎香貨用金銀色段檀香米穀磁器色絹之屬其酋長效禮
進貢方物

阿丹國

自古里國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傍海而居草木不生田肥種
植粟麥豐盛壘石為城砌羅股石為屋三四層高厨房卧室皆在
其上風俗頗淳民下富饒男女拳髮穿長衫婦女出則用青紗

面布帽兜頭不露形貌兩耳垂金錢數枚項掛纓絡地產羚羊耳
胷中至尾垂九塊名為九尾羊千里駱駝黑色花驢蹄鷄金錢
豹貨用金銀色段青白花磁器檀香胡椒之屬其酋長感慕 恩
賜躬以方物貢獻

刺撒國

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而居壘石為城連山曠地
草木不生牛羊駝馬皆以海魚乾啖之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惟有
麥耳數年無雨鑿井絞車羊皮袋水男女拳髮穿長衫婦女妝點
兜頭與忽魯謨斯國同壘石築土為室三四層者其上厨廁臥室
待客其下奴僕居之地產龍涎香乳香千里駱駝民俗淳厚喪葬
有禮有事禱於鬼神其酋長感慕 聖恩遣使捧金葉表文奉貢

方物貨用金銀段絹磁器米穀胡椒檀香金銀之屬

佐法兒國

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壘石為城砌羅股石為屋有高三四層若塔之狀厨廁卧室皆在其上田廣少收山地黃赤亦不生草木民捕海魚曬乾大者人食小者餵養牛馬駝羊男女拳髮穿長衫女人出則以布兜頭面不令人見風俗頗淳地產祖刺法金錢豹駝蹄鳥乳香龍涎香貨用金銀檀香米穀胡椒段絹磁器之屬其酋長感慕 恩賜遣使奉貢方物

忽魯謨斯國

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居聚民為市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海魚乾或言深山中亦有草木風俗頗淳壘石為城酋長

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少民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鍤為盤碟碗器之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矣壘石為屋有三四層者其厨廁臥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髮穿長衫善弓矢騎射女子編髮四垂黃漆其頂出則布幔兜頭面用青紅紗布以蔽之兩耳輪周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妝點眼眶唇臉花紋以為美飾頂掛寶石真珠珊瑚紉為纓絡臂腕腿足皆金銀鐲此富人也行使金銀鐵產有真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刺梭腹絨毯貨用金銀青花磁器五色段絹木香胡椒之屬其酋長感慕 恩賜躬獻方物

天方國

其國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至其國乃西海之盡也有言陸路一

年可達中國其地多曠漠即古筠冲之地名為西域風景融和四時皆春也田沃稻饒居民安業男女穿白長衫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女編髮盤頭風俗好善酋長無科擾於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作盜賊上下安和古置禮拜寺見月初生其酋長與民皆拜天號呼稱揚以為禮餘無所施其寺分為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為柱黃甘玉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每至日落聚為夜市蓋日中熱故也地產金珀寶石真珠獅子駱駝祖刺法豹鹿馬有八尺高者名為天馬貨用金銀段疋色絹青白花磁器鐵鼎鐵鈹之屬其國王臣深感天朝使至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麒麟貢于廷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一

終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三

真臘風土記

元周 達 觀 撰

真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孛智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澈浦只蓋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温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州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藁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為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按諸番

志稱其地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也舊為通商來往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峻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百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為拘執不返元貞之乙未六月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温州港口開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船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畧亦可見矣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皆一門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獐五門皆相似橋之闌皆石為之鑿為蛇

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旁鑿石為象形城皆疊石為之可二丈石甚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草却無女牆城之上間或種桄榔木比比皆空屋其內向如坡子厚可十餘丈坡上皆有大門夜閉早開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斬趾刑人亦不許入門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向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左右金佛八身列於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其下亦有石屋十數間又其北一里許則國主之廬也其寢室又有金塔一座焉所以船商自來有富貴真臘之褒者想為此也石塔出南門外半里

餘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之中有卧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出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十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門周圍可五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為之餘皆土瓦黃色橋柱甚巨皆雕畫佛像屋頭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其蒞事處有金窻櫃左右方柱上有鏡約有四五十面列放於窻之旁其下為象形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主夜則臥其上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國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

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則必獲災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為屋室廣狹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草蓋瓦片不敢上屋其廣狹雖隨家之貧富然終不敢效府第制度也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於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為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主可打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類周匝于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足及諸指上皆帶

金鐺指展上皆箴猫兒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藥
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劔百姓間惟婦女可染手足掌男子不敢也
大臣國戚可打踈花布惟官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人可
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
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

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耳
大抵皆國戚為之否則亦納女為嬪其出入儀從亦有等級用金
轎扛四金傘柄者為上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金轎扛一金傘
柄者又次之止用一金傘柄者又其次之也其下者止用一銀傘
柄者而已亦有用銀轎扛者金傘柄以上官皆呼為已丁或呼為
丁銀傘柄者呼為斯辣的傘皆用中國紅絹為之其裙直拖地

傘皆以綠絹為之裙却短

為儒者呼為班詰為僧者呼為孛姑為道者呼為八思惟班詰不知
其所祖亦無所謂學舍講習之處亦難究其所讀何書但見其如
常人打布之外於項上掛白線一條以此別其為儒耳由班詰入
仕者則為高上之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孛姑削髮穿黃偏袒右
肩其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止有一像正如釋迦
佛之狀呼為孛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此別無像也塔中之
佛相貌又別皆以銅鑄成無鐘鼓鐃鈸與幢幡寶蓋之類僧皆茹
魚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魚肉每一日齋皆取辦於齋主之家寺
中不設厨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壘成極其齊整於上寫黑
字既不用筆墨但不知其以何物書寫僧亦用金銀轎扛傘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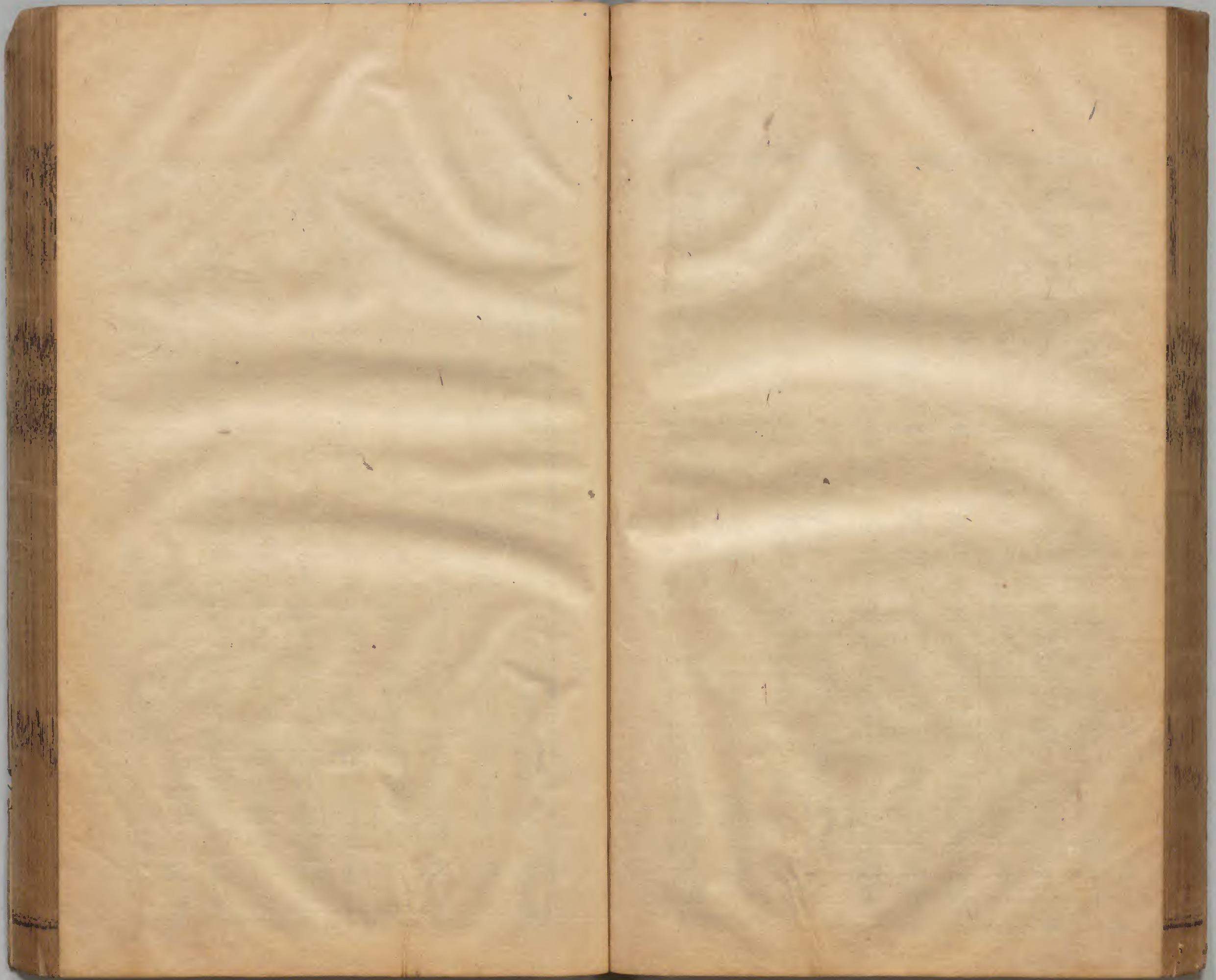
國王有大政亦咨訪之却無尼姑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之外但於頭上戴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魯姑之狀而畧低亦有宮觀但比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無別像但止一塊石如中國社壇中之石耳亦不知其所祖也却有女道士宮觀亦得用瓦八思惟不食他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曾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俗之小兒入學者皆先就僧家教習暨長而還俗其詳莫能考也

人但知蠻俗人物醜而甚黑殊不知居于海島村僻尋常閭巷間者則信然矣至如宮人及南棚南棚乃南棚府第也婦女多有其白如玉者蓋以不見天日之光故也大抵一布經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胃酥推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

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二五千亦自分等級未嘗輕出戶余每一入內見番主必與正妻同出乃坐正室金窻中諸宮人皆次第列於兩廊窻下徙倚窺視余備獲一見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召入內其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為陳家蘭亦不下一二千却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於顛門之前削去其髮如北人開水道之狀塗以銀珠及塗於兩鬢之傍以此為陳家蘭別耳惟此婦可以入內其下餘人不可得而入也內宮之前後有絡繹于道途間尋常婦女推髻之外別無釵梳頭面之飾但臂中帶金鐲指中帶金指展且陳家蘭及內中諸宮人皆用之男女身上常塗香藥以檀麝等香合成家家皆修佛事國中多有二形人每日以十數成群行於墟場間常有招徠唐人之意反有厚饋可醜可惡

番婦產後即作執飯抹之以鹽納于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
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既而所泊
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即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恠
又每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即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
即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其婦
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
最易老蓋其婚嫁產育既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歲人
矣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個丈夫富室
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
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



野人有二種有一等通徃來話言之野人乃賣與城間爲奴之類是也有一等不屬教化不通言語之野人此輩皆無家可居但領其家屬巡行于山頭戴一瓦盆而走遇有野獸以弧矢標槍射之而得乃擊火於石共烹食而去其性甚狠其藥甚毒同黨中常自相殺戮近地亦有種荳蔻木綿花織布爲業者布甚麗厚花紋甚別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麂鹿皮等物染黑隨其大小濶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堊之類磋爲小條子其名爲梭拈於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拂於耳之上字跡亦可辨認爲何人書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如回鶻字凡文書皆自後書向前却不自上書下也余聞之也先海牙云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音相鄰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

亦有書鋪書寫

每用中國十月爲正月是月也名爲佳得當國宮之前縛一大棚上可容千餘人盡掛燈毬花朵之屬其對岸遠離二十丈地則以木接續縛成高棚如造塔撲竿之狀可高二十餘丈每夜設三四座或五六座裝烟火爆杖于其上此皆諸屬郡及諸府第認直遇夜則請國主出觀點放烟火爆杖煙火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杖其大如砲聲震一城其官屬貴戚每人分以巨燭檟柳所費甚艱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半月而後止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九月則壓獵壓獵者聚一國之衆皆來城中教閱於國宮之前五月則迎佛水聚一國遠近之佛皆送水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則燒稻其時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

之以供佛婦女車象往觀者無數主却不出八月則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每日就國宮內挨藍且闐猪闐象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一旬其餘月分不能詳記也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盡却與中國不同閏歲則彼亦必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建除之類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日頭爲名者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鷄之聲爲樂呼猪之聲爲直盧呼牛爲箇之類也

民間爭訟鉅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答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

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於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
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
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資
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或有死於門首者則自
用繩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檢驗之事人家獲盜亦可施
監禁拷掠之刑却有一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爲盜不肯
招認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
則皮肉如故云番人有法如此又兩家爭訟莫辨曲直國宮之對
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
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證候而出或身上
生瘡癩或咳嗽熱證之類有理者畧無纖事以此剖判曲直謂之

天獄蓋其土地之靈有如此也

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者
比比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臥同食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此
疾曾有國主患此疾故人不之嫌以愚意觀之徃徃好色之餘便
入水澡洗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欲纔畢皆入水澡洗其患癩者十
死八九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不類不知其爲何物更有一等
師巫之屬與人行持尤可笑

人死無棺止以篋席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亦用旗幟鼓樂之
屬又以兩柁炒米繞路拋撒擡至城外僻遠無人之地棄擲而去
俟有鷹犬畜類來食頃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
或食而不盡反謂父母有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者徃徃皆唐人

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髡其髮女子則於頰門翦髮似錢大以此為孝耳國主仍有塔堊埋但不知堊身與堊骨耳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樹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中僅可通小舟深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耕種者指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泮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耒耜鎌鋤之器雖稍相類而制自不同又有一等野田不種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但糞田及種蔬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不與之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為所鄙每三兩家共掘地為一

坑蓋其草滿則填之又別掘地為之凡登溷既畢必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拿鉢見唐人登廁用紙揩拭者笑之甚至不欲其登門婦女亦有立而溺者

自入真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昧長江巨港綿亘數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禽獸之聲暋雜其間至半港而始見有曠田絕無寸木彌望兀兀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群聚于此地又有竹坡亦綿亘數百里其間竹節相間生刺筍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

山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豕屯聚養育之地珍禽奇獸不計其數細色有翠毛象牙犀角黃臘麝色有降真豈蔻畫黃紫梗大風子油翡翠其得也頗難蓋叢林中有池池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葉蔽身而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則

暹有一日獲三五隻有終日全不得者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二牙舊傳謂每歲一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上也自死而隨時爲人所取者次之死于山中多年者斯爲下矣黃蠟出於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腰蜂如螻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船可收二三千塊每塊大者三四十斤小者亦不下十八九斤犀角白而帶花者爲上黑爲下降真生叢林中番人頗費斫斫之勞蓋此乃樹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小者亦不下四五寸荳蔻皆野人山上所種畫黃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預先一年以刀斫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于一等樹枝間一如桑寄生之狀亦頗難得大風子油乃大樹之子狀如椰子而圓中有子數十枚胡椒間亦有之纏藤而生累累如綠草子其生而

青者更辣

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者亦利其能買寶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即罷無居鋪但以蓬席之類鋪于地間各有處聞亦有納官司賃地錢小交關則用米穀及唐貨次則用布若大交關則用金銀往往土人最朴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脫騙欺負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其地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爲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錫蠟温州之漆盤泉州之青篋器及水銀銀硃紙劄硫黃焰硝檀香白芷麝香麻布黃草布雨傘鐵鍋銅盤水珠桐油篋箕木梳針其麓重則如明州之蓆甚欲得者則菽麥也然不可將去且石榴甘蔗荷花蓮藕芋桃蕉芋與中國同荔枝橘子狀雖同而酸其

餘皆中國所未曾見樹木亦甚各別草木更多且香而艷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其名至若桃李杏梅松栢杉檜梨棗楊柳桂蘭菊蕊之類皆所無也其中正月亦有荷花

禽有孔雀翡翠鸚鵡乃中國所無餘如鷹鴉鷺鴛雀兒鷓鴣鶴野鴨黃雀等物皆有之所無者喜鵲鴻鴈黃鶯杜宇燕鴿之屬

獸有犀象野牛山馬乃中國所無者其餘如虎豹熊羆野豬麋鹿麀鹿猿狐之類甚多所少者獅子猩猩駱駝耳鷄鴨牛馬猪羊所不在論也馬甚矮小牛甚多生敢騎死不敢食亦不敢剥其皮聽其腐爛而已以其與人出力故也但以駕車耳在先無鵝近有舟人自中國携去故得其種鼠有大如猫者又有一等鼠頭腦絕類新生小狗兒

蔬菜有葱芥韭茄瓜西瓜冬瓜王瓜莧菜所無者蘿蔔生菜苦蕒菠菘之類瓜茄正月間即有之茄樹有經數年不除者木綿花樹高可過屋有十餘年不換者不識名之菜甚多水中之菜亦多種魚鱉惟黑鯉魚最多其他如鯉鯽草魚最多有吐哺魚大者重二斤已上有不識名之魚亦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來者至若海中之魚色色有之鱈魚湖鰻田鷄土人不食入夜則縱橫道途間鼈鼉大如合芋雖六藏之龜亦充食用查南之蝦重一斤已上真蒲龜脚可長八九寸許鰐魚大者如船有四脚絕類龍特無角耳肚甚脆美蛤蜊蝸螺之屬淡水洋中可捧而得獨不見蟹想亦有之而人不食耳

酒有四等第一唐人呼為蜜糖酒用藥麴以蜜及水中半為之其次

者土人呼爲朋牙四以樹葉爲之朋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
又其次以米或以剩飯爲之名曰包稜角蓋包稜角者米也其下
有糖鑑酒以糖爲之又入港濱水又有艾漿酒蓋有一等艾華生
于水濱其漿可以釀酒

醜物國中無禁自真蒲巴澗濱海等處率皆燒山間更有一等石味
勝于鹽可琢以成器土人不能爲醋羹中欲酸則着以咸平樹葉
樹既莢則用莢既生子則用子亦不識合醬爲無麥與豆故也亦
不曾造麴蓋以蜜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如鄉間白酒
藥之狀

土人皆不事蠶桑婦人亦不曉針線縫補之事僅能織木綿布而已
亦不能紡但以手理成條無機杼以織但以一頭縛腰一頭

梭亦止用一竹管近年暹人來居却以蠶桑爲業桑種蠶種皆自
暹中來亦無麻苧惟有絡麻暹人却以絲自織阜綾衣着暹婦却
能縫補土人打布損破皆倩其補之

尋常人家房舍之外別無卓幾孟桶之類但作飯則用一瓦釜作羹
又用一瓦鉢埋三石爲甕以椰子殼爲杓盛飯用中國瓦盤或
銅盤羹則用樹葉造一小碗雖盛汁亦不漏又以艾葉製一小杓
用兜汁入口用畢則棄之雖祭祀神佛亦然又以一錫器或瓦器
盛水于傍用以蘸手蓋飯只用手拏其粘於手非此水不能去也
飲酒則用鐵注子貧人則用瓦鉢子若府第富室則一一用銀至
有用金者國之慶賀多用金爲器皿制度形狀又別地下所鋪者
明州之草席或有鋪虎豹鹿鹿等皮及藤篋者近新置矮卓高尺

許曠只竹席卧於板近又用矮床者往往皆唐人制作也食品用布罩國畫肉中以銷金縑帛爲之皆舶商所饋也稻不用礬止用杵舂碓耳

輜之制以一木植其中兩頭豎起雕刻花樣以金銀裹之所謂金銀輜枚者此也每頭一尺之內釘鉤子以大布一條厚摺用繩繫于兩頭鉤中人挽於布以兩人擡之輜則又加一物如船蓬而更闊飾以五色縑帛四人扛有隨輜而走若遠行亦有騎象騎馬者亦有用車者車之制却與他地一般馬無鞍象無筓可坐

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之開成版既費木且費工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亦用鐵釘上以莖葉蓋覆却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爲新濠用權所粘之油魚

油也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却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撐開腹大兩頭尖無蓬可載數人止以權划之名爲皮闌

屬郡九十餘曰真蒲曰查南曰巴澗曰莫良曰八薛曰蒲買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賴敢坑曰八厮里其餘不能悉記各置官屬皆以木排柵爲城

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亦自有鎮守之官名爲買節大路上有自有歇息如郵亭之類其名爲森太近與進人交兵皆成曠地前此於八月內取膽蓋占城王每年索人膽一甕萬千餘枚遇夜則多方令人於城中及村落去處遇有夜行者以繩兜住其頭用小刀於右脇下取去其膽俟數足以饋占城王獨不取唐人之膽蓋因一年取唐人一膽雜于其中遂致甕中之膽俱臭腐而不可用

故也近年已除取贍之事另置取贍官屬居北門之裏

東門之裏有蠻人淫其妹者皮肉相粘不開歷三日不食而俱死余鄉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謂兩見此事蓋其用聖佛之靈如此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過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無浴室孟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形入池惟父母尊年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長亦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門入水而已或三四日五六日城中婦人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漾洗至河中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於河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畧不以爲耻自踵至頂皆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常温

如湯惟五更則微涼至日出則復温

唐人之爲水手者利其國中不着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爲往往皆逃逸于彼

軍馬亦是裸體洗足右手執標槍左手執戰牌別無所謂弓箭砲石甲冑之屬傳聞與暹人相攻皆驅百姓使戰往往亦別無智畧謀畫

在先國主轍迹未嘗離戶蓋亦防有不測之變也新主乃故國主之婿原以典兵爲職其婦翁愛女女密竊金劍以往其夫以故親子不得承襲嘗謀起兵爲新主所覺斬其趾而安置於幽室新主身嵌聖鐵縱使刀箭之屬著體不能爲害因恃此遂敢出戶余宿留歲餘見其出者四五凡出時諸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

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成一隊雖白日亦照燭又有宮女皆執內中金銀器皿及文飾之具制度迥別不知其何所用又有宮女執標槍標牌為內兵又成一隊又有羊車馬車皆以金為飾其諸臣僚國戚皆騎象在前遠望紅涼傘不計其數又其次則國主之妻及妾媵或轎或車或馬或象其銷金涼傘何止百餘其後則是國主立于象上手持寶劍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銷金白涼傘凡二十餘柄其傘柄皆金為之其四圍擁簇之象甚多又有軍馬護之若遊近處止用金轎子皆以宮女擡之大凡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觀者皆當跪地頂禮名為三罷不然則為貌事者所擒不虛釋也每日國主兩次坐衙治事亦無定文及諸臣與百姓之欲見國主者皆列坐地上以俟少頃內中隱隱有樂

聲在外方吹螺以迎之聞止用金車子來處稍遠須臾見二宮女織手捲簾而國主乃仗劍立於金窻之中臣僚以下皆合掌叩頭螺聲方絕乃許擡頭國主特隨亦就坐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言事既畢國主尋即轉身二宮女復垂其簾諸人各起以此觀之雖蠻貊之邦未嘗不知有君也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四

炎徼紀聞

岑猛

錢唐田汝成撰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叙漢武陰侯岑彭後宋元問世為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為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為知府溥二子長琥次猛弘治六年九月琥以失愛弒溥江中土目黃驥李蠻發兵誅琥既而驥蠻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濬方豪舉行兩江驥遂賂濬脇猛分地畀驥始兵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

驥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構讐不可居解是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偽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為田州府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復糞軍功序遷知府為重乃言督府征調頭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讙譽猛者藉甚會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為之語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邏柴棘頃之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

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頗怨望驕蹇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攫賂如曩時于是浸潤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轢諸土官平生睚眦怒必報當而後已或言猛蓄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此惴猛冀墨其貲猛顧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恙恨疏猛旦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鏞代之謨雅知猛無反心欲不舉而鏞子涑亦以書諫請勿征時巡按御史謝汝儀與鏞有隙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鏞胸從官却之汝儀大怒廉得涑書誣涑納猛萬金鏞皇恐乃再疏請征猛 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鏞偕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朝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裂帛書狀陳軍門言蟻虱小臣非

歷代小史 卷一百四
有他意惟天官察之鎮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沈
希儀擊斬之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
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鳩殺之斬
首歸官軍語在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
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芝祿匿民間鎮見岑氏單弱
計田州可遂城乃陳狀疏請流官治田州 上從之未幾田州土
目盧蘓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滿
去御史石金代之金黨汝儀而左布政使嚴紘貪事張邦信又素
不為鎮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偽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
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陟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旦
暮不保靖江及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鎮罔上寡

謀攘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大怒以璽書切
責鎮落職而吏部侍郎桂萼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
上從之勅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守仁家
居鎮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
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竄之頃之兩廣
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鎮大怒疑左右胥掾所誤也呼曰吾事敗
矣竟鬱鬱守代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
服栗聽命而守仁顧益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城乃以明
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蘓受蘓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
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
無殺蘓受意使人言蘓受須納萬金丐命蘓受大悔恚言督府誑

我且倉卒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
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蘓受母
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蘓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
仁許之蘓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
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蘓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
之論杖一百蘓受不克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
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
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輓抗如破壞之舟漂
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偶未
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
峪徭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

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
一獨誑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
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邗相為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蘓
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
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為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為總
兵一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既罷田州之後遂移兵率盧蘓等攻八
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蘓受等功伐時兵部侍郎張璉及桂萼等
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
富代為提督富奏言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蠻若改設流官則邊
防之守獨我當之弘治間岑濬絕後改設流官二十年来叛者數
起糜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為鑒不遠思恩是也臣議以為

田州宜降州治不必再設府治以騷遠夷 朝議許之乃以岑邦相為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纔十五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蘓自矜興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蘓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錢贖必贖此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蘓盧蘓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捷之佑言盧變盧蘓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捷邦相盧蘓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秉也愈益恚恨蘓蘓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彦之子芝鬚齷矣佑搜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

行而邦相復供帳甘言謝佑行毒酒中既罷而邦相覺芝亡追捕弗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畜芝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蘓遣其黨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王戴慶謀伐盧蘓盧蘓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蘓伏甲寢中諸土目曰布伯何疾苦幸強飯自愛蘓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曰布伯何故出此言一州人誰不延頸願為布伯死者蘓曰噫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同心緩湏吏死足矣諸土目覺蘓話言非是皆應曰誰敢不同心者蘓因指羅王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興執王慶座中斬之因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孺子芝實岑氏嫡裔不于此時

樹立後難圖矣諸士目皆擢頰首曰敢不惟命蘓曰頃公等留妻
子為質即日以甲士千人劫諸士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
蘓弒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敘立謹
率州人合辭以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
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直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常
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蘓以僕殺主也合兵助邦佐
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盧蘓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璫蘓壻
也蘓急求救於璫璫遂乘虛擣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盧蘓追躡
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諧乃遣人諭真寶等
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蘓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諧已憂去都
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諧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

曰田州肆孽逆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蘓故問
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叅議陳大珊當勘
議曰盧蘓敗畧稱亂弒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
當直敘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
不孝奪其母贍田疇部下盧蘓因衆然而殺之朝議果置蘓不
問于是兩江土官咸附膺嘆曰殺人不抵弒主無刑吾輩手足腎
腸皆懸僕妾矣十七年藤峽之後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蘓與其子
鳳以兵從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興蘓鳳故逗遛不進且給良輔
軍於他所而父子自為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
翁萬達萬達密與副總兵張經及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
人剽貨耳盧蘓之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

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經汝成曰僕等抱心
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為之奈何萬達曰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
盧蘓之宿黨也近聞有恨于盧蘓而黨於岑芝召而圖之無不可
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
門主張當斬此賊於萬衆之中令其軍帖然不動經等遂與歃血
為盟而隱之乃為書暴蘓罪亂狀言於督府曰田州頭目盧蘓黨
逆猛構亂荼毒兩江猛誅蘓復結王受稱兵再謀不軌迫逐守臣
攻陷旁郡姚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撫之而有待豈期新建尋
故大憝通誅海內腕扼蘓獸心益肆悔文罔聞敢以睚眦之讐弒
其主邦相往時諸夷猶知主僕名分忌不敢干今則成裂網常厲
階為梗茲者藤峽之後分道進攻紫荆諸巢實其吭背須得統

乃可成功初以蘓懲創之餘必盡死力分隸首隊企有悛心不意
豺狼之資傲狠如故藐視軍令遠限五晨及至屯軍左次便地賣
路縱賊幾敗膚功若不殲此老奸則兩江土官誰肯用命况倡義
發難寔自其心腹黃仲金為之非某等所能強迫也仲金識事體
聽其言有奇氣內訶外奇萬萬無慮不然彼亦豈肯蔑身家而履
奇禍輕然諾以讐黨與哉事出有名機不可再惟明公圖之都御
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取盧蘓何監軍
之多事也即日遣旗牌星馳營中坐鎮於是機事頗洩而盧蘓夜
遁萬達頓足嘆曰惜哉愚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論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嘆馭夷之失策
也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周人疆以戎索之意自韓襄毅公之

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吊其民誰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當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盧蘓倡亂抗敗王師雖八議不宥新建伯受鉞專征總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叅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蘓受大戮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迨乎盧蘓再叛弑主犯諸酋之怒當是時諧肯以一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隻鏃費斗糧而此獠齏粉矣蔽奸罔上失諸夷心彼其人寧復顧國家大體哉若夫紘金汝儀邦信讒妬參合誣人以逞直苛姦淺夫不責天子又聞員外郎吳鼎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蓋桂萼

居多云萼自以遭時際主致位輔宰非立奇功不足賈重後世會安南有亂萼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指授守仁若專為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竟許萼指直於奏尾稍稍及之萼遂恚憾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詘其名嗚呼使其然謫秘又何如也

岑璋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畧善養士兵冠右江時岑猛以不法獲譴督府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馘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勅曰可既而都御史姚鏞將舉兵慮璋以婦翁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乃對曰頭主公按兵旬日當探領要以復也鏞許諾希儀既出而部

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投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持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讐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死漏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來喜訝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来耶臣故默然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臣曰肺腑之交契濶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益默然璋曰臣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侮隣讐將逮勘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駢心

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由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赤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渡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鏐鏐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璋張佑程鑒張經等將之而叅政胡堯元等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什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裾裏鑿戰時當投示幸天兵擇舍之希儀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隘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

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閃而不覲歸順
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聞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
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經而璋先已築別館僻
隈美女妖童牲穀咸備至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
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
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涕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既入處左右無
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
交南不敢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
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醞迎軍三十里
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牯繫之一榻侑列十醞堯元等怪
璋暇整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

軍安之璋乃綸巾篋服雜佩上首揮塵尾逍詣諸將叩首曰死
罪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
知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還
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
草者璋曰易易耳令人爲猛草奏促猛出印實封之璋既知猛印
所在乃設酒賀猛猛樂飲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鴛飲一甌獻猛曰
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竟墮老
奸矣遂仰鳩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
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鬻攘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颯馳軍門
則猛首已梟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絃等
復害鎮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也御史石金

歷代小史 卷之四
遂劾鎮落職而希儀等項不論功璋大恨遜職於子璫而黃冠學
辟穀矣

論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持之趙臣啓之沈希儀主之而功皆不
錄何以勸後來也兩廣威令浸不行於土官什九類此書生無遠
畧有司惜小費急則倉皇漫許已則避泥食言瑣瑣戚戚與謗參
嫉醜負不顧彼其人寧惜軍國重輕哉

趙楷 李寰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於洪武初以萬戶府歸
附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鏞女也負其家
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傳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
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為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

購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
深然之遂以媵僕韋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
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璋實
源子當立為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者
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張聲甚侈楷言於猛
曰公主欲納璋非朝命無以率衆今幸兩京差來邊民莫知何者
借勢而圖之蔑不濟矣猛大喜遂行千金兩舍人詭云有制以偽
檄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左江
大震相挈印奔兜村猛遂縱兵掠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先是相二
子長熒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
元為奴都御史楊旦總兵官朱麒以變聞而猛通賂都督錢寧

首寢不問 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弒
燈州人立其族弟煖時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幕客岑伯高者
幸用事楷行賂伯高言煖異姓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惑之
遣上思州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黨伯高言楷誠當立以州印畀
楷楷遂弒煖大亂州人恚恨曰禍我家者天官也而州目黃安黎
容等潛往田州購寶寶時為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容等行百金
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總兵官仇鸞曰趙楷誠逆節顧
其勢已張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年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
謀殺寶富憂之為寶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
趙寶以厚利償汝為富家翁不猶愈於為官乎楷不聽會寶約楷
幸門客李談計說楷一日談楷語歡甚謂楷曰卿相與富翁孰樂

也楷曰卿相樂耳富翁安可方也談曰不然卿相佐理萬機競
昕夕一不稱旨則斥戮隨之乃富翁連田服賈以規羨溢袒紈襦
綺歌舞盈庭耳不聞稼穡之艱難心不關案牘之糾轄以此方之
孰憂孰樂楷笑曰如君言則富翁反樂矣談因曰人生行樂耳何
以官為士官家法主公所知也舉箸防毒即枕慮刺出非甲冑不
行入非高鍵不居賓從無促席之娛媵妾無更衣之侍怵怵惕惕
如逃空谷一有戒心床夜五徙若此者不如牧豎猶得抱犢擁芻
藋軒達曙楷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深居遠害雖虎豹亦有之故
千金之子必重垣三家之市必複力不為病也乃我士官雜襲夷
風脫略王法徵兵不待符檄之合慮囚不煩律例之讞盼睐則節
屋生輝揮霍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談卿相矧于富翁故不若為

歷代小史 一百四卷
官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未知其三主家簪纓而禪者九世矣保
首領者幾人也向為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厲憐王
夫厲惡疾也而猶憐王者誠憫生而惕禍也楷知談劇切已也不
憚而罷談亦逝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諭楷楷計寶弱易與且趙
宗單寶死官必及已不如微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
官還寶也督府大喜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
既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常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
所應美姿容自喜寶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為應奏言應源
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
日荒悍嘗宮姣男子王良以為闖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
畿甸之民忍殘其身以干進者欲藉勢官家微富貴耳汝安所圖

哉哉頭閨闈與獷豕無異曾不若騰馬繫牛之適也良曰恨不別
腎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為若主何如良曰幸甚楷乃糾州目御
瑀李旭林盛等謀伐寶州人怨寶莫為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干
人伐寶夜及寢門諤良曰至矣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
所斬之截枝拇及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主自立朝議
征之登庸咲曰中國土官比比弑逆數十年無能正法者而獨慮
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酋李寰比周於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
使翁萬達及汝成曰願二君戢定也萬達謂汝成曰此賊非計擒
禍且不測時汝成鎮撫藤峽萬達獨行郡至南寧故沉滯不為理
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丐我故
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

我當貸之且以官界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時時稱楷智勇冠軍
即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
地圖來獻萬達留語旬日楷浸慰弛不為備部兵多以乏糧遣歸
者萬達召楷及鄧禹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
命盡今日矣宜自為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為書諭汝黨勿亂也
楷皇恐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
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奈何萬達曰食言者有如此日呼血而
與之盟楷乃流涕頭搶地曰楷知罪矣為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
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萬達既得書即日杖楷等斃之
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汝成立之一州悉定
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李寰者廣西

憑祥州土官庶子也其先李昇 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
巡檢 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
南關為左江要害 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
一十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焉
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珏爭立珍挈印奔况村况村土舍黃泰以其
姊黃孟妻之珏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蘓寄枝
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蕭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失守宗祧越
在草莽若以君之靈得復入奉烝嘗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
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珏奔磬柳久之南
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
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為公耻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蘓寄枝李

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特芳長矣詭云廣
寧孫也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而
李珍日羞淫無度醉即手刃人州人患之寔謀廢立而珍妻黃孟
亦以失寵孤憤寔通焉十七年三月寔謂歐紹賢周縉曰李珍不
道賊虐部民吾欲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黃泰
疑不助也試為主公緩頰探之徃見黃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
妻而滿於他妻者其妻之父母聞而弗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
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女是不有其父也不禮其妹是不有其
兄弟也若若忍之是不自有其先人也辱先之人謂之不孝是垢
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寔曰主公無慮黃泰不助珍也寔
遂約李滿蘓寄枝將為亂患趙琪掌外甲也以兵劫琪曰吾欲云

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之盟而隱之紹賢等曰未也舉大事
而無內應譬之啓鑰無簧難以入矣寔曰善而李珍之妾蒔玖者
有淫行寔乃遣刺客趙應偽為珍謂蒔玖曰主君聞子有私人遣
我夜伺子蒔玖皇恐曰奈何趙應曰不如亡也主君猜忌久矣不
亡必死蒔玖頓首曰幸公生之應許諾寔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
十即將即子排闥無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沉醉乙夜趙應竊蒔
玖穴垣亡項之蘓寄枝巡徼偽驚譁曰聞寶何謠也黃孟驚起開
門而寔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清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
琪匿不至寔遂持黃孟並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
明日寔置酒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竊嘆寔私於歐紹
賢曰是夫腹誹者就座中擊殺之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反因厚賂

寰為嚮道曰急緩織鉅告我變聞都御史蔡經大駭屬副使翁萬
達圖之萬達曰是未可以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反虜
急之且為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也乃遣人諭寰曰天
子將有事於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寰遂自荐
一曰願効力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
一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辨白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心事乃
白耳泰謹諾八月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
祥襲之擒李寰李滿蘓寄枝等論死即日榜其黨曰罪止寰等數
人雖父子不及也一州怙然已而李珏李時芳復爭立汝成以分
守至左江會萬達鞠之而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云當立奸民
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直李璉子廣寧孫也萬達汝成力判曰

之乃論時芳死黜珏而立李珏之子佛嗣珍

論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
夷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踈節闊目恢而不弛寓
約束於假借 洪武 永樂 皇稜大抗四隩既同時掣鯨鯢寡
懲衆誠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 弘治已前恬熙世際詳內畧
外諸酋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
正德中權奸橫江太閹蔡之紀綱瀾渙邊機幕議非昧不行開府
監司因以為利啓夷狄輕侮 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
者以章賂收類賢者以避嫌微名承勘展轉徃徃摘疵文致牽其
前人以沮請寄淹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宄
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覲然食約致彼舐望長傲誨侮此其魁

尤迫乎逆節滋蔓僵屍喋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
安可弭也龍馮之變皆以繼及宋明嫡孽爭立姁與不誅多歷年
所揮霍塞隈貽屬國觀哂於鑠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徙隧笑言設
伏剪削禍本賢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裸其所經畧黽勉則予與
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道謀悅而不憚賢墨
一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黃琬

黃琬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皆土官弟珣以世嫡為思明知府 正
統中琬以捍禦功授立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
八年威振境內 景泰二年八月珣之嫡子鉢怨不得襲琬以計
授之聚兵五千圍府執珣及兄鈞等弑之已而又圖奪嫡乃盡發

鉢罪使其子灑陽聞于官若欲為珣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棠
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鞠實之琬坐罪當死時 純皇帝在東宮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琬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
為皇太子 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
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強之翱不得
已亦署名上如所請于是 憲宗出就沂邸大臣皆進官行賞有
差翔得賜元寶頓足扣案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
吾儕媿死矣琬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誥命極其褒獎進都督充
叅將勢焰灼人多趨其門棠致仕未幾見濟薨謚懷愍太子英皇
復辟 憲宗復位東宮時琬已死命發棺鞭其屍
論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愍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罪焉而其子

孫作家狀亦云 景皇帝大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
是殆為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肅愍豈其情耶所見或有一
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為功肅愍不為開陳大體何也
其後鍾御史同章儀制論廖少卿莊相繼請復儲被杖瀕死目之
遺烈可勝誅哉

斷藤峽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遶潯州碕盡磯排灘瀧洶
湍兩岫萬山盤礴六百餘里西北聯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
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左江而下
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淫蒼梧大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宣鄉
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而右貴縣之龍山左

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巢峒屋列不可殫名而西羅綠東
紫荆後根姜老鼠白面橫石寺塘桂州厓僊女關九層樓尤極險
院入者緣木攀蘿往往迷徑而返峽以南山稍廉瘠而牛腸大岫
大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塞難通自紫荆折而稍東
為茶山為力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為永安又東為
朦朧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荆折而東北為沙田為林峒迤北折
而稍西為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為長洲象州修仁之境
也自紫荆折而南為鵬化為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為五屯
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猺蠻盤據各有宗黨而藍胡侯盤四姓為
之渠魁山多縵土沃而敏樹諸猺皆側耕危獲不服租庸茶山邏
運之隩衍間龍窠沉雲晝結懸燈迴繞絕壁臨谿手挽足移十步

九折其幽厓與谷是生伶人雕題竒狀若猩狒散育莽中不室而
處饑則拾橡薯射狐鼠雜蜂蠆蟻蚋卉衣血食言語侏儻雖四姓
諸徭亦莫能重譯也諸徭憨悍難曉好殺輕生憚見官府徃徃通
向化徭老結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
右為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
里以力山為中界諸賊徃徃相通互為死黨力山之人善以毒藥
傳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巔立而環眺
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盱眙而知急則稀竄林
中不可䟽捕廣西之諺云益有一斗米莫沂藤峽水囊有一陌錢
莫上府江船 景泰中徭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墮郡縣
戕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徭為之嚮應其勢益張守臣

惶恐率以甘言噢之賊愈驕縱變聞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也
天順中 詔名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鬱林
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鯨鯢風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
戴罪守官莫保朝夕

憲皇帝即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皆由
守臣失策以招撫為功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搥
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左叅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
僚罕與倫比 陛下誠以討賊屬之斯人可道南顧 上然之乃
以雍為左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
為遊擊將軍大監盧康陳宣監視軍務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
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汪霖而閩外之事一以屬雍 勅曰將士

有功者得自署使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
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破盜賊蜂
屯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隨在撲之候其團結乃
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窮禍也大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
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湧流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諺所謂救火
焉而噓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殲餘必投刃而
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
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討滅之戮失機指揮李瑛等四人將士股
栗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而議曰脩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
翼不剪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
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

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
密菁重嶺人不旋踵三時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
領今歲兵聲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待其自斃
耳雍曰不然峽山遼濶岐路紛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
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
藥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禡魄不
若因而藥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以總兵歐信左
叅將孫麒高端都指揮夏正葛宗蔭指揮王瑛等將之征象州武
宣分為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瑛
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為八
道攻其南以左叅將孫震指揮程文章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

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
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
令都指揮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
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
石門道袍屋屢紫荆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皆遁入桂
州橫石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
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賊
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明年
正月既望班師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為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
斗延亘兩厓諸蠻蟻渡若徒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
也捷聞 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獯獩之性喜縱而惡

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率僅已剪除肆孽尚遣千數頃雖
董固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謹謹竊
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鞠在禁
五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為鳥獸之族豈識藝倫曖昧之言訐自中
冓即使文傳成獄亦且稱屈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
徼 陛下若宥其宿愆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為諸獯之
長撫安流允舉開苗畬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
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
橫行故制盜於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於既張疲萬人而不足
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
辨土音不諳地理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政

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貴零扶寨等皆久參行伍亦效勤勞至於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况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為宜移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移靖寧巡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司於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遏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力流官因俗防守至於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獯人與猺異黨 洪武初獯首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頌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為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既物故而即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後臣遣千戶

李慶招之諸獯莫不挺刃應援臣以為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一舊穴曩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中所就於本土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為之首師以福孫仲瑛為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跡入 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于潯州以岑鐸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雍議也自是民有寧宇者三十餘年 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尤甚橫江禦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耳可委而哺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就水許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以為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 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算稍不愜即掠殺之必賂求乃免于是潯人為之語曰昔永通全

求通求不獲堊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言於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迤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實曲蔽之賊益恣肆其酋侯勝海居弩灘為亂而武靖頭目黃貴帝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臣曰貴等力能僕殺此獠翰臣素佻闕寡謀遽喜曰任若等為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噪眾城下殺廂民二人去僉事鄒閱左叅將孫繼武詣都御史潘旦言狀請征之右叅將沈希儀在座諫曰猾賊未易取也須開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恚恨謂閱曰是夫戈戈攘功者閱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溯流擊弩灘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閱乃張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其

地且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滅威不彰立堡難守非便旦不聽六月堡成閱命黃貴帝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猺大憤而岑邦佐亦忌貴香等擅利復從瀘之公丁遂鳩其黨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免變聞旦媿怒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詔曰可已而閱繼武皆落職會旦亦去右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集諸司問計曰諸君度峽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公曰徃歲七山之賊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剪滅此非八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伐而兩廣軍政有勦有征襲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勦也由沈君言則征也

雖然今日之舉賊備我久矣勦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然之會有
安南之議未逞也已而公丁等盜橫放草竊潯人苦之萬達言狀
督府乃議亟舉而巡按御史鄒堯臣贊畫甚力遂會安遠侯柳珣
以軍事屬萬達旦曰苟得渠魁則餘可畧取也百戶許雄者素通
徭為盜萬達廉其迹以死劫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皇恐頓首願
効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款良徭也為讐家誣構乃捕係訟
公丁者數人責以啓釁公丁果遣人列寃狀萬達陽許白之又畀
雄百金予貸諸徭因以本業捐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
按支郡而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屬汝成汝成敬諾復召雄申飭
之雄乃詒公丁曰若為潯人指名久矣吾為若危之分守公新到
何不自陳言寇堡事他徭所為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復列寃狀

汝成曰聞之誠寃也慰而遣之响廂民被殺者家出歐公丁一市
皆哄游徼連逮入獄亟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言他徭為之
須鞫實乃坐若等誠為公丁寃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
救無以一公丁為禍本也諸蠻唯唯讐服咸願棄公丁無一譁者
遂檻致軍門磔於市汝成乃言督府首惡已擒黨與按堵機會可
襲無如此時開春雨水綿密厓蹙窄滑瘴癘鬱蒸非兵興之利也
况消息一振魚散鳥驚雖有銳騎犀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會沈
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達監之會於南寧而
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維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僉事
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成
振吳同章屬焉紀功則副使蕭晚督餉則汝成暨右叅政林士元

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禡魄王者之師示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不可賊驚遁久矣勦之無功祇樹怨耳何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蠻未有大得志而返者君今欲殲之耶殲之不得必且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為德也萬達曰不然我不顯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懾人心不懾雖厚施不為德也經曰紫荊賊藪也譬之蜂窠振觸即糜沸姑舍之何如萬達曰不可紫荊不遏則賊遁府江安可舍也經持論益急督府惑之汝成乃言曰妄聞幕議藤峽之後將以猝勦舉之不識果否竊謂猝勦之策大非今茲所宜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掩襲而取庶可成功迺者消息浸疎而軍事未集諸蠻自度不免疑栗益深必且時糗采巢以備伏匿而桂州厓九層樓諸所尤為喫塞紫荊山沙

林峒問道又與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搜恐無所得况猝勦一失必損軍威愈至猖狂益招玩侮他日一方之禍更有可憂夫遙度不可以制軍惜費不足以成事成不佞籌訊於此審矣願明公熟察之督府乃下三司會議左布政使祝續按察使陸銓都指揮同知余恩等咸是萬達汝成遂一如所議云時十八年正月也萬達既部勒諸軍復言督府曰峽以南固劇賊也第今兵力不可併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督府從之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荊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昇以七千五百人由三等村渡蓼水攻二驢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儀洪泥梅嶺諸巢凌溥以五千人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

諸巢周維新以七千八百人由白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
諸巢孫文繡以八百人攻藤峽遡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右軍則
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流而下攻碧灘綠水諸
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而東攻羅淥上峒戚振以四千二
百人攻羅淥中峒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下洞南北夾擊賊大
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鏖
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酋老約避敵毋結巢 成化
間結巢桂州厓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子遺者今直漫走星散
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費餽餉退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運
山矣經萬達遂移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繞出其背
賊乃刊巨木塞隘徑道布蒺藜築茶懸石樹杪急則絕之走坂如

如伏機弩毒鏢戟莽中觸者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
百級賊愈大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土目盧蕪復受
賊賂歛軍縱之賊遂漫匿山中險不可躡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
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茲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
里云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
之斬首五十七級是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
時部將獻策欲搜捕之萬達曰不可殲餘孽而擾良民兵家謬計
吾且將留此以耀示諸徭使知良民之利益堅其向化之心也乃
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畢後招其餘黨三百二十人降
之而江南胡姓諸徭投順者千人藤峽悉平萬達汝成相與獻議
于督府曰嘗聞禁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浹然

立法貴於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嘗細酌夷情博訊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畧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獠之亂萌於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疆割其故宇終為負固難以革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蓼水墾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遶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獸之有圈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憚於脊絡野鹿駭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尪之性仍在約束大驟則簡野之俗莫堪按之故牘曾有准入狼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首蠶食編民則廂里魚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為甲甲有總五家為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為之每月

保長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姑勿屬之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廛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徭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於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獠賈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貪攘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獠憑據利地厚其徒黨衷兜鞫頑官司一切因循為苟且姑息之法掣掣商賈瓦器魚鹽公為齎給如以賂貽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焰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閼不通譬之聚膾而却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

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
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為覆轍而遂疑立堡之
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群兇已剪殘黨歸降威振法行
宜與更始况虛市既立賈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
賊求通示弱誨侮但弩灘浪灘兩處徭人既徙平地則遼廣舊穴
恐有客賊棄之而賓旅往來不為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慎今
一勞永逸則宜革秦寇之例杜賈禍之媒兩處灘碕各立營堡戍
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
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徭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
藏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
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

攜隔應援為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
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叅將提調量於右江
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
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
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
給符牌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
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
尋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為蓼水北疇乃紫荆竹踏梅嶺大
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袤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
治其後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 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
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縱嗜

一百四卷
十八
愆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為快 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
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邗佐還知本州邗佐復任
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克殘圯類啗人毒於猛虎部民無罪而赤族
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孑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狼家以
為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
州無干邗佐乃夤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浚剝萬端奪其田而賣
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
恣意馳蕩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
賄分贓頃以睚眦之怒慙嗾諸徭攻墮營壘日兵死者二百餘人
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闊難
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為民衛比與 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

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徒擁我
地譬之贅疣已為不可况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
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焉可宥
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
其酋覃仲瑛為吏目以僮民為土兵以其地稅為月糧以供軍食
潯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
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繕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
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為武靖屯田
千戶所推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
提調編為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邗佐之子為吏目
協同管理其左江叅將每歲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

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闊民獯雜處積年稱亂控禦為難議者欲於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則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為伍不費軍儲况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於土官控要而制遠疆盜以安民是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劫借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 天順 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遺棄田土鞫為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兇漏網尚肆憑凌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家徙潯護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猾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詭寄狼名影射

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田圓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谿澗為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一冊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徭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但有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註本甲名為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其見在狼丁編為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足為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

培克貼戶之資轉顧替後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為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士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曠役有司官員罷閣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閒及以此輩影替祇候夫隸季入其直以充囊橐竊惟款兵身後親當雇當皆為未便獨徵銀雇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原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餘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名每月徵銀伍錢在官以充雇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為率每月科銀六錢徵收雇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所募之人不論士著寄居民狼狽獯必求精銳開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今各自認五人為伍五伍為隊隊有申四隊為哨哨有長四哨

為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為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為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曰權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費若一二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二包各重九十觔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

百一十三件折銀一錢八分次六百四十六件折銀一錢伍分又
次四百五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徭名
為準頭常例今既議革給徭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
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
稅則例每包折銀三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從之捷聞 上甚喜
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滅江山滌清 朕心嘉之安遠侯珣
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三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兼右副都御
史加俸一級各償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副總兵經銀五十兩紵
絲六表裏副使萬達叅議汝成各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叅政士
元副使廷振署都指揮僉事乾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經等俱
進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晚各銀二十兩叅將希儀銀一十五兩

指揮王良輔而下陞賞有差

論曰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
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為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
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
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荆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
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於府江
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遶遶三百餘里萬山叅錯曲徑盤雲草樹凄
迷巖若禾麥暴客踈伏土著者少而外禦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
魅一有警急即狼竄麋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
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
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道探其塞易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

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踈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戇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為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為之掩慝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畧救寇之策斯其首端乎至于調發土官徃徃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為時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

右本為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頗徙分隔而情踈易於欺慢寡謀怯膽則相與構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蜩縮莫敢誰何若有罅可投即誘以甘聲陷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為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庶土酋帖服邊患稍寧耳

奢香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霽翠之妻也霽翠之先火濟者蜀漢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珮宋普貴元阿晝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大鬼主霽翠仕元四川行省

左丞兼順元宣慰使 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 高皇帝嘉之以霽翠為貴州宣慰使欽為宣慰同知得各統所部而霽翠兵獨強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懾羅夷羅夷畏之號馬閻王霽翠死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燁械致奢香裸梃之欲以激怒諸羅為兵釁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亦死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誑吾為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馳見 太祖白事 太祖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服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騷屑恐一旦糜沸反謂妾等不戢敢昧死以聞 太祖然之還宮以語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燁忠索無他腸第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命 高后召劉氏宮中訊

之曰汝能為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即拊簡奢香令速入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馳見 太祖自陳世家守土功及馬燁罪狀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為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 聖恩當令子孫世戢羅夷不敢生事 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為 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 太祖許之乃召燁入朝議事燁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太恨曰孰謂馬閻王乃為二妮子坑耶悔不根雞赭為血海也既入見 太祖數其罪狀燁一無所答第曰臣自分梟首久矣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為汝忍心除害矣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 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賞賚甚厚命所過有司皆陳兵耀

之奢香既歸以威德宣諭羅夷羅夷皆怙然懾服奢香乃開赤水
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匹廩餼世世辦也

論曰馬燁功勳史不概見貴州人獨能談之嘗築會城磚厚五寸
許一不中程即殺作者令諸夷自窰所達城所駢立而接運終日
無敢跛倚廳事以合抱木為之至今無傾 永樂初有顧晟者守
貴州修燁故事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然晟以靖難功眷任特厚不
疑所行噫燁殆數奇不幸矣

安貴榮

安貴榮者霽翠之孫也奢香死霽翠之弟安勻立子孫遂以安為姓
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微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
噍類者諸羅亦獷悍眇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氍衫

塞耳貴榮多智畧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猶快
快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
事王守仁以建言譴謫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
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
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
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
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
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
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
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

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
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
驛可改也宣尉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
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
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為使君
為叅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
宣尉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
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闔或
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士
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
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

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
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既而驛竟不減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
人言貴榮族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貽貴榮書
曰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婦
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韃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
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
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
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
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
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
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

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後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酋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 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兵分

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光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說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衙候於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闕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第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弑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嫂為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於恣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哉何其
祚之綿永也羅鬼慙而懲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
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
服食僭擬自專無上彼何歎於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
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田琛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叙出自
關中蓋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於此今
婺州縣有齊地圖猶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言大姓
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為宣慰
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州以獻偽夏明王珍洪武五

明王珍敗茂安乃降立為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
之子宗昂爭砂坑日尋以兵宗昂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
杭林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
琛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
思州上曰思南叛歸偽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畫土分疆是朝
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昂諸不瀆事上曰過惡在彼汝
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磔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昂構
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昂
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擒餘無
所問於是諸夷怙然琛宗昂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尚書印全
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為府治遂建布政

司貴州以廷瓚為左布政使時廷瓚已為行在工部侍郎矣
論曰二宣慰之就擒也 神謀睿策亦已周矣發單軹持尺札入
夷落桑蔭未徙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何其善哉迺今剪滅草竊
直眇小耳符檄紛紜張皇漏洩蓋承平徂縱賞罰不章上不圖危
而下不習武也

楊輝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為安撫使 洪武初納款授宣
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怙富負險代恣豪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
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韶長官毛釗等不從
曰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紊之以啓亂階輝不得
已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日聳恿之因說輝曰

公欲貴孟主而戚戚與仲主為仇即使奪彼以與此不過轉移故
一物耳且貽口實於後人何不別為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孟主
創立而傳世也輝曰為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
險遠慙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
則事為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韓宣重安長官張通計之
將以疏請宣曰天霸諸苗力耕服役皆順民也奈何以賊誣之輝
大怒立杖殺宣通皇恐股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疏
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 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苗
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路於瓚瓚乃盛陳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
办七馘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為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
友年總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爛土諸苗

齋果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璜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怨於淵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一年丹章諸酋寇安寧四川右叅政謝士元副使翟廷蕙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播州詣愛家置酒高會翌日視學適州民賽社士元等因坐學宮遊觀之愛復携酒以往訓導楊禮者介士也艷然陳曰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畧等威而款不屬竊為明公耻之士元等大慚而起淵自知不容於愛乃嗾友誣愛通苗越境為亂報之貴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令通賂上下安撫宋韶獲之以報愛愛乃易書於義偽以人往義信之詣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聽曰播州非我轄也義復書於友言非奏聞不可愛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友淵大懼乃誣疏愛嘗言夢騎龍登天上帝謂我曰

方帝子也又嘗立嵩呼門金水橋以擬宮禁廷議大駭乃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御史等官鞫之淵以妖言坐死士元等落職義削籍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竄保寧無何友黨黨友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為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鬻醢參商播凱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妄一夷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興師非徇情何以有此張璜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遠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督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為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為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為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讎而投之以為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訂官苗以收鷓蚌之利弘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為溪解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扣以時事通疊疊條答而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為大若秘而不言何也通不對再

之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若者謂能辦大事非行輩等也今若此固庸人耳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而愚言有益否則公將損威而小人且赤族矣鏞咲曰何用弗辦而過慮若此也通始慷慨陳列根枝鏞曰阿溪所任何人而能通賂上官通曰彼獨藉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必先劫此兩人乃可舉耳鏞曰諾通謝去翌日將校廷參鏞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將校既出鏞謂曾曰汝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鏞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為向導辯而不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鏞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曾因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鏞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鏞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入見鏞訊之亦若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吾與

若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言難狀鏞曰而第誘之出
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聞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
壯士百人於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
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怯懦無能為也溪曰
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
賂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聞牛事
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校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
乎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溪曰弟往觀
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之優劣可決也溪曰然苗
俗信鬼動息必卜溪因即座以鷄卜不吉又言夜夢大網披身出
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

而喜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
耳溪笑曰老王何幸而得此榮差俟其至我當嘲之瑞曰巡官行
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
官見刀以為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刺咸去刀見曾曾勸聲詰溪
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厓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為溪刺猶謂
戲語漫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猶咲傲曾大呼伏
兵起叢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鏞磔
於市一境始寧

論曰溪刺雖奸雄不過草竊鼠子耳而上下張皇功歸督府當時
方面之臣提兵而巡守者尚得謂有人哉其事瑣碎不足錄錄之
殆有深意焉慮邊事而無謀雖小亦敗矣余聞孔公嶺南守郡時

苗賊擁衆圍城公計不可敵顧開門單騎詣虜營諭以禍福再宿而還夷人驚服終公任無敢犯境者溪刺事固其微者也

阿向

阿向者都勻府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圍為亂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尉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圍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為猿猴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傳手足為指爪人腰四微一鈎約至樹樞足即垂微下引

人帶鏡砲長微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登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微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微蹲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由樹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為賊巡檄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為巡檄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微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累累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土圍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鬪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賣路走賊阿向始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圍月餘阿向復糾爛土黑苗襲圍盡殺官

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時汝成以按察僉事飭兵思石聞之乃獻書于克宅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為姦者皆內儲糗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謹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酋通謀結納擁群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踰伏其中無異甕缶積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穀非素有紅粟朽骨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為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睥目而前以鷹豹虎是曰刀鋸之菟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

中者不然何所持以為生也夫蠻阻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律寇於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為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奪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榮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橐礫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鑿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刀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胥見宵人扭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于前車

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固之策不可不距也茲
數者雄畧必有成算而䟽腐之識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
越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
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鋸人不得並躅迺遣一二眇
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
甚縱橫幸蒙前例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
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
綿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桃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
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
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為失職之臣與叛逆
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士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號

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
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闐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協人
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司問計參將李宗祐曰是未
可以粹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以為常故渠魁無必死
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觀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尅也迺今諸賊懲
于剗血之餘憤噪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肩擔未弛勞勩
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虜彀強使之軍難以濟矣
克宅嘆曰君何怯也吾將策一騎勒一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
言何易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即萬人辟易非
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
察知彼知己百戰不毀迺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粹破也

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趨虛蔡勝者馳挫銳者披譬
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為功宗祐曰不然兵
法有之奸謀而成恭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騷之
役卒狃莫敖定陶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
為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克宅粲然曰李君一何管蒯我
也乃強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
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
職勅安萬銓勅之萬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
而亂始息

論曰軍旅之交披敵蔡勝將無紀律貪功以逞縱其逸德則王右
但焚然第以戒攻城邑勦村堡者言耳猾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
此其中寧復有良民哉首惡未擒而禁殺逸賊自貽伊戚驕
集復諫興師損威辱國書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嗟乎將者民之
司命存亡判於呼吸之間每一發兵頭顱為白安得斯人而與之
談哉

猛密 孟養

猛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木邦自 國初納款授官與八百緬甸
車里孟養諸酋競強鼎立而猛密有寶井為木邦利府陶猛司歪
領之陶猛者猶華言頭目也宣慰使罕樸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
罕樸死孫罕究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公侵
木邦也 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墨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
開木邦太監錢能尤婪索無厭曩罕弄遂怙勢縱橫畧地自廣十

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猛密曩罕弄罵不與舉遂疏猛密叛木邦
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時大學士萬安倖用事而周賓五者江西
人也逋猛密謂曩罕弄曰無憂萬閣老貪聞天下又得權結 昭
德宮與萬皇親最厚若遣人齎重寶投之不止不征且必授官比
木邦矣曩罕弄從之遣人多齎金寶投安安許之召職方郎中劉
大夏啖以美遷俾往撫處大夏辭曰某愚懦不任使安遂舉都御
史程宗徃以意授宗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吳誠宗同年
也言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嘽汝敢復忤之誠憂憊不知所謂發
疾卒宗乃率鎮守及三司徃撫猛密曩罕弄出迓會曩罕弄所
遣安使歸已悉安意指益踞傲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須坐講宗
許之復曰我不得遠涉須都堂過自就我宗不得已至南牙

見曩弄坐定互講良久曩罕弄曰我猛密之於木邦猶大象之孕
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
遂以所畧木邦地界之為設安撫司以司丕子孫世襲其職木邦
人訴辯宗宗輒答辱之曰朝廷畫土分封汝寧得專耶狀聞萬安
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遂盡奪木邦
之地罕究奔猛止由是孟養諸番大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
罕究聲言必滅猛密會 敬皇帝即位安宗斥罷按察副史林俊
復稍稍割猛密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世
讎殺矣孟養故宣慰使司也 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玉昏懦不能
填輯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遂擁衆麓川叛孟養畧取其地刀賓
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

號也事聞 睿皇帝命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往
征之師次潞江思仁遣其將緬檢江守我軍不得渡先是刁賓玉
嘗遣思仁質晟府晟兒子畜之廼遣使諭降思仁思仁陽許諾以
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益急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
獨率麾下夜半渡江擊緬檢走之藥勝逼思仁上江頃之夷兵烏
集政以旂牌取救于晟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左右力諫晟乃
以少兵往復逗遛政知晟無援意遂遣其子瑛過江還曰汝急歸
吾死今日矣瑛叩首泣請同歸政拔劍叱之曰無多言將官死分
也遂策馬馳夷兵馬躡夷兵攢刺為泥一軍皆沒無孑還者晟聞
敗遂燒江上積餉披糴裹雜衆奔永昌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
巽以狀聞 上遣使者問罪晟自知不免乃遣人語使者曰吾主

將也失律喪師不敢移罪他乞無問遂以冷水啖酥餅發病卒時
廷臣皆以麓川稱叛以來國家芻糧之費百鉅萬士馬死者無慮
數萬宜放棄徼外以甦吏民 上猶與未決太監王振方寵倖用
事力勸 上征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將貴益發湖
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擊思仁敗之思仁走緬
甸驥遂割思仁所畧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仁緬甸斬思仁縛其子
思機歸驥送京師斬之緬甸以其子銀起奔居守孟養頃之麓川
夷復擁思仁少子思祿攻銀起奔敗之復有孟養之地驥等慮師
老餉道益艱賊終不殄滅遂約思祿許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
復與立石畫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
乃班師以捷聞論功以王振從子一授錦衣衛指揮僉事驥封靖

遠伯貴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政攻遠伯謚忠毅晟定遠王謚忠
敬晟政之敗在四年驥征始九年訖十三年乃罷思祿雖無官其
豪僭夷中無異王者 成化中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大墨于諸夷
思祿乃以祖母祿帶及諸珍物餌能召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
祿稍稍縱橫 弘治初 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猛養宣
尉司廢除久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頒給思祿遂以牌符號召諸
夷曰天朝復官立我諸夷信之遂畧取旁小邑自廣會猛密叛木
邦事久不平叅政毛科者素輕脫以平猛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
乃可科遂檄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得官與之
則見弱乃以羸兵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
殺我我姑以一命允之遂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鬪志大敗猛密

設伏邀擊殲什七八科僅以身免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
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南聞變欲劾科
科以計解尋稍謫貴州按察司副使思祿既違誓渡江遂不可制
大學士謙遷科同鄉也科復挾遷勢干獻民獻民復奏舉科曰臣
聞使功不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 朝議許之復以科為雲
南按察副使科遂勸猷民請兵大舉 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
言絕域小醜 本無叛情第為隣惡誑誤以干天法願入蠻莫十
寨贖罪得比米魯乞以一子為土官復宣尉如故大學士劉健欲
許之以為思祿有官猶可制即無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
遷復以科政勸劉公弗許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論曰猛密孟養之亂譬諸蔓草樹中官而灌以閣輔日益滋長雖

欵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以為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亦言麓川初叛不委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潞江致敗晟實罪魁第朝議以晟元勳之裔闕土安南有功復畏法引慝自殞得蒙贈謚亦已幸矣思仁抗王師殲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撰忠敬王廟碑其言亦與文達畧同溢美文過為家狀所蒙第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稽也

蠻夷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氏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為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

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慎伎猜禍絕禮讓而昧彝倫惟利所在不顧廉耻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為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斷助之即抗到不悔諺云苗家讐九世休言其不可居解也其人魁結跼蹠崑穴躡荆棘捷如麀鹿班衣左衽或無衿袖竅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挿雞尾于顛負蘭抱弩過便輒鹵掠狝突箐中不可疏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雜海肥銅鈴藥珠結纓絡為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淆淫不禁仲春刻木為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箕踞未婚男女吹簫笙以和歌謠詞詭浪謂之跳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妍媸為聘費贏縮貧而通者遞歲

索之即髮種種長子孫不貸也飲食惡草以蕎灰和秫粥釀為臭
潘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醋蛆納叢噉以為珍具矜富羨者則曰蓄
醋桶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槌銅鼓闔牛於埜封其負者祭而食之
大鬻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刊
寸木判以為信爭訟不入官府即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
之公正善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為一籌多至
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負於某其人服則收之又
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於某其人不膜則置之計所置多
寡以報所為講者曰某事某事其大不服所為講者曰然則已不
然則又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决若所收籌多而度其人不能
償者則勸所為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

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牛馬為筭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筭亦如
之言語侏離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
踰于親串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茫稱人曰反自稱
亦曰反猶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馬記子午言日
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曰開年占卜以雞骨推之視其
墨以斷凶吉或折茅為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嫉
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之
俗婚姻畧同而喪祭異善為蠱毒蠱無形而毒有物中之皆能殺
人或言蠱有神熠熠若月以昏暮流人家為崇以其日作蠱浹辰
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哇之否
則神將蔓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崖鑿窟

而居不設茵第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輓犁以錢鑄發土耨而不耘男女躡筓而偶免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開尸明年聞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烏猶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為九名九姓苗狙詐而饗詖以元日為把忌數門不出二七解而犯之者以為不祥烏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為忌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為紫姜苗嗜殺尤甚得讐人即生嚼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在白納為賣命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鬻之在葛彰葛商為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橫掩及胛在牂牁之間為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為市夜臥必圍爐野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為樂以十月望日為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之知也在陳蒙爛土為黑苗又為天苗

木葉以為上服女子甫十歲即構竹樓堊外處之以號淫者人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畧也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賦之給故其民惰縵土無疆果蔬蟲蟻食物常足故皆此窳偷生而亡積聚不甬文字絕先王禮義之教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亦可憫也羅羅本盧鹿而訛為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谷馬場漕溪者為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為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畧同而黑者為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宣尉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西若自祀夜郎牂牁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即虐之亦族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

之不以為讎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勃四十八部部
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而白齒椎結跣躑荷韁戴笠而行
腰束菁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箠富者以金釧約臂悍而
喜聞修習攻擊雄上氣力寬則以漁獵山伐為業急則屠戮相尋
故其兵常為諸酋冠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
也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一
枚抄飯哺許搏之若丸以匕躍口食已必滌臆刷齒以為潔作酒
盎而不縮以蘆管啐飲之男子則雞髭而留髯婦人束髮纏以青
帶丞報旁通醜不慙也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婦見
舅姑不拜裸而造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同帷第潛合如奔狼
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畧同而飲食惡草盛無不盪盪以

三足釜灼毛齧血無論鼠雀舐錄蝮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
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取之以為美
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為阿和俗同白羅羅以販茶
為業

狃狃一曰狃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觸之則
糜沸而起得人片肉卮酒即捐軀與之蹈奔湯火以布一幅橫圍
腰間傍無襪積謂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為花狃紅布者為
紅狃狃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厓穴間高者
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圭羅樹其側號曰家親
殿在平伐者為打牙狃狃慄悍尤甚善斂百物之毒以染箭刃當
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

以贈求訣也在新添者為剪頭狝狝男女蓄髮寸許人死則積薪
焚之又有猪屎狝狝者喜不潔與豕同牢身面經年不齧得獸
即咋食如狼狝狝其俗與狝狝同掘地為爐厝火環臥不施被席
以牛衣籍之死則男女群冢俛尸而瘞之云為死者避壓也
狝狝一曰楊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往往
有之生理苟且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
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笥柳以漁獵為業元宵端
午架鞦韆群戲遂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母之死則焚其衣
服瘞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仲家椎鬣躑躅不通文字好為樓居飲食匙而不筴衣裳青色婦人
以青帛蒙髮若冒絮之狀長裙細績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

一方若綬仍以青衣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鰕
而禁禽獸之肉塋以傘蓋墓期年而發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為
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擊以為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即講
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即百牛不恡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往往蠶食宋蔡俘其人
民放之南徼遂流為夷二氏風俗畧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
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襖將嫁男家遣人往
迎女家則率親戚簪楚迎者謂之奪親既歸日則進盥於姑舅夕
則燂湯請洗三口而罷喪塋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
鬣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
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蓋徒隴氏之裔訛為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蕃恣睢懷護
難與約束好依深林薦莽之間徂伺圍奪急則鼠竄貪而善讎常
以不盃羨為人犇命責逋負秒忽不能第近溪者善入尾灑獨魚鱉
猶若鵠鰓尾灑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斑衣以
五色藥珠為飾貧者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
仔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終
身無所取售人死以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白也昇之幽品秘
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龍家與仲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
銜加髻以笄束之在寧谷西堡之間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
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

龍家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
佐同

冉家即笮冉氏之裔今酋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曰冉家蠻
詬之曰南客子其俗散處於沿河佑溪發川之間跋扈不讓尚武
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沙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辯
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燈而入鑿崖石而採之白石若礬謂之砂床
其良者若芙蓉箭簇簌簌迸落如榴房之解也碎者末以燒汞為
朱謂之新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徃徃得敗船朽木莫
測所自朱汞有毒氣能殺人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
者壽又言術士能凝汞成銀鍊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
廼今採者纍纍橫死無算也仙壽之說安所徵哉

一四〇卷
五五
楚人漢為犍為郡唐為于矢部蓋南詔之東鄙也古者有罪流之西
方曰楚言使偪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香呪祈禱
輒驗多有削髮為僧者號曰提奢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南詔
畧同謂虎曰金波羅崗人一日崗蠻散處於狎何舞溪之界在辰
沅者尤多言語侏儻尚讐而喜殺惰于耕作男子科頭徒跣或跂
木履以鏢弩自隨暇則吹簫笙木葉彈二絃琵琶臂鷹逐犬為樂
婦人短裙長袴後垂刺繡一方若綬臂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為錢
編次繞身為飾富羨者以金環綴耳纍纍若貫珠也溽暑男女群
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為絮男女仔拋毬相謔偶意者奔之謂之偷
香飲食不食鹽醬人死以尺帛裹頭為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
論決之號曰鄉公

一四一卷
五六
猺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蜀皆有之椎結
衣兒時燒鐵石烙其跟眊以油臘沁之重趺若鞞兒始生秤之以
鐵如其重漬以毒水及長鍛而為刀終身用之試刀必斬牛仰刀
牛項以肩負刀一負而殊者良刀也婦人黥面為花卉蜻蛚蝴蝶
之狀蹋歌而偶奔者入峒崗插柳辟人嫁則荷傘懸草履一兩從
入夫家示行色也採竹木為屋綢繆而不斷繩樞篳竇覆以菁茅
樹畜粟豆羊牛雜以為餉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爨草具毛
血淋漓雖富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酗為樂耳不知世有珍羞之
和黼黻之華也山田瘠墉十歲五饑急則隳突漢界持短鎗控大
弩毒矢攻剽墟落踉蹌篋薄中飄忽往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
而前執鎗者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便

投弩挾刀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膽礬茴香草果檳榔諸藥
物時時竊出市博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避徭賦
者此焉浦藪清雜夷中為之通行囊橐鄉黨分受鹵獲結黨既夥
則公墮城堡劫官寺故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
大征然亦厯矣史氏繁瓠之說雖恍幻難稽然徭人多繁姓者或
訛而為盤云徭種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畧相同在唐虞謂之要
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板眉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雙
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宋時范成大帥廣西時令諸徭團
長納狀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家丁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
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猪舉家絕
滅不得對好翻非偷寒送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力一點

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自是帥事
二年諸徭無及省界者

種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徭雜處風俗畧同而生理一切陋簡冬編
鵝毛雜木葉為衣搏飯掬水而食居室茅緝而不塗銜板為閣上
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善為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若
炙肌骨立盡雖徭人亦重畏之不敢忤視又善為蠱毒五月五日
聚百蠱于一器令自啖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不死者又為飛
蠱一曰挑生一曰金蠱皆鬼屬而毒人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類
于飲食內之令人心腹絞痛面目青黃吐水而脉沉舍黑豆脹而
皮脫嚼之不腥易以白礬其甘若飴治之以歸魂散雄硃丸在胃
鬲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聚而成村者為崗推其酋

長曰尚官尚官之家婚姻以豪沃相高壻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
結草屋與居謂之入寮兩家各以鼓樂迎男女至寮盛兵為備小
有言則兵刃相接成婚後妻之媵婢許意壻即手殺之自入寮能
多殺媵婢則妻黨畏之否則謂之懦半年而後歸夫家人遠出而
歸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盪歸人貼身衣貯之籃以
前導還家言為行人收魂歸也親始死披髮持餅壻慟哭水濱擲
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隣里以為不孝

獠人古稱天竺咳首焦僂跛踵穿胸僂耳狗軛旁脊謂之八蠻其
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棍之屬今嶺表左
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僂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各以其黨
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為活雜食蟲豸以

鼠子米菟者啖以崖蜜嚼之跳躍唧唧有聲號曰蜜唧以為珍且
無版籍部勒每村推其長者役屬之號曰即火父死子繼餘
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歲首則即火以土盃十二貯水隨
辰位布而禱焉經夕集眾往觀若寅有水而郊涸則知正月兩二
月旱餘俗大畧與徃同而好殺尤甚父子有隙手刃者先之若
殺其父走避於外得一狗以謝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
報讐相擊必食其肉而取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剌其面而籠
之竹木鼓噪而祭之以徼福利黎人鴟蠻也今為瓊崖儋萬四州
治黎有生熟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稍同
編氓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黎族盤據聚而成村
者曰尚尚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推結挾刀控弩

婦人戴簪笠爛衣有裙而無袴春時笄女戲鞦韆以誘散仔携手
蹋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涅兩臉為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
色絲和吉具雜織為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水沉龍涎犀象翡翠
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表哀痛塋則昇觀而行前以鷄
子擲地不破即為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
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
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嘉殺歛由即親串高會不脫兵仗三爵
後請各地備然終不離酒所聲效為忤便握刃相戕時時剽掠省
界為害也

登人瀕海而居以舟為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欄以漁釣為業辦水
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余水採珠螺以繩引石絕人而下手

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
遲則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猴喙以採藤
捕蠟為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乍分函
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遞作獎掖以仁義
陶鑄以禮樂而匡弼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
倫之重其在四裔魍魎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刑罰
之政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恠其俗之醜惡也夫風氣人文
相依周轉振古以還四隅之地西北為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
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于朝鮮即為嘉域而淮徐之區攢

為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率此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於江淮間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閉於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之披拂首西北而終西南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隸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吏之日乎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四 終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五
滇載記

新都 楊慎編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 今金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種類滋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散居谿谷分為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各號為詔夷語謂詔為王其一曰蒙舍詔 今蒙化府其二曰浪施詔 今浪穹縣其三曰鄧賧詔 今鄧州其四曰施浪詔 今浪穹縣其五曰摩步詔 今江府其六曰蒙雋詔 今建昌兵將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 今白崖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閩師次白崖川獲閩斬之封龍祐那

為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位于蒙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年首篤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孳牧繁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偽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龍玕圖山今蒙北及高宗時遣子入侍朝命授細奴羅以巍州刺史死偽謚高祖又稱奇王子羅晟

嗣

羅晟僭立當高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蠻先附吐蕃御史李知古請兵擊降之築城置州縣重稅賦因誅其豪雋掠其子女

為奴婢群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於是姚雋路絕晟猶奉唐正朔死偽謚世宗子晟羅皮嗣

晟羅皮之立當玄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死謚威成王子皮羅閣嗣

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冊封為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強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為樓以會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閣賂劔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為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因破吐蕃卒為邊患不可復制既併五詔乃卜太和形勝左洱水右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自蒙舍徙居之立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陷遼川永昌石鼓沙追賧龍佉賧後

遣其孫鳳伽異入朝唐授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
是始有中國之樂死子閣羅鳳嗣

閣羅鳳之立以天寶八年故事酋長謁都督偕妻子行鳳擊家至雲

南太守張乾陀皆私之復多徵求鳳怒反攻雲南殺乾陀取夷州

三十二陷雋州獲唐西瀘令鄭回拜清平官即其國丞相也天寶十年夏

四月庚寅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鳳伽異及段儵魏逆

戰于西洱河唐兵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封儵魏為清平賜

名段忠國以旌之遂臣于吐蕃吐蕃封之為東帝刻碑國門之外

明叛唐非得已也僭國號曰大蒙始建年號曰贊普鍾十三年劍

南留後李宓將兵擊之為蒙氏所誘全軍沒焉唐益發兵竟不能

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南詔自是始與中國隔絕矣代宗大曆十

四年死偽謚神武子鳳伽異未嗣而死孫異牟尋立僭改元贊普鍾七長壽十

異牟尋以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嗣立有智數善撫衆居史城史城今喜川也

連兵吐蕃入寇唐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異牟尋懼攻城牟驗首

咩今大改國號曰大理自稱曰日東王僭封五嶽四瀆并立祠三

皇廟春秋致祭以國界內點蒼山為中嶽東川界江雲霧松外龍

山為東嶽在今祿勸州一名絳雲露山一名雲龍山有十二峯皆峭拔其山有共名烏允銀生部日界蒙

樂山為南嶽在今樂甸又名無量山其山千仞有求昌騰越界

高黎共山為西嶽在今騰衝一名崑崙隅東臨濃江西臨龍川左

惡冬雪至春方融夏秋穹旬炎熾商賈愁怨為之謠曰冬時欲歸

來高黎共上雪夏秋欲歸來無奈穹旬執養時欲歸來囊中資糧

絕麗江界王龍山為北嶽在今麗江一名聳雪山其山九峯雪貫

蜀松州諸山相接也以黑惠江湖滄江路麗江為四瀆接點蒼之顛添洱

河之水立官號曰九夷三托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王榆東
南至於交趾南至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於吐蕃北
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八方之地屬以八演從中國教令都曰
苴岬別都曰善聞皆中國降人爲之經畫也德宗貞元三年鄭回
說以大義令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常臯招撫群蠻
尋因求內附而猶結好吐蕃臯乃爲書遺尋叙其歸化之誠轉至
吐蕃吐蕃疑之異牟尋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表請絕吐蕃復臣
於唐十年自將數萬人襲吐蕃大破之遣其弟獻圖納貢及吐蕃
所頒金印請復號南詔唐以其功遣使冊之賜銀窠黃金印王北
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
龜茲惟二人在耳使者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孫勿替盡忠皇唐

對曰敢不敬使者之命死偽謚孝恒改元二

見龍

子尋閣勸嗣

尋閣勸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

偽謚孝文
改元應道

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淫虐不道其臣差顛殺之而立其弟勸利

晟謚曰幽改元龍興

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元年立死偽謚靖王子晟豐祐立改元全義
晟豐祐以穆宗長慶四年立趨敢善用其下文宗太和三年西川節
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有流入蠻境者蠻衣食之由是盡得蜀之
虛實貞其臣差顛遂謀入寇以蜀卒為鄉道襲陷印戎雋三州引
兵徑入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及珍貨而還南詔
工技文織自是與中國埒矣豐祐乃遣使上表請罪元穎朝廷以
李德裕代之德裕保障有方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豐祐死

偽謚昭成子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塔

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初韋臯開蜀清溪道以通群蠻入貢又選子弟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羈縻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餼需南詔因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不行冊禮諭令更名謝恩然後遣使會世隆寇雋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懿宗咸通三年西寇安南四年寇交趾殺虜幾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之谿洞夷獠皆降五年寇邕州敗還七年節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交趾十年世隆傾國入寇陷犍為及黎雅嘉三州十一年進攻成都不能克引還僖宗乾符元年復寇西川陷黎州入寇邛崃關勝負不常二年攻雅州聞高駢改西川遣使請和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四年

寇越雋死於景淨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亦弊偽謚景莊皇帝子隆舜嗣改元建極

隆舜通鑑作法誤也南詔名皆父子之立以僖宗乾符四年性好畋

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許之又迭請和親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中和元年上表款附三年以宗室女妻之後內嬖失道為豎臣楊登所弑為謚宣武子舜化真嗣改元二貞明嗟耶

舜化真之立以唐昭宗乾寧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唐欲報以詔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臣鄭買嗣奪之而滅其國追謚孝哀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真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而為鄭氏

鄭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為蒙氏清平唐昭宗光化五年既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曰安國死偽謚德桓子旻嗣立攻蜀黎州王建發兵大破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人求婚於高漢漢主以會城公主妻之改元五曰始元曰天瑞景星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曆死偽謚肅文子隆宣嗣立改元天應未幾為東川節度使楊于真所殺鄭氏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為趙氏

趙氏名善政為封氏清平楊于真既殺滅鄭氏遂拔善政而立之後唐明宗之天成三年也改國號曰大天興立僅十月于真又奪之而為楊氏

楊氏名于真既奪趙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貪虐無道中外咸怨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興師問罪于真不能禦死楊氏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焉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儵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于真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于品甸波大村又得神驥於葉鏡湖在雲南縣正南大波鋪是也饑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皆助之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為大夫夫去首為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為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日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人被璵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

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既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改元曰文德時後晉天福二年也死偽謚太祖傳子思英立未幾死偽謚文經武皇帝國人立其叔思良思良以後晉開運三年改元致治死偽謚傳子思聰

思聰以後周廣順三年立改元三曰明德廣德聖德死偽謚傳子

素順素順於思聰未知何屬

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二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睨臨楚夔以長世焉素順十七年改元明正死偽謚應道皇帝傳子素英素英以宋太宗雍熙二年立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德明治死偽謚昭

明傳于素蕪

素蕪以宋真宗祥符二年立改元二曰明啓乾興死偽謚敬明傳于

素隆

素隆以宋天禧二年立改元曰明通天聖避位為僧死偽謚秉義傳

于素貞

素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改元正治死偽謚聖德傳于素興

素興以宋慶曆元年立改元二聖明天明以無道國人廢之而立思

廉

思廉以宋慶曆四年立皇祐中廣西僮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名于中國思廉立三十一年改元四曰保安政安政德死

偽謚世宗傳子連義

連義以宋熙寧八年立改元二曰上德廣安為其臣楊義貞所弑楊
義貞篡立自號廣安皇帝凡四年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昇太
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段壽輝壽輝連義之從子壽輝立二年改元曰上
明傳於正明

正明以宋元豐五年立改元三曰保立建安天祐避位為僧時國人
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為主而段氏中絕

高昇大有功段氏為國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年立國改國號
曰大中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太明日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
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
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

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為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
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正淳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為相高太連為柵主遣太連朝宋求
經籍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再改元曰開明文安避位為僧傳子
正嚴死偽謚中宗

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改元四曰日新永嘉保天廣運
避位為僧傳子正興死偽謚憲宗

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貞太寶龍興盛明避位為
僧傳子智興死偽謚景宗

智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改元五曰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死
偽謚宣宗傳子智連

智連以宋寧宗慶元六年立改元鳳曆死偽謚享天傳弟智詳

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閑仁壽死偽謚神宗傳子祥興

祥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甲辰元兵攻之高禾逆戰敗

死宋遣使祭之祥興死偽謚孝義傳子興智

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改元天定壬子歲元忽必烈將兵擊之分三

道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浮金沙江以革囊濟進薄大理

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祥興奔善闡太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

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遂虜興智滅

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歷三百五十年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

府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興智封為摩訶羅嗟管領八方

智死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焉

一代總管曰信苴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世祖嘉之賜爾書令總管

大理善闡會川建昌永昌騰越諸郡以功累授行省叅政以攻右

城今曲靖及仁德府今尋甸功錫虎符為總管

二代總管信苴段忠至元中隨元帥伐西林破會川通善闡平休林

武定緬甸之役嘗有功授金齒宣尉兼掌軍民萬戶府

三代總管信苴段慶元封為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朝歸授雲南省

叅政

四代總管信苴段正

五代總管信苴段隆

六代總管信苴段俊

七代總管信苴段義

八代總管信苴段光時元大德中中原板蕩梁王以元宗室鎮善關與段氏分域構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招之不從乃賂蓬庖人刺蓬以其首獻梁王王并庖人戮之至治元年王案山產小赤犬群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為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謠俗號曰鐵雨

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為蒙化知府至正十二年繼立為總管癸卯明王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王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謀于負外楊淵海淵海卦之吉乃進兵至呂閣敗紅巾于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

收合餘眾再戰復勝殺段氏驍會鐵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女潛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大呼之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戰間得王珍母寄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楊淵海效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宜早歸遂募能入紅軍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王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既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禧妻之為之奏授雲南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于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帟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書乃歸既

而復往其臣楊智張希喬留之不聽既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
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嘔碧雞之心矣蓋早圖之梁王始啓疑於
平章密召阿禩主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
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
乘便可毒殪之主潜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父忌
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趾白
蹶傷爾父尚嘗為我裹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
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禩主聞變失聲
哭曰昨瞑燭下終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殞身今日果然
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者乃萬方主愁憤
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

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候我一生路裹彩錦被名也吐嚕吐

嚕段阿奴吐嚕可措也施宗施秀同奴反反不好也雲片波潏不見人押不

蘆花顏色改押不蘆乃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駱駝背也西山鐵立

霜瀟灑鐵立松林也平章從官員外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詩

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

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求訣雲南土

錦酒休教灑淚頻梁王哀淵海之才縉意欲為已用見詩痛悼之

乃厚恤之令隨平章櫬歸葬大理

十代總管信首段寶功之子 洪武元年嗣職梁王遣矢刺平章七

攻大理不克乃講和奏陞寶為雲南左丞未幾明王珍復侵善闡

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答書云殺虎子而還喂

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獸壁吞虞金印玉書乃
 為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掩雉之羅羅况平章既亡弟元整
 絕今止遺一嫠一奴奴再贅華黎氏嫠又可配阿蓋妃如此事諾
 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湖池改作西洱
 河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
 章枉喪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
 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實入骨平
 章女僧奴志恒不忘復仇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為
 寶曰我自束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
 歸夫家收合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又作詩二章曰珊
 瑚勾找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水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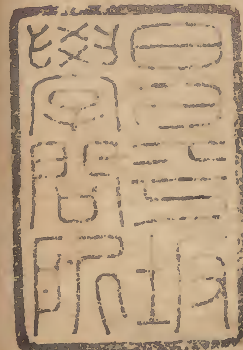
鳥飛兔走頻來往桂香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
 點蒼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
 日風刺霜刀易塞曾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
 似通宵兩千里關河幾處逢後寶聞 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
 段真自會川入京奉表歸款 朝廷亦以書報之見御製文集時有妖
 巫女歌曰莫道君為山海主山海笑諧諧園中花謝千萬朵別有
 明主來寶數日疾卒子明嗣

十一代總管信首段明 洪武十四年授以宣慰壬戌春正月天兵
 破善闡梁王自鳩黨屬悉俘明遣都使張元亨馳書頴川侯傅友
 德西平侯沐英麾下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斧畫之
 餘邦難列營屯徒勞兵甲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正朔佩華

篆比年一小貢三年一大貢文德怒拷辱其使明再上書曰漢武
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祇緣善聞乞冀班師友德答明書曰我
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淺圖天兵所
至神龍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
息以至于今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傳沐二將
分兵宵緣點蒼頭繞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遲明段兵驚潰大軍
策馬亂流而濟明遂就擒并其二子仁義至金陵 太祖聖諭曰
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長子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次子
名歸義授馬門衛鎮撫大理悉定是夏六月元普顏篤復叛據佛
光寨在鄧州東北先不華叛據鄧州甲子正月十七日頴川侯傅友德
七星關回軍大理平鄧川破佛光寨因定賦法築城隍沒

堡學校比於中州列郡焉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五 終



萬曆甲申冬月
軍門趙爺發刊



